

禪門撮要



目

次



金剛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六祖解序.....一

金剛經啓請.....三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上.....五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下.....二九

禪門撮要上

血脉論.....一

觀心論.....九

菩提達摩四行論.....一七

最上乘論.....三六

宛陵錄.....四二

傳心法要.....四九

皖山正凝禪師蒙山法語.....六〇

東山崇藏主送子行腳法語.....六一

蒙山和尚示衆.....六二

古潭和尚法語.....六二

普濟尊子示覺悟禪人.....六三

蒙山和尚示古原上人.....六三

蒙山和尚示覺圓上人.....六四

蒙山和尚示惟正上人.....六五

蒙山和尚示聰上人.....六六

蒙山和尚無字十節目.....六七

休休庵主坐禪文.....六八

禪警語.....六九

禪門撮要下

修心訣.....七五

真心正信.....八四

真心異名.....八五

真心妙體.....八六

真心妙用.....八七

真心體用一異.....八八

真心在迷.....八八

真心息妄.....八九

真心四儀.....九一

真心所在.....九二

真心出死.....九二

真心正助.....九三

真心功德.....九四

真心驗功.....九五

真心無知.....九五

真心所往.....九七

高麗國普照禪師勸修定慧結杜文.....九八

看話決疑論.....一一五

禪門寶藏錄序.....一二三

禪教對辨門.....一二四

諸講歸伏門.....一三二

君臣崇信門.....一四〇

尼姿三則.....一四七

三禪章.....一四九

二賢話.....一五〇

禪教釋.....一六六

大乘讚十首.....五

靜齋劉學士三教平心論

十二時頌.....七

十四科頌.....八

菩提煩惱不二.....九

持犯不二.....九

佛與衆生不二.....九

事理不二.....九

靜亂不二.....〇

善惡不二.....〇

色空不二.....〇

生死不二.....〇

斷常不二.....一

眞俗不二.....一

解縛不二.....一

境照不二.....二

運用無礙.....二

迷悟不二.....二

信心銘.....二

證道歌.....四

客會侍郎.....七

護法韋馱尊天行狀出大藏總聖錄

南無童真妙體純一無襍應作無窮龍天敬讚三洲護法韋馱尊天普眼菩薩一十八世爲將軍身每一世造停接待一百二十所開義井一百三十口施僧袈裟碧玉鉢盂各八百一十事設八百萬僧尼浴造大路四十八條造佛寺四十八所五十四世爲宰相身每一世造梅檀寶像一千尊每一尊高一丈六尺每尊前造生金寶塔一所各高七尺每一世造大藏一百所三十六面每面三千花佛準前施僧袈裟碧玉鉢盂各八十万事一百一十七世爲童真身卽寶花瑠璃光佛皆成道號曰普眼菩薩釋迦如來會上成道號曰童真菩薩手中持金剛寶杵重八万四千斤發大誓願若金剛寶杵壞卽破童真身對釋迦如來發大誓願佛佛出世求護佛法頭戴風翅兜鍪足穿黑履身着黃金銷甲永佛見僧尼之過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六祖解序

夫金剛經者無相爲宗無住爲體妙有爲用自從達磨西來爲傳此經之意令人悟理見性祇爲世人不見自性是以立見性之法世人若了見真如本體卽不假立法此經讀誦者無數稱讚者無邊造疏及注解者凡八百餘家所說道理各隨所見見雖不同法卽無二宿植上根者一聞便了若無宿慧讀誦雖多不悟佛意是故解釋聖意斷除

學者疑心若於此經得旨無疑不假解說從上如來所說善法爲除凡夫不善之心經是聖人之語教人聞之從凡悟聖永息迷心此一卷經衆生性中本有不自見者但讀誦文字若悟本心始知此經不在文字若能明了自性方信一切諸佛從此經出今恐世人身外覓佛向外求經不發內心不持內經故造此訣令諸學者持內心經了然自見清淨佛心過於數量不可思議後之學者讀經有疑見此解義疑心釋然更不用訣所異學者同見鑛中金性以智慧火鎔鍊鑛去金存我釋迦本師說金剛經在舍衛國因須菩提提起問佛大悲爲說須菩提聞法得悟請佛與法安名令後人依而受持故經云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爲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如來所說金剛般若波羅蜜與法爲名其意謂何以金剛世界之寶其性猛利能壞諸物金雖至堅羚羊角能壞金剛喻佛性羚羊角喻煩惱金雖堅剛羚羊角能碎佛性雖堅煩惱能亂煩惱雖堅般若智能破羚羊角雖堅寶鐵能壞悟此理者了然見性涅槃經云見佛性者不名衆生不見佛性是名衆生如來所說金剛喻者祇爲世人性無堅固口雖誦經光明不生外誦內行光明齊等內無堅固定慧即亡口誦心行定慧均等是名究竟金在山中山不知是寶寶亦不知是山何以故爲無性故人則有性取其寶用得遇金師鑿鑿山破取鑛烹鍊遂成精金隨意使用得免貧苦四大身中佛性亦爾身喻世界人我喻山煩惱喻鑛佛性喻金智慧喻工匠精進勇猛喻鑿鑿身世界中有人我山人我山中有煩惱鑛煩惱鑛中有佛性寶佛性寶中有智慧工匠用智慧工匠鑿破人我山見煩惱鑛以覺悟火烹鍊見自金剛佛性了然明淨是故以金剛爲喻因爲之名也空解不行

有名無體解義修行名體俱備不修即凡夫修即同聖智故名金剛也何名般若若是梵語唐言智慧智者不起愚心慧者有其方便慧是智體智是慧用體若有慧用智不愚體若無慧用愚無智祇爲愚癡未悟故修智慧以除之也何名波羅蜜唐言到彼岸到彼岸者離生滅義祇緣世人性無堅固於一切法上有生滅相流浪諸趣未到真如之地并是此岸要具大智慧於一切法圓滿離生滅相即是到彼岸亦云心迷則此岸心悟則彼岸心邪則此岸心正則彼岸口說心行即自法身有波羅蜜口說心不行即無波羅蜜也何名爲經經者徑也是成佛之道路凡人欲臻斯路當內修般若行以之究竟如或但能誦說心不依行自心則無經實見實行自心則有經故此經如來號爲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金剛經啓請

若有人受持金剛經者先須致心念淨口業真言然後啓請入金剛四菩薩名號所在之處常當擁護

淨口業真言

修唎修唎摩訶修唎修唎薩婆訶

安土地真言

음바아라함하하

普供養眞言

음. 아 아 나, 삼 바 바, 바 아 라, 흠

請入金剛四菩薩

奉請青除災金剛

奉請辟毒金剛

奉請黃隨求金剛

奉諸白淨水金剛

奉請赤聲金剛

奉請定持災金剛

奉請紫賢金剛

奉請大神金剛

奉請金剛眷菩薩

奉請金剛索菩薩

奉請金剛語菩薩

發願文

稽首三界尊 歸命十方佛 我今發弘願 持此金剛經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云何梵

云何得長壽 金剛不壞身 復以何因緣 得大堅固力 云何於此經 究竟到彼岸 願佛開微密 廣爲衆生說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眞實意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

如者持義是者定詞阿難自稱如是之法我從佛聞明不自說也故言如是我聞又我者性也性即我也內外動作皆由於性一切盡聞故稱我聞也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言一時者師資會遇齊集之時佛者是說法之主在者欲明處所舍衛國者波斯匿王所居之國祇者太子名也樹是祇陀太子所施故言祇樹也給孤獨者須達長者之異名園者本屬須達故言給孤獨園佛者梵音唐言覺也覺義有二一者外覺觀諸法空二者內覺知心空寂不被六塵所染外不見人之過惡內不被邪迷所惑故名曰覺覺即是佛也

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

言與者佛與比丘同住金剛般若無相道場故言與也大比丘者是大阿羅漢故比丘者是梵語唐言能破六賊故名比丘衆多也千二百五十人者其數也俱者同處平等法會

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

爾時者當此之時是今辰時齋時欲至也著衣持鉢者爲顯教示跡故也入者爲自城外而入也舍衛大城者名舍衛國豐德城也即波斯匿王所居之城故言舍衛大城也言乞食者表如來能下心於一切衆生也

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次第者不擇貧富平等以化也乞已者如過乞不過七家七家數滿更不至餘家也還至本處者佛意制諸比丘除請召外不得輒向白衣舍故云爾洗足者如來示現順同凡夫故言洗足又大乘法不獨以洗手足爲淨蓋言洗手足不若洗心一念心淨則罪垢悉除矣如來欲說法時常儀敷施檀座故言敷座而坐

善現啓請分第二

時長老須菩提

何名長老德尊年高故名長老須菩提是梵語唐言解空

在大衆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

隨衆所坐故云即從座起弟子請益先行五種儀一者從坐而起二者端整衣服三者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四者合掌瞻仰尊顏目不暫捨五者一心恭敬以伸問辭

希有世尊

希有略說三義第一希有能捨金輪王位第二希有身長丈六紫磨金容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三界無比第三希有性能含吐八萬四千法三身圓備以具上三義故云

希有也世尊者智慧超過三界無有能及者德高更無有上一切咸恭敬故曰世尊
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

護念者如來以般若波羅蜜法護念諸菩薩付囑者如來以般若波羅蜜法付囑須
菩提諸大菩薩言善護念者令諸學人以般若智護念自身心不令妄起憎愛染外
六塵墮生死苦海於自心中念念常正不令邪起自性如來自善護念言善付囑者
前念清淨付囑後念後念清淨無有間斷究竟解脫如來委曲誨示衆生及在會之
衆當常行此故云善付囑也菩薩者梵語唐言道心衆生亦云覺有情道心者常行
恭敬乃至蠢動含靈普敬愛之無輕慢心故名菩薩

世尊善男子善女人

善男子者平坦心也亦是正定心也能成就一切功德所往無礙也善女人者是正
慧心也由正慧心能出生一切有爲無爲功德也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

須菩提問一切發菩提心人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須菩提見一切衆生躁擾不
停猶如隙塵搖動之心起如飄風念念相續無有間歇問欲修行如何降伏

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

是佛讚嘆須菩提善得我心善得我意也

汝今諦聽當爲汝說

佛欲說法常先戎勅令諸聽者一心靜默吾當爲說

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阿之言無耨多羅之言上三之言正藐之言偏菩提之言知無者無諸垢染上者三界無能比正者正見也偏者一切智也知者知一切有情皆有佛性但能修行盡得成佛佛者即是無上清淨般若波羅蜜也是以一切善男子善女人若欲修行應知無上菩提道應知無上清淨般若波羅蜜多法以此降伏其心也

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唯然者應諾之辭願樂者願佛廣說令中下根機盡得開悟樂者樂聞深法欲聞者渴仰慈誨也

大乘正宗分第三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

前念清淨後念清淨名爲菩薩念念不退雖在塵勞心常清淨名摩訶薩又慈悲喜捨種種方便化導衆生名爲菩薩能化所化心無取著是名摩訶薩恭敬一切衆生即是降伏自心處眞者不變如者不異遇諸境界心無變異名曰眞如亦云外不假曰眞內不亂曰如念念無差即是降伏其心也

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

卵生者迷性也胎生者習性也濕生者隨邪性也化生者見趣性也迷故造諸業習

故常流轉隨邪心不定見趣多淪墜起心修心妄見是非內不契無相之理名爲有色內心守直不行恭敬供養但言直心是佛不修福慧名爲無色不了中道眼見耳聞心想思惟愛著法相口說佛行心不依行名爲有想迷人坐禪一向除妄不學慈悲喜捨智慧方便猶如木石無有作用名爲無想不著二法想故名若非有想求理心在故名若非無想煩惱萬差皆是垢心身形無數總名衆生如來大悲普化皆令得入無餘涅槃云多淪墜而滅度之

如來指示三界九地衆生各有涅槃妙心令自悟入無餘無餘者無習氣煩惱也涅槃者圓滿清淨義滅盡一切習氣令永不生方契此也度者渡生死大海也佛心平等普願與一切衆生同入圓滿清淨無餘涅槃同渡生死大海同諸佛所證也有人雖悟雖修作有所得心者却生我相名爲法我除盡法我方名滅度也

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如是者指前法也滅度者大解脫也大解脫者煩惱及習氣一切諸業障滅盡更無有餘是名大解脫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元各自有一切煩惱貪瞋惡業若不斷除終不得解脫故言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一切迷人悟得自性始知佛不見自相不有自智何曾度衆生祇爲凡夫不見自本心不識佛意執著諸相不達無爲之理我不除是名衆生若離此病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故言忘心無處即菩提生死涅槃本平等何滅度之有

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衆生佛性本無有異緣有四相不入無餘涅槃有四相即是衆生無四相即是佛迷則佛是衆生悟則衆生是佛迷人特有財寶學問族姓輕慢一切人名我相雖行仁義禮智信而意高自負不行普敬言我解行仁義禮智信不合敬爾名人相好事歸己惡事施於人名衆生相對境取捨分別名壽者相是謂凡夫四相修行人亦有四相心有能所輕慢衆生名我相自恃持戒輕破戒者名人相厭三塗苦願生諸天是衆生相心愛長年而勤修福業諸執不忘是壽者相有四相即是衆生無四相即是佛

妙行無住分第四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凡夫布施以求身相端嚴五欲快樂故報盡却墮三塗世尊大慈教行無相布施者不求身相端嚴五欲快樂但令內破慳心外利益一切衆生如是相應名不住色布施

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

應如無相心布施者爲無能施之心不見有施之物不分別受施之人是名不住相布施也

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

菩薩行施心無所希求其所獲福德如十方虛空不可較量言復次者連前起後之辭一說布者普也施者散也能普散盡心中妄念習氣煩惱四相泯絕無所蘊積是真布施又說布施者由不住六塵境界又不有漏分別惟當返本清淨了萬法空寂若不了此意惟增諸業故須內除貪愛外行布施內外相應獲福無量見人作惡不見其過自性不生分別名離相依教修行心無能所即是善法修行人心有能所不名善法能所心不滅終未得解脫念念常行般若智其福無量無邊依如是修行感得一切人天恭敬供養是名爲福德常行不住相布施普敬一切含生其功德無有邊際不可稱計

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也世尊

緣不住相布施所得功德不可稱量佛以東方虛空爲譬喻故問須菩提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也世尊者須菩提言東方虛空不可思量也

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也世尊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

佛言虛空無有邊際不可度量菩薩無住相布施所得功德亦如虛空不可度量無邊際也世界中大者莫過虛空一切性中大者莫過佛性何以故凡有形相者不得名爲大虛空無形相故得名爲大一切諸性皆有限量不得名爲大佛性無有限量故名爲大此虛空中本無東西南北若見東西南北亦是住相不得解脫佛性本無我人衆生壽者若有此四相可見即是衆生性不名佛性亦所謂住相布施也雖於

妄心中說有東西南北在理則何有所謂東西不真南北曷異自性本來空寂混融無所分別故如來深讚不生分別也

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應者唯也但唯如上所說之教住無相布施即是菩薩也

如理實見分第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

色相即有相法身即無相色身者四大和合父母所生肉眼所見法身者無有形段非有青黃赤白無一切相貌非肉眼能見慧眼乃能見之凡夫但見色身如來不見法身如來法身量等虛空是故佛問須菩提可以身相見如來不須菩提知凡夫但見色身如來不見法身如來故言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

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

色身是相法身是性一切善惡盡由法身不由色身法身若作惡色身不生善處法身作善色身不隨惡處凡夫唯見色身不見法身不能行無住相布施不能於一切處行平等行不能普敬一切衆生見法身者即能行無住相布施即能普敬一切衆生即能修般若波羅蜜行方信一切衆生同一真性本來清淨無有垢穢具足恒河妙用

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如來欲顯法身故說一切諸相皆是虛妄若見一切諸相虛妄不實即見如來無相之理也

正信希有分第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須菩提問此法甚深難信難解末世凡夫智慧微劣云何信入佛答在次下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當知是人不少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

於我滅後後五百歲若復有人能持大乘無相戒不取諸相不造生死業一切時中心常空寂不被諸相所縛即是無所住心於如來深法心能信入此人所有言說真實可信何以故此人不少於一切二切三四五劫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億劫種諸善根是故如來說我滅後後五百歲有能離相修行者當知是人不少於一二三四五佛種種善根何名種種善根畧述次下所謂於諸佛所一心供養隨順教法於諸菩薩善知識師僧父母耆年宿德尊長之處常行恭敬供養承順敎命佛達其意是名種種善根於一切貧苦衆生起慈悲心佛生輕厭有所須求隨力惠施是名種種善根於一切惡類自行和柔忍辱歡喜逢迎不逆其意令彼發歡喜心息剛戾心是名種種善根於六道衆生不加殺害不欺不賤不毀不辱不驕不誑不食其肉常行

饒益是名種諸善根信心者信般若波羅蜜能除一切煩惱信般若波羅蜜能成就一切出世功德信般若波羅蜜能出生一切諸佛信自身中佛性本來清淨無有染污與諸佛性平等無二信六道衆生本來無相信一切衆生盡能成佛是名淨信心也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衆生無復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

若有人於如來滅後發般若波羅蜜心行般若波羅蜜行修習悟解得佛深意者諸佛無不知之若有人聞上乘法一心受持即能行般若波羅蜜無相無著之行了無我人衆生壽者四相無我者無色受想行識也無人者了四大不實終歸地水火風也無衆生者無生滅心也無壽者我身本無寧有壽者四相既亡即法眼明徹不著有無遠離二邊自心如來自悟自覺永離塵勞妄念自然得福無邊無法相者離名絕相不拘文字也亦無非法相者不得言無般若波羅蜜法若言無般若波羅蜜法者即是謗法

何以故是諸衆生若心取相即爲着我人衆生壽者若取法相即着我人衆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着我人衆生壽者

取此三相並着邪見盡是迷人不悟經意故修行人不得愛着如來三十二相不得言我解般若波羅蜜法亦不得言不行般若波羅蜜行而得成佛

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尙應捨何況非法

法者是般若波羅蜜法非法者生天等法般若波羅蜜法能令一切衆生過生死大海既得過已尙不應住何況生天等法而得樂著

無得無說分第七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

阿耨多羅非從外得但心無我所即是也祇緣對病設藥隨宜爲說何有定法乎如來說無上正法心本無得亦不言不得但爲衆生所見不同如來應彼根性種種方便開誘化導俾其離諸執著指示一切衆生妄心生滅不停逐境界動前念瞥起後念應覺覺既不住見亦不存若爾豈有定法爲如來可說也阿者心無妄念耨多羅者心無驕慢三者心常在正定藐者心常在正慧三菩提者心常空寂一念凡心頓除即見佛性

何以故如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

恐人執著如來所說文字章句不悟無相之理妄生知解故言不可取如來爲化種種衆生應機隨量所有言說亦何有定乎學人不解如來深意但誦如來所說教法不了本心終不成佛故言不可說也口誦心不行即非法口誦心行了無所得即非非法

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

三乘性根所解不同見有深淺故言差別佛說無爲法者即是無住無住即是無相無相即無起無起即無滅蕩然空寂照用齊施鑒覺無礙乃真是解脫佛性佛即是覺覺即是觀照觀照即是智慧智慧即是般若波羅蜜多又本云聖賢說法具一切智萬法在性隨問差別令人心開各自見性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

三千大千世界七寶持用布施得福雖多於性上一無利益依摩訶般若波羅蜜修行令自性不墮諸有是名福德性心有能所即非福德性能所心滅是名福德性心依佛教行同佛行是名福德性不依佛教不能踐履佛行即非福德性

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勝彼
十二部教大意盡在四句之中何以知其然以諸經中讚歎四句偈即是摩訶般若波羅蜜多以摩訶般若爲諸佛母三世諸佛皆依此經修行方得成佛般若心經云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從師所學曰受解義修行曰持自解自行是自利爲人演說是利他功德廣大無有邊際

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
此經者非指此一卷之文也要顯當人佛性從體起用妙利無窮般若者即智慧也

智以方便爲功慧以決斷爲用即一切時中覺照心是一切諸佛及訶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覺照生故云從此經出也

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所說一切文字章句如標如指標指者影響之義依標取物依指觀月月不是指標不是法但依經取法經不是法經文則肉眼可見法則慧眼能見若無慧眼者但見其文不見其法若不見法即不解佛意不解佛意則誦經不成佛道

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

須陀洹者梵語唐言逆流逆生死流不染六塵一向修無漏業得窺重煩惱不生決定不受地獄畜生修羅異類之身名須陀洹果若了無相法即無得果之心微有得果之心即不名須陀洹故言不也

何以故須陀洹名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

流者聖流也須陀洹人已離窺重煩惱故得八聖流而無所入者無得果之心也須陀洹者乃修行人初果也

須菩提於意云何斯施舍能作是念我得斯施舍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施舍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施舍

斯施舍者梵語唐言一往來捨三界結縛三界結盡故名斯施舍斯施舍名一往來往

從天上却到人間生從人間死却生天上竟遂出生死三界業盡名斯施舍者目覩諸境心有一生一滅無第二生滅故名一往來前念起妄後念即止前念有著後念即離故實無往來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

阿那含梵語唐言不還亦名出欲出欲者外不見可欲之境內無欲心可得定不向欲界受生故名不來而實無來亦名不還以欲習永盡決定不來受生是故名阿那含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

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名阿羅漢阿羅漢者煩惱永盡與物無諍若作得果之心即是

有諍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爲著我人衆生壽者

阿羅漢梵語唐言無諍無煩惱可斷無貪瞋可離性無違順心境俱空內外常寂若有得果之心即同凡夫故言不也

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

何名無諍三昧謂阿羅漢心無生滅去來唯有本覺常照故名無諍三昧三昧梵語

此云正受亦云正見遠離九十五種邪見是名正見然空中亦有明暗淨性中有邪正淨念念常正無一念邪心即是無諍三昧修此三昧人中最爲第一若有一念得果之心即不名無諍三昧

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即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阿蘭那是梵語唐言無諍行無諍即是清淨行清淨行者爲除去有所得心也若存有所得心即是有諍有諍即非清淨道常行無所得心即是無諍行也

莊嚴淨土分第十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

佛恐須菩提有得法之心爲遣此疑故問之須菩提知法無所得而白不言不也然燈佛是釋迦佛授記之師故問須菩提我於師處聽法有法可得不得須菩提即謂法因師開示而實無所得但悟自性本來清淨本無塵勞寂然常照即自成佛當知世尊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如來法者譬如日光明照無有邊際而不可取

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清淨佛土無相無形何物而能莊嚴耶唯以定慧之資假名莊嚴事理莊嚴有三第

一莊嚴世間佛土造寺寫經布施供養是也第二莊嚴身佛土見一坊人普行恭敬是也第三莊嚴心佛土心淨即佛土淨念念常行佛心是也

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此修行人不應見它是非自言我能我解心輕末學此非清淨心也自性常生智慧行平等慈下心恭敬一功衆生是修行人清淨心也若不自淨其心愛著清淨處心有所住即是著法相見色著色住色生心即是迷人見色離色不住色生心即是悟人住色生心如雲蔽天不住色生心如空無雲日月長照住色生心即是妄念不住色生心即是眞智妄念生則暗眞智照即明明即煩惱不生暗則於塵競起

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色身雖大內心量小不名大身內心量大方名大身

無爲福勝分第十一

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而此福德勝

前福德

布施七寶得三界中富貴報講說大乘經典令諸聞者生大智慧成無上道當知受持福德勝前七寶福德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

所在之處如有人即說是經若念念常行無念心無所得心不作能所心說若能遠離諸心常依無所得心即此身中有如來全身舍利故言如佛塔廟以無所得心說此經者感得天龍八部悉來聽受心若不清淨但爲名聲利益而說是經者死墮三塗有何利益心若清淨爲說是經令諸聽者除迷忘心悟得本來佛性常行真實感得天人阿修羅等皆來供養持經之人也

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則爲有佛若尊重弟子

自心誦得此經自心得經義自心體得無著無相之理所任之處常修不行念念心無有間歇則自心是佛故言所在之處則爲有佛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爾時須菩提白奉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爲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

佛說般若波羅蜜令諸學人用智慧除却愚心生滅生滅除盡即到彼岸若心有所得即不到彼岸心無一法可得即是彼岸口說心行乃是到彼岸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

佛問須菩提如來說法心有所得不須菩提知如來說法心無所得故言無所說也如來意者欲令世人離有所得之心故說般若波羅蜜法令一切人聞之皆發菩提心悟無生理成無上道

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如來說衆生性中妄念如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微塵一切衆生被妄念微塵起滅不停遮蔽佛性不得解脫若能念念真正修般若波羅蜜無著無相之行了妄念塵勞即清淨法性妄念既無即非微塵是名微塵了眞即妄了妄即眞眞妄俱泯無別有法故云是名微塵性中無塵勞即是佛世界心中有塵勞即是衆生世界了諸妄念空寂故云非世界證得如來法身普見塵刹應用無方是名世界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

三十二相者是三十二清淨行三十二清淨行者於五根中修六波羅蜜於意根中修無相無爲是名三十二清淨行常修此三十二清淨行即是成佛若不修三十二相清淨行終不成佛但愛著如來三十二相自不修三十二行終不得見如來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甚多

世間重者莫過於身命菩薩爲法於無量劫中捨施身命與一切衆生其福雖多亦不如受持此經四句之福多劫捨身不了空義妄心不除尤是衆生一念持經我人頓盡妄想既際言下成佛故知多劫捨身不如持經四句之福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甚清淨即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

自性不癡名慧眼聞法自悟名法眼須菩提是阿羅漢於五百弟子中解空第一己曾勤奉多佛豈得不聞如是深法豈於釋迦牟尼佛所始言聞也然或是須菩提於往昔所得乃聲聞慧眼至今方悟佛意故始得聞如是深經悲昔未悟故涕淚悲泣聞經諦念謂之清淨從清淨體中流出般若波羅蜜多深法當知決定成就諸佛功德也

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

雖行清淨行若見垢淨二相當情并是垢心即非清淨心也但心有所得即非實相也

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爲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衆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爲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須菩提深悟佛意蓋自見業盡垢際慧眼明徹信解受持即無難也世尊在世說法之時亦有無量衆生不能信解受持何必獨言後五百歲蓋佛在之日雖有中下根不信及懷疑者即問佛佛即隨宜爲說無不契悟佛滅度後後五百歲漸至末法去聖遙遠但存言教人若有疑無處咨決愚迷抱執不悟無生著相馳求輪迴諸有於此時中得聞深經清心敬信悟無生理者甚爲希有故言第一希有於如來滅後後五百歲若復有人能於般若波羅蜜甚深經典信解受持者即知此人無我人衆生壽者之相無此四相是名實相即是佛心故曰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

佛印可須菩提所解善契我心故重言如是也

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爲希有聲聞久著法相執有爲解不了諸法本空一切文字皆是假立忽聞深經諸相不生

言下即佛所以驚怖唯是上根菩薩得聞此理歡喜受持心無畏怖退轉如此之流甚爲希有

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

口說心不行即非口說心行即是心有能所即非心無能所則是

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是名忍辱波羅蜜

見有辱境當情即非不見辱境當情即是見有身相當彼所害即非不見有身相當彼所害即是

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爲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

如來因中在初地時爲忍辱仙人被歌利王割截身體無一念痛惱之心若有痛惱之心即生瞋恨歌利王是梵語此云無道極惡君也一說如來因中曾爲國王常行十善利益蒼生國人歌讚此王故云歌利王求無上菩提修忍辱行爾時天帝釋化作旃陀羅乞王身肉王即割施殊無瞋惱今存二說於理俱通

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世者生也如來因中於五百世修行忍辱波羅蜜以得四相不生如來自述往因者欲令一劫修行人成就忍辱波羅蜜行忍辱波羅蜜人既行忍辱行者不見一切人過惡冤親平等無是無非被他打罵殘害歡喜受之倍加恭敬行如是行者即能成就忍辱波羅蜜

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劫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

不應住色生心者是都標也聲香等別列其名也於此六塵起憎愛心由此妄心積集無量業結覆蓋佛性雖種種勤苦修行不除心垢終無解脫之理推其根本都由色上住心如能念念常行般若波羅蜜推諸法空不生計著念念常自精進一心守護無令放逸淨名經云求一劫智無非時求大般若經云菩薩摩訶薩晝夜精勤常住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作意無時暫捨

若心有住即爲非住

若心住涅槃非是菩薩住處不住涅槃不住諸法一劫處不住方是菩薩住處上文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是也

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菩提菩薩爲利益一劫衆生故應如是布施菩薩不爲求望自身五欲快樂而行布施但爲內破慳心外利益一劫衆生而行布施菩薩者行法財等施利益無彊若作能利益心即是非法不作利益心是名無住無住即是佛心

如來說一劫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劫衆生即非衆生

如者不生來者不滅不生者我人不生不滅者覺照不滅下文云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說我人等相畢竟可破壞非真實體也一劫衆生盡是假名若離忘心即無衆生可得故言即非衆生

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真語者說一劫有情無情皆有佛性實語者說衆生造惡業定受苦報如語者說衆生修善法定有樂報不狂語者說般若波羅蜜法出生三世佛決定不虛不異語者如來所說初善中善後善旨意微妙一劫天魔外道無有能超勝及破壞佛語者

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

無實者以法體空寂無相可得然中有恒沙性德用之不匱故言無虛欲言其實無相可得欲言其虛用而無間是故不得言無不得言有有而不有無而不無言譬不及者其惟真智乎若不離相修行無由臻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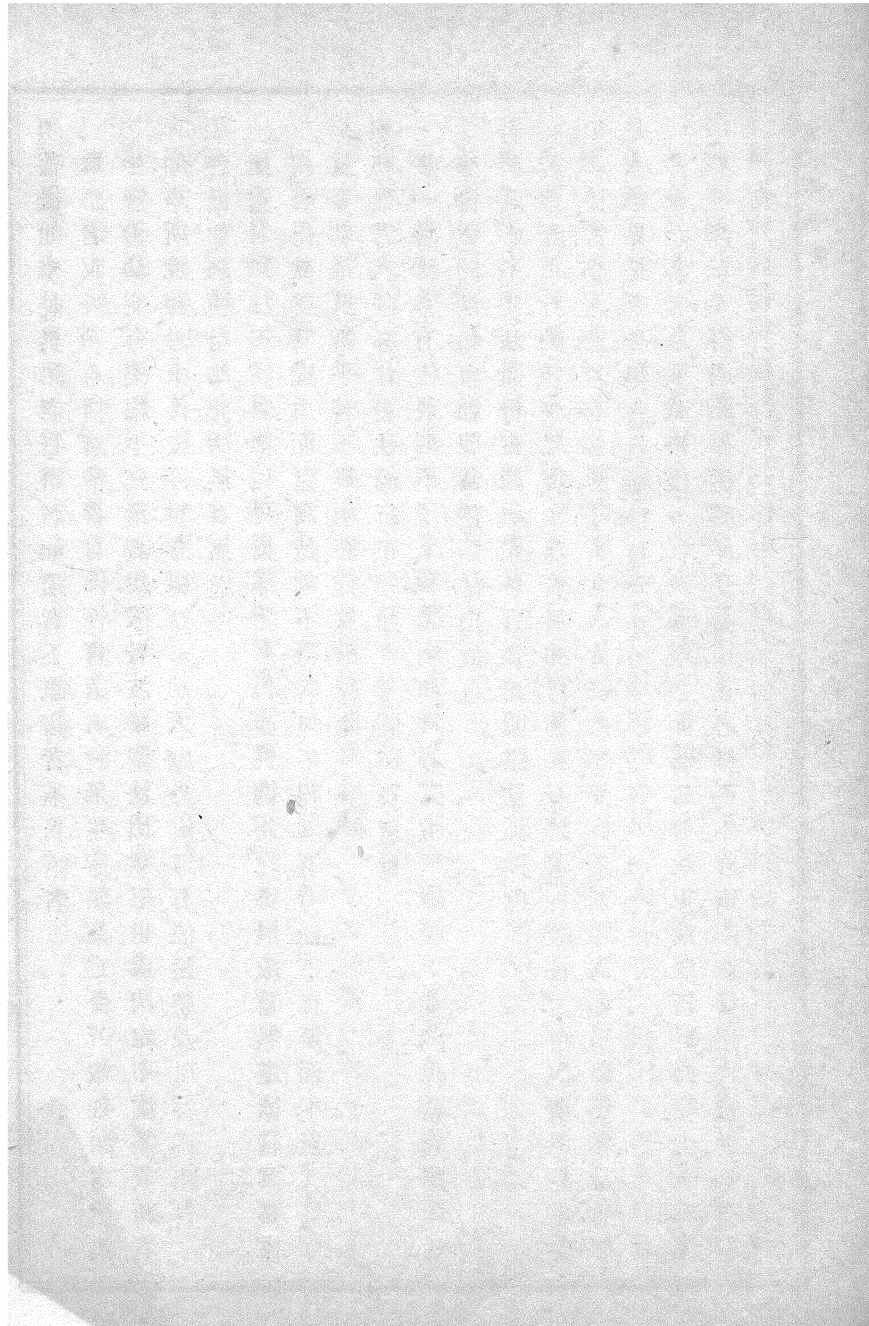
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即無所見

於一劫法心有住著則不了三輪體空如盲者處暗無所曉了華嚴經云聲聞在如來會中聞法如盲如聾爲住諸法相故也

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

若菩薩常行般若波羅蜜多無著無相行如人有目處於皎日之中何所不見也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卽爲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當來之世者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濁惡之世邪法競起正法難行於此時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遇此經從師品受讀誦在心精進不忘依義修行悟入佛之知見則能成就阿耨菩提以是三世諸佛無不知之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之下

治父解

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

如斬一握絲一斬一切斷

一拳打倒化城關一脚趯翻玄妙寨南北東西信步行休覓大悲觀自在大乘說最上說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

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爲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卽爲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擘開泰華手須是巨靈神

堆山積岳來一一盡塵埃眼裡瞳人碧胷中氣若雷出邊沙塞靜入國貫英才一片寸心如海大波濤幾見去還來

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卽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爲人解說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不學英雄不讀書波波役役走長途娘生寶藏無心用甘作無知餓死夫爭惟得別人

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卽爲是塔皆應供敬作禮團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鎮州蘿蔔雲門胡餅

與君同步又同行起坐相將歲月長渴飲飢食常對面不須回首更思量

復次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卽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不因一事不長一智

讚不及毀不及若了一萬事畢無欠無餘若大虛爲君題作波羅密

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十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功不浪施

億千供佛福無邊爭似常將古教看白紙上邊書黑字請君開眼目前觀風寂寂水

漣漣謝家人祇在魚船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

聞心卽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各各眉毛眼上橫

良藥苦口忠言逆耳冷暖自知如魚飲水何須他日待龍華今朝先授菩提記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

我應滅度一切衆生滅度一切衆生已而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

有時因好月不覺過滄洲

若問云何住非中及有無頭無纖草蓋足不履閭浮細似隣虛片輕如蝶舞初衆生滅盡知無滅此是隨流大丈夫

何以故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

少他一分又爭得

獨坐翛然一室空更無南北與西東雖然不借陽和力爭奈桃花一樣紅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

若不同床睡爭知昏被穿

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君行楊柳岸我宿渡頭沙江上晚來疎雨過數峰蒼翠接天霞

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

貧似范丹氣如項羽

上無片瓦下無卓錫日往月來不知是誰 噫

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

○住住動著則三十棒

上是天兮下是地男是男兮女是女牧童撞著放牛兒大家齊唱囉囉哩是何曲調

萬年歡

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

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生涯如夢若浮雲活計都無絕六親留得一雙青白眼笑看無限往來人

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

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

會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琴彈碧玉調爐煉白硃沙幾般伎倆從何得須信風流出

當家

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

上大人丘乙巳

是法非法不是法死水藏龍活鱗々是心非心不是心逼塞虛空古今祇者是絕

追尋無限野雲風捲盡一輪孤月照天心

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即爲非大身是名大身

喚作一物即不中

天產英靈六尺軀能文能武善經書一朝識破孃生面方信閑名滿五湖

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衆生即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爲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

喚牛即牛呼馬即馬

借婆衫子拜門禮數周旋已十分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卽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寒即普天寒熱即普天熱

有我元無我寒時燒軟火無心似有心半夜拾金針無心無我分明道不知道者是何人 呵呵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

盡在眉毛下

如來有五眼張三只一雙一般分皂白的的別青黃其間些子爻訛處六月炎天下雪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恒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須菩提於意

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爲多不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

會爲蕩子偏憐客慣愛貪盃惜醯人眼觀東南意在西北將謂猴白更有猴黑一切衆生一切心盡逐無窮聲與色 喝

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

病多諸藥性

一波纔動萬波隨似蟻循環豈了期咄今日與君都割斷出身方號大丈夫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低聲低聲直得鼻孔裡出氣

三際求心心不見兩眼依前對兩眼不須遣劔刻舟尋雪月風花常見面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由勝別勞心

羅漢應供薄象身七寶珍雖然多濁富爭似少清貧罔象祇因無意得离婁失在有

心親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

相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請君仰面看虛空廓落無邊不見縱若解轉身些子力頭頭物物摠相逢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爲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

是則是大藏小藏從甚處得來

有說皆成謗無言亦不容爲君通一線日向嶺東紅

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兔角杖龜毛拂

多年石馬放毫光鐵牛哮吼入長江虛空一喝無縱跡不覺潛身北斗藏且道是說法不是說法

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衆生非不衆生何以故須菩提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

火熱風動水濕地堅

指鹿豈能成駿馬言鳥誰謂是翔鸞雖然不許纖毫異馬字驢名幾百般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無所得耶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求人不如求自己

滴水成冰信有之緣楊芳草色依依秋月春花無限意不妨閑聽鷓鴣啼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山高海深日生月落

僧是僧兮俗是俗喜則笑兮悲則哭若能於此善參詳六六從來三十六

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面上夾竹桃花肚裏侵天荆棘

是惡非惡從善非善將逐符行兵隨印轉有時獨立妙高峰却來端坐閻羅殿見盡

人間祇點頭大悲手眼多方便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

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

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千錐割地不如鈍鋸一捺

麒麟鸞鳳不成群尺璧寸珠那入市逐日之馬不竝馳倚天長劍人難比乾坤不覆

載劫火不能壞凜凜威光混大虛天上人間摠不如 噫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衆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衆生如來度者若有衆生如來度者如來即有我人衆生壽者

春蘭秋菊各自馨香

生下東西七步行人人鼻宜兩眉橫哆啞悲喜皆相似那時誰更問尊堂還記得在麼

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爲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非凡夫

前念衆生後念佛佛與衆生是何物不現三頭六臂却能拈匙放筯有時醉酒罵人忽你燒香作禮手把破砂盆身被羅錦綺做模打樣百千般驀鼻牽來祇是你嘆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錯

煞

泥塑木雕繚綵畫堆青抹綠更粧金若將此是如來相笑然南無觀世音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錯

有相身中無相身金香爐下鐵崑崙頭頭盡是吾家物何必靈山問世尊如王秉鈞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直饒不作聲色求是亦未見如來在且道如何得見不審不審

見色聞聲世本常一重雪上一重霜君今要見黃面老走入摩耶腹內藏嘆此語
三十年後擲地金聲在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
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
斷滅相

剪不齊分理還亂拽起頭來割不斷不知誰解巧安排捏聚依前又放開莫謂如來
成斷滅一聲還續一聲來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
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

耳聽如聾口說如啞

馬下人因馬上君有高有下有疎親一朝馬死人歸去親者如同陌路人祇是舊時
人改却舊時行履處

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
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

裙無腰袴無口

似水如雲一夢身不知此外更何親箇中不許容他物分付黃梅路上人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

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山門頭合掌佛殿裡燒香

襖捲秋雲去復來幾迴南岳與天台
寒山拾得相逢笑且道笑箇甚麼笑道同行步
不擡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爲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衆寧爲多不
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衆實有者佛即不說是微塵衆所以者何佛說微塵衆即
非微塵衆是名微塵衆

若不入水爭見長人

一塵纔起翳磨空碎抹三千數莫窮野老不能收拾得任教隨雨又隨風

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
相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說但凡夫之
人貪著其事

捏聚放開兵隨印轉

渾圓成兩片擘破却團圓細嚼莫咬破方知滋味全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
世尊是人不解如來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
衆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
於一佛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

相是名法相

飯來開口睡來合眼

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須菩提若有人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薩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爲人演說

要說有甚難即便請誦聽誦聽行住坐臥是非人我忽喜忽瞋不離這箇祇這

箇幕面睡平生肝膽一時傾四句砂門都說破

不取於相如如不動

○末後一句始到牢關直得三世諸佛四目相觀六代祖師退身有分可謂是江河

徹凍水泄不通極目荆榛難爲措足到這裏添一絲毫如眼中著刺減一絲毫似肉上剜瘡非爲坐斷要津盡爲識法者恐雖然恁麼佛法只如此便見陸地平沈豈有

燈燈續焰川上座今日不免向猛虎口中奪食獐龍領下穿珠豁開先聖妙門後學進身有路放開一線又且何妨語則全彰法體默則獨露真常動則隻鶴片雲靜則

安山列嶽舉一步如象王回顧退一步若師子嚙呷法王法令當行便能於法自在祇如末後一句又作麼生道還委悉麼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大忙生

得優遊處且優遊雲自高飛水自流祇見黑風翻大浪未聞沉却釣魚舟

何以故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行船盡在把梢人

水中捉月鏡裡尋頭刻舟求劍騎牛覓牛空華陽燄夢幻浮漚一筆句下要休便休
巴歌杜酒村田樂不風流處自風流

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
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三十年後莫教忘却老僧不知誰是知愚者恩 呵呵 將謂無人

饑得食渴得漿病得瘥熱得涼貧人遇寶嬰兒見孃颺舟到岸孤客歸鄉早逢甘澤
國有忠良四夷拱手八表來降頭頭搥是物物全彰古今凡聖地獄天堂東西南北
不用思量剝塵沙界諸群品盡入金剛大道場

般若無盡藏真言

納謨伽薄伐帝 鉢喇若 波羅密多曳 怛姪他 唵 訖唎 地唎 室唎戎嚕知

三蜜栗知 佛社曳 莎訶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終

願此功德 普與含生

超二死海 達三德岸

禪門撮要卷上

血 脉

論

初祖達摩大師說

三界混起，同歸一心。前佛後佛，以心傳心，不立文字。問曰：若不立文字，以何爲心？答曰：汝問吾，即是汝心。吾答汝，即是吾心。吾若無心，因何解答汝？汝若無心，因何解問吾？問吾，即是汝心。從無始曠大劫以來，乃至施爲運動一切時中，一切處所，皆是汝本心。皆是汝本佛。即心是佛，亦復如是。除此心外，終無別佛可得。離此心外，覓菩提涅槃，無有是處。自性真實，非因非果。法即是心，義自心是菩提。自心是涅槃。若言心外有佛及菩提可得，無有是處。佛及菩提，皆在何處？譬如有人，以手捉虛空，得否？虛空但有名，亦無相貌。取不得，捨不得，是捉空不得。除此心外，覓佛終不得也。佛是自心作得。因何離此心外覓佛？前佛後佛，只言其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無佛，佛外無心。若言心外有佛，佛在何處？心外既無佛，何起佛見？遞相誑惑，不能了本心。被他無情物攝，無自由。若也不信，自誑無益。佛無過患，衆生顛倒，不覺不知。自心是佛。若知自心是佛，不應心外覓佛。佛不度佛。將心覓佛，不識佛。但是外佛者，盡是不識自心。是佛亦不得將佛禮佛。不得將心念佛。佛不誦經。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無持犯，亦不造善惡。若欲覓佛，須是見性。即是佛。若不見性，念佛誦經持齋持戒，亦無益處。念佛得因果，誦經得聰明，持戒得生天，布施得福報，覓佛終不得也。若自己不明，須索善知識了却生死根本。若不

見性。即不名善知識。若不如是。縱說得十二部經。亦不免生死輪迴。三界受苦無出期時。昔有善星比丘。誦得十二部經。猶自不免輪迴。緣爲不見性善。既如此。今時人講得三五本經論。以爲佛法者。愚人也。若不識得自心。誦得閑文書。都無用處。若要覓佛。直須見性。性即是佛。佛即是自在人。無事無作人。若不見性。終日茫茫。向外馳求。覓佛元來不得。雖無一物可得。若未會。亦須叅善知識。切須苦求。令心會解。生死事大。不得空過。自誑無益。縱有珍寶如山。眷屬如恒河沙。開眼即見。合眼還見麼。故知有爲之法。如夢幻等。若不急尋師。空過一生。然即佛性。自有。若不因師。終不明了。不因師悟者。萬中希有。若自己以緣會合。得聖人意。即不用叅善知識。此即是生而知之。勝學也。若未悟解。須勤苦叅學。因教方得悟。若自明了。不學亦得。不同迷人。不能分別皂白。妄言宣佛勅。謗佛妄法。如斯等類。說法如雨。盡是魔說。即非佛說。師是魔王。弟子是魔民。迷人任他指揮。不覺墮生死海。但是不見性人。妄稱是佛。此等衆生。是大罪人。誑他一切衆生。令入魔界。若不見性。說得十二部經教。盡是魔說。魔家眷屬。不是佛家弟子。既不辨皂白。憑何免生死。若見性。即是佛。不見性。即是衆生。若離衆生性。別有佛性可得者。佛今在何處。即衆生性。即是佛性也。性外無佛。佛即是性。除此性外。無佛可得。佛外無性可得。

問曰。若不見性。念佛。誦經。布施。持戒。精進。廣興福利。得成佛否。答曰。不得。又問。因何不得。答曰。有少法可得。是有爲法。是因果。是受報。是輪迴法。不免生死。何時得成佛道。成佛須是見性。若不見性。因果等語。是外道法。若是佛。不習外道法。佛是無

業人無因果。但有少法可得。盡是謗佛。憑何得成。但有住着。一心一能一解一見。佛都不許。佛無持犯。心性本空。亦非垢淨諸法。無修無證。無因無果。佛不持戒。佛不修善。佛不造惡。佛不精進。佛不懈怠。佛是無作人。但有住着心見佛。即不許也。佛不是佛。莫作佛解。若不見此義。一切時中。一切處所。皆是不了本心。若不見性。一切時中。擬作無作想。是大罪人。是癡人。落無記空中。昏昏如醉人。不辯好惡。若擬修無作法。先須見性。然後息緣慮。若不見性。得成佛道。無有是處。有人撥無因果。熾然作惡業。妄言本空。作惡無過。如此之人。墮無間黑闇地獄。永無出期。若是智人。不應如是見解。

問曰。既若施爲運動。一切時中。皆是本心。色身無常之時。云何不見本心。答曰。本心常現前。汝自不見。

問曰。心既見在。何故不見。師云。汝曾作夢否。答曰。曾作夢。

問曰。汝作夢之時。是汝本身否。答曰。是本身。

又問。汝言語施爲運動。以汝別。不別。答曰。不別。師云。既若不別。即此身是汝。本法身。即此法身。是汝本心。此心從無始廣大劫來。與如今不別。未曾有生死。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好不惡。不來不去。亦無是非。亦無男女相。亦無僧俗老少。無聖無凡。亦無佛。亦無衆生。亦無修證。亦無因果。亦無筋力。亦無相貌。猶如虛空。取不得。捨不得。山河石壁。不能爲礙。出沒往來。自在神通。透五蘊山。渡生死河。一切業。拘此法身。不得。此心微妙難見。此心不同色相。此心是佛。人皆欲得見。於此光明中。運手動足者。如恒河沙。及乎聞着。揔道不得。猶如本人相似。揔是自己受用。因何不識。佛言。一切衆生。盡是

迷人因此作業、墮生死河、欲出還沒、只爲不見性。衆生若不迷、因何問着、其中無有一人得會者、自家運手動足、因何不識、故知聖人語不錯。迷人自不會曉、故知此心難明。惟佛一人能會此心、餘人天及衆生等、盡不明了。若智慧明了此心、方名法性、亦名解脫。生死不拘、一切法拘他不得、是名大自在。王如來亦名不思議、亦名聖體、亦名長生不死、亦名大仙、名雖不同、體即是一。聖人種種分明、皆不離自心。心量廣大、應用無窮。應眼見色、應耳聞聲、應鼻嗅香、應舌知味、乃至施爲運動、皆是自心。一切時中、但有語言道斷、即是自心。故云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色無盡是自心、心識善能分別一切、乃至施爲運用、皆是智慧。心無形相、智慧亦無盡。故云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四大色身、即是煩惱色身、即有生滅。法身常住無所住、如來法身常不變異。故經云衆生應知佛性、本身有之。迦葉只是悟得本性。本性即是心心、即是性。即此同諸佛心。前佛後佛、只傳此心。除此心外無佛可得。顛倒衆生、不知自心是佛。向外馳求、終日忙忙、念佛禮佛、佛在何處、不應作如是等見。但識自心、心外更無別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又云所在之處、即爲有佛。自心是佛、不應將佛禮佛。但是有佛及菩薩相貌、忽爾見前、切不用禮敬。我心空寂、本無如是相貌。若取相、即是魔攝。盡落邪道。若知幻從心起、即不用禮。禮者不知。知者不禮。禮被魔攝、恐學人不知。故作是辨。諸佛如來本相體上、都無如是相貌。切須在意。但有異境界、切不用採括。亦莫生怕怖、不要疑惑。我本心本來清淨、何處有如許相貌。乃天龍夜叉鬼神帝釋梵王等相、亦不用心生敬重。亦莫怕懼我心。本來空寂、一切相貌、皆是妄相。但莫取相。若起佛見法見、及佛菩薩等相貌、而生

敬重。自墮衆生位中。若欲真會。但莫取一切相。即得更無別語。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都無定實。幻無定相。是無常法。但不取相。合他聖意。故經云。離一切相。即名諸佛。問曰。因何不得禮佛菩薩等。答曰。天魔波旬。阿修羅。示見神通。皆作得菩薩相貌。種種變化。是外道。摠不是佛。佛是自心。莫錯禮拜。佛是西國語。此土云。覺性覺者。是靈覺。應機接物。揚眉瞬目。運手動足。皆是自已靈覺之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道。道即是禪。禪之一字。非凡夫所測。又云。見本性。爲禪。若不見本性。即非禪也。假使說得千經萬論。若不見本性。只是凡夫。非是佛法。至道幽深。不可話會。典教憑何所。及但見本性。一字不識。亦得見性。即是佛。聖體本來清淨。無有雜穢。所有言說。皆是聖人。從心起用。體本來空。名言尚不及。十二部經。憑何得及。道本圓成。不用修證。道非聲色。微妙難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可向人說也。唯有如來。能知餘人天等類。都不覺知。凡夫智不及。所以有執相。不了自心。本來空寂。妄執相。及一切法。即墮外道。若知諸法。從心生。不應有執。執即不知。若見本性。十二部經。摠是閑文字。千經萬論。只是明心。言下契會。教將何用。至理絕言。教是語詞。實不是道。道本無言。言說是妄。若夜夢見樓閣宮殿象馬之屬。及樹木叢林池亭如是等相。不得起一念樂着。盡是托生之處。切須在意。臨終之時。不得取相。即得除疑心。瞥起。即魔攝法身。本來清淨。無受只緣迷故。不覺不知。因茲故。妄受報。所以有樂着。不得自在。只今若悟得本來身心。即不染習。若從聖入。凡示見種種雜類等。自爲衆生。故聖人逆順。皆得自在。一切業拘他不得。聖成久有大威德。一切品類業。被他聖人轉。天堂地獄。無奈何他。凡夫神識昏昧。不同聖人。內外明徹。若

有疑。即不作。作。即流浪生死。後悔無相救處。貧窮困苦。皆從妄相生。若了是心。遞相勸勉。但無作而作。即入如來知見。初發心人。神識。摠不定。若夢中。頻見異境。輒不用疑。皆是自心起。故不從外來。夢。若見光明出現。過於日輪。即除習。頓盡。法界性見。若有此事。即是成佛之。因。唯自知。不可向人說。或靜園林中。行住坐臥。眼見光明。或大或小。莫與人說。亦不得取。亦是自性光明。或夜靜暗中。行住坐臥。眼見光明。與晝無異。不得怪。並是自心。欲明顯。或夜夢中。見星月。分明。亦自心諸緣。欲息。亦不得向人說。夢若昏昏。猶如陰暗中行。亦是自心煩惱障。重亦自知。若見本性。不用讀經念佛。廣學多知。無益。神識轉昏。設教。只爲標心。若識心。何用看教。若從凡入聖。即須息業養神。隨分過日。若多瞋喜。令性轉與道相違。自賺無益。聖人。於生死中。自在出沒。隱顯不定。一切業。拘他不得。聖人。破邪魔。一切衆生。但見本性。餘習頓滅。神識不昧。須是直下。便會。只在如今。欲真會道。莫執一法。息業養神。餘習亦盡。自然明白。不假用功。外道。不會佛意。用功最多。違背聖意。終日驅々。念佛轉經。昏於神性。不免輪廻。佛是閑人。何用驅驅。廣求名利。後時何用。但不見性人。讀經念佛。長學精進。六時行道。長學坐不臥。廣學多聞。以爲佛法。此等衆生。盡是謗佛法人。前佛後佛。只言見性。諸行。無常。若不見性。妄言我得阿耨菩提。此是大罪人。十大弟子。阿難。聲聞中。得第一。佛無識。只令聲聞二乘外道。無識識數。修證墮在因果中。是衆生業報。不免生死。違背佛意。即是謗佛衆生。殺却無罪過經。云聞提人。不生信心。殺却無罪過。若有信心。此人。是佛位人。若不見性。即不用取次謗他。良善自賺無益。善惡。歷然。因果分明。天堂地獄。只在眼前。愚人。不信。見墮黑暗地獄中。

亦不覺不知只緣業重故所以不信譬如無目人不信道日有光明縱向伊說亦不信只緣盲故憑何辨得日光愚人亦復如是見今墮畜生雜類誕在貧窮下賤求生不得求死不得雖受是苦直問著亦言我今快樂不異天堂故知一切衆生生處爲樂亦不覺不知如斯惡人只緣業障重故所以不能發信心者不自由他也若見自心是佛不在剃除鬚髮白衣亦是佛若不見性剃除鬚髮亦是外道

問曰白衣有妻子姪慾不除憑何得成佛答曰只言見性不言姪慾只爲不見性但得見性姪慾本來空寂不假斷除亦不樂着縱有餘習不能爲害何以故性本清淨故雖處在五蘊色身中其性本來清淨染污不得法身本來無受無飢無渴無寒熱無病無恩愛無眷屬無苦樂無好惡無長短無強弱本來無有一物可得只緣有此色身因即有飢渴寒熱瘡病等相若不賺即一任作若於生死中得自在轉一切法與聖人神通自在無礙無處不安若心有疑決定透一切境界不過不作最好作了不免輪迴生死若見性旃陀羅亦得成佛

問曰旃陀羅殺生作業如何得成佛答曰只言見性不言作業縱作業不同迷人一切業拘他不得從無始曠大劫來只爲不見性墮地獄中所以作業輪迴生死從悟得本性終不作業若不見性念佛免報不得非論殺生命若見性疑心頓除殺生命亦不奈他何自西天二十八祖只是遞傳心印吾今來此土唯傳頓教大乘即心是佛不言持戒精進苦行乃至入水火登於劍輪一食長坐不臥盡是外道有爲法若識得施爲運動靈覺之性汝即諸佛心前佛後佛只言傳心更無別法若識此心凡間一字不識亦

是佛。若不識自己靈覺之性，假使身破如微塵，覓佛終不得也。佛者，亦名法身，亦名佛心。此心無形相，無因果，無筋骨，猶如虛空，取不得，不同質界，不同外道。此心除如來一人能會，其餘衆生迷入，不明了此心，不離四大色身中，若離是心，即無能運動，是身無知。如草木瓦礫，身是無情，因何運動？若自心動，乃至語言施爲運動，見聞覺知皆是動心。動用，動是心動，動即其用，動用外無心，心外無動，動不是心，心不是動，動本無心，心本無動，動不離心，心不離動，無心離離，無心動動，是心用用，是心動動，即心用用，即心動動，即用即心用，不動不用，用體本空，空本無動，動用同心，心本無動，故經云：動而無所動，終日去來而未會去來，終日見而未會見，終日笑而未會笑，終日聞而未會聞，終日知而未會知，終日喜而未會喜，終日行而未會行，終日住而未會住。故經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見聞覺知，本自圓寂，乃至嗔喜痛痒，何異木人？只緣推尋痛痒，不可得故，經云：惡業即得苦報，善業有善報，不但墮墮地獄，喜即生天。若知嗔喜性空，但不執即業脫。若不見性，購經決無憑，說亦無盡。客標邪正如是，不及一一也。

頌曰

心心心難可尋，寬時遍法界，窄也不容鍼。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無物。若欲求佛，但求心，只這心心心是佛。我本求心心自持，求心不得待心知。佛性不從心外得，心生便是罪生時。

偈曰

吾本來此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觀心論

初祖達摩大師說

惠可問曰若有人志求佛道當修何法最爲省要師答曰唯觀心一法摠攝諸行名爲省要

問曰云何一法摠攝諸行師答曰心者萬法之根本也一切諸法唯心所生若能了心萬行俱備猶如大樹所有枝條及諸花菓皆悉因根栽樹者存根而始生伐樹者去根而必死若了心修道則省功而易成若不了心而修道乃費功而無益故知一切善惡皆由自心心外別求終無是處

又問曰云何觀心稱之爲了答曰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了四大五蘊本空無我了見自心起用有二種差別云何爲二一者淨心二者染心其淨心者卽是無漏真如之心其染心者卽是有漏無明之心此二種心自然本來俱有雖假緣和合互不相生淨心恒樂善因染心常思惡業若真如自覺覺不受所染則稱之爲聖遂能遠離諸苦證涅槃樂若隨染造惡受其纏覆則名之爲凡於是沉淪三界受種種苦何以故由彼染心障真如體故十地經云衆生身中有金剛佛性猶如日輪體明圓滿廣大無邊只爲五陰黑雲所覆猶如瓶內燈光不能顯現又涅槃經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無明覆故不得解脫佛性者覺也但能自覺覺智明了離其所覆則名解脫故知一切諸善以覺爲根因其覺根遂能顯現諸功德樹涅槃之菓由此而成如是觀心可名爲了

又問曰：上說眞如佛性，一切功德，因覺爲根，未審無明之心，一切諸惡，以何爲根？答曰：無明之心，雖有八萬四千煩惱情欲，恒沙衆惡，無量無邊，取要言之，皆因三毒以爲根本。其三毒者，卽貪、瞋、癡也。此三毒心，自然本來具有一切諸惡，猶如大樹，根雖是一，所生枝葉，其數無邊。彼三毒根，一一根中，生諸惡業，百千萬億，倍過於前，不可爲喻。如是三毒於一本體，自爲三毒。若應現六根，亦名六賊。六賊者，卽六識也。由此六識，出入諸根，貪着萬境，然成惡業，障眞如體，故名六賊。一切象生，由此三毒，及以六賊，惑亂身心，沉淪生死，輪廻六趣，受諸苦惱，猶如江河，因小泉源，涓流不絕，乃能彌漫波濤萬里。若復有人，斷其根源，則衆流皆息。求解脫者，能轉三毒爲三聚，淨戒能轉六賊爲六波羅蜜，自然永離一切諸苦。

又問曰：三毒六賊廣大無邊，若唯觀心，云何免彼無窮之苦？答曰：三界業報，唯心所生。若能了心，於三界中，則出三界。其三界者，則三毒也。貪爲欲界，瞋爲色界，癡爲無色界。由此三毒心，結集諸惡業，報成就輪廻六趣，故名爲三界。又三毒造業輕重，受報不同，分歸六處，故名六趣。

又問曰：云何輕重？分之爲六。答曰：若有衆生，不了正因，迷心修善，未免三界，生三輕趣。云何三輕？所謂迷修十善，妄求快樂，未免貪界，生於天趣；迷持五戒，妄起愛憎，未免瞋界，生於人趣；迷執有爲信邪，求福未免癡界，生於修羅趣。如是三類，名爲三輕趣。云何三重？所謂縱三毒心，唯造惡業，墮三重趣。若貪業重者，墮餓鬼趣；瞋業重者，墮地獄趣；癡業重者，墮畜生趣。如是三重，通前三輕，遂成六趣，故知惡業，由自心生，但能攝心，離

諸邪惡三界六趣輪迴之苦自然消滅能盡諸苦則名解脫

又問曰如佛所說我於阿僧祇劫無量勤苦方成佛道云何今說唯除三毒則名解脫
答曰佛所說言無虛妄也阿僧祇者即三毒心也胡名阿僧祇漢言不可數此心中有
恒沙惡念一一念中皆有一切恒沙者不可數也以三毒惡念如恒沙故言不可數也
真如之性既彼三毒之所覆若不超彼恒河沙惡之念云何名解脫今者能除貪瞋癡
等三毒心是則名爲度得三大阿僧祇劫末世衆生愚癡鈍根不解如來甚深妙義三
阿僧祇秘密之說遂言歷此塵劫方得成佛末劫豈不疑誤修行之人退菩提道也
又問曰菩薩摩訶薩由持三聚淨戒行六波羅蜜方成佛道今令學者唯持觀心不修
戒行云何成佛答曰三聚淨戒者則制三毒心也制一毒成無量善聚者會也以能制
三毒即有三無量善普會於心名三聚淨戒六波羅蜜者即淨六根胡名波羅蜜漢言
達彼岸以六根清淨不染世塵即是出煩惱使至彼岸也名六波羅蜜
又問曰如經所說三聚淨戒者誓斷一切惡誓修一切善誓度一切衆生今者唯言制
三毒心豈不文義有所乖也答曰佛所說經是真實語應無謬也菩薩摩訶薩於過去因
中修菩薩行時爲對三毒發三誓願持三聚淨戒常修戒對貪毒誓斷一切惡故常修
定對瞋毒誓修一切善故常修慧對癡毒誓度一切衆生故山持如是戒定慧等三種
淨法故超彼三毒惡業成佛道也以能制三毒即諸惡消滅故名之爲斷以能持三聚
淨戒即諸善具足故名之爲修以能斷惡修善則萬行成就自他俱利普濟群生故名
之爲度故知所修戒行不離於心若自心淨一切衆生皆悉清淨故經云心垢即衆生

垢心淨。即衆生淨。又云欲淨佛土。先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若能制得三種毒心。三聚淨戒。自能成就。

又問曰。如經所說。六波羅蜜者。亦名六度。所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今言六根清淨。名爲六波羅蜜者。若爲通會。又度者。其義云何。答曰。欲修六度。當淨六根。欲淨六根。先降六賊。能捨眼賊。離諸色境。心無固悵。名爲布施。能禁耳賊。於彼聲塵。不令縱逸。名爲持戒。能伏鼻賊。等諸香臭。自在調柔。名爲忍辱。能制舌賊。不貪邪味。讚詠講說。無疲厭心。名爲精進。能伏身賊。於諸觸欲。湛然不動。名爲禪定。能調意賊。不顧無明。常修覺慧。樂諸功德。名爲智慧。又度者。運也。六波羅蜜。喻若船筏。能運衆生。達彼岸故。云六度。又問曰。經文所說。釋迦如來。爲菩薩時。曾飲三斗六升乳糜。方成佛道。即先因食乳。後證佛果。豈唯觀心得解脫也。答曰。誠如所說。無虛妄也。必因食乳。然始成佛。佛所說食乳者。非是世間不淨之乳。乃是眞如清淨法乳。三斗者。即三聚淨戒。六升者。六波羅蜜。佛成道時。由食此清淨法乳。方證佛果。若言如來。食於世間姪欲和合。不淨羶腥之乳者。豈不成謗之甚乎。如來者。自是金剛不壞。無漏法身。永離世間諸苦。豈須如是不淨之乳。以免飢渴也。如經所說。此牛不在高原。不在下濕。不食粟麥糠粃。不與特牛同群。其牛身作紫摩金色。言此牛者。則毗盧遮那佛也。以大慈悲。憐愍一切故。於清淨法體中。流出如是三聚淨戒。六波羅蜜微妙法乳。乳養一切求解脫者。飲如是清淨之牛。清淨之乳。非獨如來。飲之成道。一切衆生。若能飲者。皆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問曰。佛說經中。令衆生修造伽藍。鑄寫形像。燒香散花。燃長明燈。日夜六時行道。持齋。

禮拜種種功德皆成佛道。若唯觀心。摠攝諸行。說如是事。應虛妄也。答曰。佛所說經。有無量方便。以一切衆生鈍根狹劣。不悟甚深之義。所以假有爲事。喻無爲理。若復不修內行。唯只外求。希望獲福。無有是處。言伽藍者。梵音此言。清淨處也。若永除三毒。常淨六根。身心湛然。內外清淨。是則修伽藍也。又鑄寫形像者。即一切衆生求佛道也。所謂修諸覺行。假像如來真容。妙相豈道鑄金銅之所作也。是故求解脫者。以身爲爐。以法爲火。以般若智慧爲工匠。三聚淨戒。六波羅蜜。以爲模樣。鎔鍊身中真如佛性。遍入一切戒律。摸中如教奉行。一無缺漏。自然成就真容之相。所謂究竟常住。微妙法身。非是有爲敗壞之法。若人求道。不解鑄寫真容。憑何輒言成功德也。燒香者。亦非世間有相之香。乃是無爲正法之香。薰諸臭穢。斷無明惡業。悉令消滅。其正法香。有五種。一者戒香。所謂能斷諸惡。能修諸善。二者定香。所謂深信大乘。心無退轉。三者慧香。所謂常於身心內外觀察。四者解脫香。所謂能斷一切無明結縛。五者解脫知見香。所謂覺察常明。通達無礙。如是五香名最上香。世間無比。佛在世日。令諸弟子。以智慧火。燒如是無價寶香。供養十方一切諸佛。今時衆生。愚癡鈍根。不解如來真實之義。唯將外火。燒於世間沉檀薰陸質礙之香。希望福報。云何可得。又散花者。義亦如是。所謂演說正法。諸功德花。饒益有情。散治一切真如之性。普施莊嚴。此功德花。佛所稱歎。究竟常住。無凋落期。若復有人。散如是花。獲福無量。若言如來。令諸弟子。及衆生等。剪截艷綵。傷損草木。以爲散花。無有是處。所以者何。持淨戒者。於諸天地森羅萬像。不令觸犯。悞損者。由獲大罪。况復今者。加毀淨戒。傷損萬物。求於福報。欲益反損。豈有是乎。又長明燈者。正覺心

也。覺知明了。喻之爲燈。是故一切求解脫者。常以身爲燈臺。心爲燈盞。信爲燈炷。增諸戒行。以爲添油。智慧明達。喻如燈光。常然如是。覺燈。炤破一切無明癡暗。能以此法。轉相開悟。即是一燈。然百千燈。以燈續明。終無盡故。故號長明。過去有佛。名曰然燈。義亦如是。愚癡衆生。不會如來方便之說。專行虛妄。執着有爲。遂然世間蘇油之燈。以炤空室。乃稱依教。豈不謬乎。所以者何。佛放眉間一毫之光。尙照十萬八千世界。若身光盡現。則普照十方。豈假如是世俗之燈。以爲利益。審察斯理。應不然乎。又六時行道者。所謂六根之中。於一切時。常行佛道。佛者覺也。即時修諸覺行。調伏六根。六情清淨。長時不捨。名爲六時行道塔者。身心也。常令覺慧。巡遶身心。念念不停。名爲遶塔。過去諸聖曾行此道。得涅槃樂。今時世人。求解脫者。不會斯理。何名行道。竊見今時鈍根之輩。曾不內行。唯執外求。將質礙身。遶世間塔。日夜走驟。徒自疲勞。而於真性。一無利益。迷愚之輩。甚誠可感歎。又持齋者。當須會意。不達其理。徒施虛功。齋者。齊也。所謂勤治身心。不令散亂。持者。護也。所謂於諸戒行。如法護持。必須禁六情。制三毒。勤修覺察。清淨身心。了如是義。可名爲齋。又持齋者。食有五種。一者法喜食。所謂依如來正法。歡喜奉行二者。禪悅食。所謂內外澄寂。身心悅樂三者。念食。所謂常念諸佛。心口相應。四者。願食。所謂行住坐臥。常行善願。五者。解脫食。所謂心常清淨。不染世塵。持五淨食者。名爲齋食。若復有人。不食如是五種淨食。自言持齋。無有是處。又有斷食。言斷食者。斷無明惡業之食。若輒觸者。名爲破齋。齋若有破。云何獲福。世有迷愚。不悟斯理。身心放逸。造諸惡業。貪恣欲情。不生慙愧。唯斷外食。自爲持齋。何異癡兒。見爛壞死屍。稱言有命。必無

是處。又禮拜者常如法也。必須理體內明。事相外變。理不可捨。事有行藏。會如是義。乃名依法。夫禮者敬也。拜者伏也。所謂恭敬真性。屈伏無明。名爲禮拜。以恭敬故。不敢毀傷。以屈伏故。無令縱逸。若能惡情永滅。善念恒存。雖不現相。常爲禮拜。其相者。則身相也。欲爲令諸世俗表謙下心。故須屈伏外身。現恭敬相。用之則現。捨之則藏。舉外明內。性相應也。若復不行理法。唯執外相。內則迷故。縱於貪嗔癡常爲惡業。外則空顯身相。何名禮拜。無慙於聖故。誑凡。不免輪墮。豈成功德。旣無所得。云何求道。

又問曰。如溫室經說。洗浴衆僧。得福無量。此則憑何事法。功德始成。若唯觀心。可相應不。答曰。洗浴衆僧者。非說世間有爲事也。世尊當爾爲諸弟子說溫室經。欲令受持洗浴之法。是故假諸世事。譬喻真宗。隱說七事供養功德。其七事者。一者淨水。二者燃火。三者澡豆。四者楊枝。五者淨灰。六者酥膏。七者內衣。舉此七事。喻於七法。一切衆生。用此七法。沐浴莊嚴。能除三毒。無明垢穢。其七法者。一者法戒。洗溫僭非。猶如淨水。去諸塵垢。二者智慧。觀察內外。猶如燃火。能溫淨水。三者分別。揀棄諸惡。猶如澡豆。能淨垢膩。四者真實。斷諸妄語。猶如楊枝。能消口氣。五者正信。決意無慮。猶如淨灰。摩身能辟諸風。六者調息。柔軟伏諸剛強。猶如酥膏。通潤皮膚。七者慚愧。悔諸惡業。猶如內衣。遮蔽醜形。以上七事。並是經中秘密之藏。如來當爾爲諸大乘利根者說。非爲小乘智淺下劣者。凡夫所說。以今人無能悟解。其溫室者。則身是也。所以然智慧火。溫淨戒湯。沐浴身中。真如佛性。受持七法。以自莊嚴。當爾比丘聰明利智。皆悟聖意。如說修行。功德成就。俱登聖果。今時衆生。愚癡鈍根。莫測斯事。將世間水。洗質碍身。自言依教。豈非謬。

也。且眞如佛性。非是凡形煩惱塵垢。本來無相。豈可將有碍水。洗無明身。事不相應。云何悟道。若言碍身。得清淨者。常觀此身。本因貪欲。不淨所生。臭穢駢闐。內外充塞。若洗此身。求於淨者。猶如洗泥。終無得淨。如此驗之。明知外洗。非佛說也。

又問曰。經所說言。志心念佛。必得往生西方淨土。以此妙門。則應成佛。如何觀心。求於解脫。答曰。夫念佛者。當修正念。了義爲正。不了義爲邪。正念。必得西方。邪念。云何達彼佛者。覺也。所謂覺察身心。勿令起惡念者。憶也。所謂憶持戒行。不忘精勤。了如是義名爲正念。故知念在於心。不在言也。因鑒求魚。得魚忘筌。因言得意。得意忘言。旣稱念佛之名。須行念佛之體。若念無實體。口誦空名。徒自虛功。有何成益。且如誦之與念。名義懸殊。在口曰誦。在心曰念。故知念從心起。名爲覺行之門。誦在口中。即是音聲之相。執相求福。終無是乎。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又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以此觀之。乃知事相。非眞正也。故知過去諸聖。所修功德。皆非外說。唯只論心。心是衆聖之源。心爲萬惡之主。涅槃常樂。由自心生。三界輪廻。亦從心起。心爲出世之門戶。心是解脫之關津。知門戶者。豈慮難成。識關津者。何憂不達。竊見今時淺識。唯知立相爲功。廣費財寶。多傷水陸。妄營像塔。虛役人功。積木壘泥。塗青畫綠。傾心盡力。損己迷他。未解慙愧。何曾覺悟。見有爲則勤勤愛着。說無相。即兀兀如迷。且貪世上之小樂。不覺當來之大苦。此之修學。徒自疲勞。背正歸邪。誑言獲福。但能攝心內照。覺觀常明。絕三毒心。永使消亡。閉六賊門。不令侵擾。自恒沙功德。種種莊嚴。無量法門。一一成就。超九證聖。目擊非遙。悟在須臾。何煩皓首。眞門幽秘。寧可具陳。畧說觀心。詳

其小分

菩提達摩四行論

第一八道修行綱要門

若夫八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是理八。二是行八。理八者。謂藉教悟宗。深信舍生。同一異性。但爲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也捨妄歸真。凝心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即與理冥扶。無有分別。寂然無爲。名之理八。行八者。所謂四行。其餘諸行。悉入此行中。何等爲四。一者。報怨行。二者。隨緣行。三者。無所求行。四者。稱法行。云何第一報怨行者。修道行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從末。流浪諸有。起多怨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宿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忍受。都無怨懺。經云。逢苦不憂也。何以故。以識達故。此心生時。與理相應。體怨進道。是故說言報怨行。第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並緣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譽等事。是我過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順於道。是故說言隨緣行。第三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處處貪着。名之爲求智者。悟真理。將俗反心。安心無爲。形隨運轉。萬有斯空。無所願樂。功德黑闇。常相隨逐。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故。於諸有息想無求。云。經有求皆苦。無求乃樂也。判知無求。眞爲道行。第四稱法行者。性淨之理。目之爲法。

此理衆相斯空。無染無着。無此無彼。經云。法無衆生。離衆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慳貪。於身命財。行檀捨施。心無慳惜。達解三空。不倚不着。但爲去垢。攝化衆生。而不取相。此爲自利復能利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檀施旣爾。餘五亦然。爲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爲稱法行。

第一論主意樂差別門

吾恒仰慕前哲。廣修諸行。常欽淨土。渴仰遺風。得逢釋伽。訂大乘者。巨億得四果者。無貲。實謂天堂。別國。地獄。他方。得道。獲果。形殊體異。披經求福。潔淨行。因芬芳擾擾。隨心作業。向沙多載。未還有息。始復端居。幽寂定境。心王。但妄想。久修。隨情見相。其中化變。畧欲難窮。未及漏。豎法性。粗鍊真如。始知方寸之內。無所不有。明珠朗徹。玄達深趣。上至諸佛。下及蠢動。莫非妄想。別名隨心指計。故寫幽懷。聊顯八道方便。偈等用簡。有緣同悟之徒。有暇披攬。坐禪終須見本性會也。

第二相平等無別門

融心令使淨。若其片起。即便生滅於中。憶想造邪命。覓法計業。不亡展轉增垢。心難究竟。智者暫聞八字。即悟理。始知六年徒苦行。世間擾擾。盡是魔民。徒自喧喧空闢諍。虛妄作解。化衆生。口談藥方。不除疾寂寂。從來本無相。何有善惡及邪正。言生生者。本不生。言滅滅者。亦不滅。動即不動。定即非定。影由形起。響藉聲來。捺影勞形。不知形之是。

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之是響根。獨除煩惱而求涅槃者。喻如去形而覓影。捨離衆生而求佛者。喻如默聲而尋響。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處。強爲立名。因其名。即是非。生矣。無理處。強爲作理。因其理。即諍論興焉。幻化非眞。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有何無。當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談。聊申此句。詎論玄旨。

第四談論空無破執門

諸佛說空法。爲破諸見故。而復着於空。諸佛所不化。生時唯空生。滅時唯空滅。實無一法生。實無一法滅。一切法爲貪欲而起。貪欲無內無外。亦不在中間。分別是空法。凡夫爲所燒。邪正無內無外。亦不在諸方。分別是空法。凡夫爲所燒。一切法亦如是。

第五絕像離說懸虛門

法身無形故。不見以見之。法無音聲故。不聞以聞之。般若無知故。不知以知之。若以見爲見。即有所不見。若以無見爲見。即無所不見。若以聞爲聞。即有所不聞。若以無聞爲聞。即無所不聞。若以知爲知。即有所不知。若以無知爲知。即無所不知。不能自知。非有知對物而知。非無知。若以得爲得。即有所不得。若以無得爲得。即無所不得。若以是爲是。則有所不是。若以無是爲是。則無所不是。一智慧門。八百千智慧門。

第六示諭觀察形色門

見柱作柱解。是見柱相作柱解。觀心是柱。是柱相法。無柱。柱相。是故。見柱。即得柱法。見

一切形色亦如是

第七反詰難問現理門

有人言一切聲不有難汝曰汝見有不不有於有々於不有亦是汝有有人言一切法不生難汝曰汝見生不生於生生於不生亦是汝生復言我一切無心難汝曰汝見心不不心於心心於無心亦是汝心三藏法師言於不解時人逐法解時法逐人解則識攝色迷則色攝識也不因色生識是名不見色不求於求々於無求亦是汝求不取於取取於無取亦是汝取

第八開示三界別相門

心有所須名爲欲界心不自心由色生心名爲色界色不自色由心故色心色無色名爲無色界

第九問答現說三寶門

問曰何名爲佛心答曰心無異相名作真如心不可改名爲法性心無所屬名爲解脫心性無碍名爲菩提心性寂滅名爲涅槃問曰何名爲如來答曰解如法應物故名爲如來問曰何名爲佛答曰如法覺覺無所覺故名爲佛問曰何名爲法答曰心如法不生心如法不滅故名爲法問曰何名爲僧答曰如法和合故名爲僧

第十定慧分釋各別門

問曰何名爲空定。答曰看法住空故。名爲空定。問曰云何住法。答曰不住於住。不住不住。住於不住。如法住故。名爲住法。

第十一諸法假相無體門

問曰云何即男非男。即女非女。答曰依法推求。男女相不可得。何以得知。即色非男。若色是男相。一切草木亦應是男。其女人亦如是。惑人不解妄想見之。此是幻化男。幻化女。畢竟無實。諸法無行經云。知諸法如幻化。速成人中上也。

第十二妄想建立如幻門

問曰訂有餘涅槃得羅漢果者。此是覺不。答曰此是夢訂。問曰行六波羅密。十地萬行。滿足覺一切法不生不滅。非覺非知。無心無知。無解無爲。此是覺不。答曰此亦是夢。問曰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菩提樹下道成正覺。能度衆生。乃至入於涅槃。豈非是覺。答曰此亦是夢。問曰三世諸佛平等教化衆生。得道者如恆沙。此可非是覺。答曰此亦是夢。但有心分別計校。自心現量者。皆悉是夢。覺時無夢。夢時無覺。此心識妄想夢裏智慧。無能覺所覺。若如法覺。真實覺時。都不自覺。畢竟無有覺。三世諸佛正覺者。並是衆生憶想分別。以是故名爲夢。若識心寂滅。無一念動念處。是名正覺。齊有心識不滅。

者。已來皆是夢

第十三智斷疑惑分齊門

問修道斷惑。用何心智。答曰。用方便心智。問曰。云何方便心智。答曰。觀惑。知惑。本無起處。以此方便。得斷疑惑。故言心智。問曰。如法心。斷何疑惑。答曰。斷凡夫外道聲聞緣覺菩薩等解惑疑惑。

第十四眞俗二諦差別門

問曰。云何名二諦。答曰。比如陽炎。惑者見陽炎。作水解者。實非水也。此法無是陽炎。是水。談二諦之義。亦復如是。凡夫見第一義諦。爲世諦。聖人見世諦。爲第一義諦。故經云。諸佛說法。常依二諦者。第一義諦。即是世諦。世諦。即是第一義諦。第一義諦。即是空也。若見有相。即須併當卻。有我有心。有生有滅。亦即併當卻。問曰。云何併當卻。答曰。若依法者。即失諦視。不見一箇物。故老經云。建德若偷也。

第十五五種心識分異門

問曰。貪欲名何物心。答曰。凡夫心。問曰。法作無生。是何物心。答曰。聲聞心。問曰。解法無自性。是何物心。答曰。緣覺心。問曰。不作解。不作惑。是何物心。答曰。菩薩心。問曰。不覺不知。是何物心。即不答。曰。所以不答者。法不可答。法無心。故答。即有心。法無言說。答。即有

言說法無有解。答即有解。法無知見。答即有知見。法無彼此。答即有彼此。如此心言俱着。心非色故。不屬色。心非非色故。不屬非色。心無所屬。即是解脫。若犯禁戒時。忙怕。但知怕心。不可得。亦得解脫。亦知生天。不可得。雖知空。空亦不可得。雖知不可得。不可得。故不可得。

第十六遺除病執正心門

心若有所貴。必有所賤。心若有所是。必有所非。是心若善。一箇物。一切物。即不善。心若親。一箇物。一切物。作怨家。心不住色。不住非色。心不住住。亦不住不住。心若有所住。即不免繩索。心若有所作處。即是被縛。心若重法。法留得。心若尊一箇法。心必有所卑。若取經論意時。會不貴解處。但心使有所解處。即心有所屬。心有所屬。即是繫縛。經云。非下中上法。得涅槃也。

第十七離念消融差別門

時

心雖即惑八。而不作無惑解。解心若起時。即依法看起處。心若起分別。即依法看分別處。若貪若嗔。若顛倒。即依法看起處。若不見起處。即是修道。若對物。不分別。亦是修道。但使有心起處。即檢校。依法併當卻。

第十八卽心現示義理門

問曰。修道得道。有遲疾不。答曰。遲疾。校百千萬劫。卽心是者。疾發。心行行者。遲利。根人

知即心是道。鈍根人處處求道。不知是道處。又不知即心。自是阿耨菩提。問云何疾得道。答曰。心是道體。故疾得道。行者自知惑起時。卽依法看使盡。

第十九比喩合當現法門

問云何心是道體。答曰。心如木石。比如有人。以自手。畫作龍虎。自見之。還自恐怕。惑人亦如是。心識筆子。畫作刀山劍樹。還以心識畏之。若能無畏。妄想悉除。又意識筆子。分別畫作色聲香味觸。還自見之。起貪瞋癡。或見或捨。還以心意識分別。起種種業。若能知心識從本以來。空寂不見處所。卽是修道。或以自心分別。畫作虎狼獅子毒龍惡鬼。五道將軍閻羅王牛頭阿婆等。以自心分別屬之。卽受諸苦惱。但使心所分別者。皆是色。若悟心本以來空寂。知心非色。卽不屬色。心非是色。自心化作。但知不實。卽得解脫。

第二十道心增長引導門

今若依法。佛法僧行道時。不得有善惡好醜因果。是非持戒破戒等見。若人作如是計校者。皆是迷惑。自心現量。不知境界。從自心起。若知一切法。不有。亦如是。自心現量者。皆是惑心。作是作非。若人謂佛智慧勝。亦是自心現量。自心化作。有自心。化作無。還被惑。經云。若依法。佛修道。不作化衆生。亦不作實衆生也。是故法界平等。無有得失。若依法。佛修道。不求涅槃。何以故。法是涅槃故。云何以涅槃。求涅槃。亦不求法。心是法界故。云何以法界。求法界。若欲正心時。不畏一切法。不求一切法。若用法。佛修道者。心如木。

石頭宴宴不覺不知。不分別一切。騰騰如似癡人。何以故。法無覺知故。法能施我無畏故。是大安隱處。比如有入犯死罪。必合斬首。值王放赦。即免死憂。衆生亦如是。造作十惡五逆。必墮地獄。法王廣大。放赦滅赦。即免一切罪。若人與王善友。因行在他處。殺他男女。爲他所執。便欲報怨。是人忙怕無賴。忽見大王。即得解脫。若人破戒犯殺姪盜。畏墮地獄。自見己之法王。即得解脫。修道法。依文字中得解者。氣力弱。若從事上得解者。氣力壯。從事中見法者。即處處不失念。從文字中得解者。逢事眼即闇。經論中談事。與法疎也。雖口談事。耳聞事。不知身心自經事。若即事即法者。深。世人不可測。修道人數被賊盜物奪剝。無愛着心。亦不懊惱。數被人罵辱打謗。亦不懊惱。若如此解者。道心漸漸壯。積年不已。自然於一切違順。都無心。是故。即事不牽者。可謂大力菩薩。

第二十一 規域內外別相門

修道心。若欲壯大。會寄心規域外。問曰。何等事。名爲規域外。答曰。不訂大小乘解。不發菩提心。乃至不願一切種智。不貴解定人。不賤着貪欲人。乃至不願佛智慧。其心自然閒靜。若人不求解。不求智慧。如是者。欲免法師禪師等惑亂。若能存心立志。不願凡聖不求解脫。復不畏生死。亦不畏地獄。無心直住。始成一箇規鈍心。若能見一切賢聖。百千劫作神通轉變。不生願樂心者。此人欲免他誑惑。又問曰。若爲生規域外。答曰。仁義禮智信者。名爲規域。大小乘基情。亦名爲規域。生死涅槃。亦名規域。若欲規域外。乃至無有凡聖名字。不可以有法。知不可以無法。知不可以智。知齊知之所解處。亦名規域。

內、不發凡夫心、不發聲聞心、不發菩薩心、乃至不發佛心、不發一切心、始名爲出規域外、若欲一切心不起、不作不起解、不起惑、始名爲出一切、世間癡人等、逢一箇胡鬼魅漢、作鬼語、即作鬼解、用爲指南、不可論、若爲得作大物用、聞有人、領百萬衆、即心動好看自家心法、爲有言說文字以不、問曰何者、名爲淳朴心、何者、名爲巧僞心、答曰文字言說、名爲巧僞、色非色等行住坐臥、施爲舉動、皆是淳朴心、乃至逢一切苦樂等事、其心不動、始名爲淳朴心、問曰何者、名爲正、何者、名爲邪、答曰無心分別、名爲正、有心解法、名爲邪、乃至不覺邪正、始名正、經云住正道者、不分別是邪是正也

第二十二心品利鈍別相門

問曰何者、名利根、何者、名鈍根、答曰不由師教、從事見法者、名爲利根、從師言教、得解者、名爲鈍根、從師言教、聞法、亦有利根鈍根、聞師言不着有、即不取不有、不着相、即不取無相、不着生、即不取無生者、此利根人、貪解取着義、是非等見、此鈍根人、解義利根人、聞道不發凡夫心、乃至賢聖心、亦不發、凡聖雙絕、此是利根人、聞道不愛財色、乃至佛菩提亦不愛、即捨亂取靜、捨愚癡取智慧、捨有爲取無爲、不能雙絕無碍、此是鈍根人、舉沒即去、越過一切凡聖境界、聞道不發貪欲心、乃至正念正思惟、亦不發、聞道不發聲聞心、乃至菩薩心、亦不發、是名利根人

第二十三盡法界無遺門

菩薩以法界爲舍宅以四無量心爲戒塲凡有所作施爲終不出法界心何以故體是法界故縱備種種云爲跳踉蹄躑悉不出法界亦不入法界若以法界入法界卽是癡人菩薩了了見法界故名法眼淨不見法有生滅住亦名法眼淨經云不滅癡愛也癡愛本不生今無可滅癡愛者就內外中間求覓不可見不可得乃至十方求之無毫釐相可得卽不須滅求解脫

第二十四無我無執如空門

問曰世間人種種學問云何不得道答曰由見已故不得道若能不見已卽得道已者我也至人所以逢苦不憂遇樂不喜者由不見已故所以不苦樂者由亡已故得至虛無已尙自亡更有何物而不亡也天下亡已者有己若能亡已時一切法本無已者橫生計校卽感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寒熱風雨一切不如意事此並妄想現由如幻化去住不由已何以故從緣起故幻化橫生拒逆不聽去住所以有煩惱由執已故卽有去住但知去住不由已者已者卽我所爲是幻化法不可留停若不逆幻化者觸物無碍若能不拒逆變化者觸事不悔問曰諸法旣空阿誰修道答曰有阿誰須修道若無阿誰卽不須修道阿誰者是亦我也若無我逢物不生是非是者是者我自是之而物非是也非非者我自非之而物非非也如風雨青黃赤白等比可知好好者我自好之而物非好也何以故如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等比諭可知

第二十五是道非道差別門

問曰經云住於非道通達佛道也。答曰行非道者不捨名不捨相通達者即名無名即相無相又云行非道者不捨貪不捨愛通達者即貪無貪即愛無愛行非道者不捨苦不捨樂即苦無苦即樂無樂名爲通達不捨生死名爲通達住非道者即生無生不取無生即我無我不取無我名爲通達佛道若能即非無非不取無非是名通達佛道以要言之即心無心名爲通達心道問曰云何達一切法答曰即物不起見名爲達即物不起心即物不起貪即物不起摠悉名爲達即色無色正爲達色即有不有名爲達有即生無生名爲達生即法無法名爲達法逢物直達此人慧眼開亦可觸物不見相異即異無異名爲達異

第二十六邪正一相同體門

問曰經云外道樂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天魔樂生死菩薩於生死而不捨也。答曰邪見同正見故不動外道樂諸見者所謂見有見無即有不有即無不無名爲不動不動者不離正不離邪即是正解時即無邪正不須離邪求正即有不有不動時見有即無不無不動時見無依法看邪正都不異故言不動亦不須捨邪八正故言於諸見而不動經云以邪相八正法又云不捨八邪八八解脫也

第二十七生死涅槃無二門

生死同涅槃故。不捨。即生無生。即死無死。不待捨生以入於無生。不待捨死以入於無死。寂滅故。即是涅槃。經云。一切衆生。本來寂滅。不復更滅。又云。一切法。皆是涅槃也。不須捨生死。始是涅槃。如人。不須捨凍凌。始是水。性自同故。生死涅槃。亦性同故。不須捨是故。菩薩。於生死。而不捨。菩薩。住不動者。住。無住。名爲住。以外道。樂諸見故。菩薩。欲令教。即見無見。不勞離見然後。無見。天魔。樂生死。菩薩。而不捨者。欲令悟。即生無生。不待捨生以入於無生。比如。不須捨水而就濕。不須捨火而就熱。水即濕。火即熱。如是生死。即是涅槃。是故。菩薩。不捨生死。而入涅槃。生死性。即是涅槃。故。不待斷生死。而入涅槃。亦如。不待斷火。而入熱性。是故。不待斷生死。而入涅槃。何以故。生死性。即是涅槃。聲聞斷生死。而入涅槃。菩薩。體知性平等。故能以大悲。同物。取用生死。義一名異。不動涅槃。亦義一名異。

第二十八大道遠近分別門

問曰。大道爲近。爲遠。答曰。如似陽炎。非近非遠。鏡中面像。亦非近非遠。虛空浪蘆針花。等亦非近非遠。若言是近。十方求之。不可得。若言是遠。了了眼前。經論云。近而不可見者。萬物之性也。若見物性者。名爲得道。物心者。是物性。無物相。卽物無物。是名物性。所謂有形相之物。皆是物。審見物性。實而不謬者。名爲見諦。亦名見法。近而不可見者。法

相也。

第二十九大道覺悟易難門

釋曰。智者。任物不任己。即無取捨。亦無違順。愚者。任己不任物。即有取捨。即有違順。若能虛寬放大。亡天下者。即是任物隨時。任物隨時。即易。違拒化物。即難。物若欲來任之。莫逆物若欲去。放去勿追。所作事過而勿悔。事時未至者。放而勿思。是行道人。若能任者。即委任天下。得失不由我。若任而不拒。從而不逆者。何處何時。而不逍遙。問曰。云何名爲大道。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願開而示。答曰。此言實爾。高臥放任。不作一箇物。名爲行道。不見一箇物。名爲見道。不知一箇物。名爲知道。不修一箇物。名爲修道。不行一箇物。名爲行道。若如是者。名爲行道。亦名易知。亦名易行。問曰。老經云。慎終如始。必無敗事也。此云何。答曰。此是懷信義之人。一發心時。永無退沒。無有古無有今。名爲有古有今。初發心。是今。於今。望是古今心。是古。於古。望是今。若遺大心。有始有終者。名爲信佛法。人古今不改者。名爲實。虛妄誑詐者。名爲迷華。

第三十上士無障無碍門

問曰。云何是菩薩行。答曰。非賢聖行。非凡夫行。是菩薩行。若學菩薩時。不取世法。不捨世法。若能即心識。入道者。凡夫聲聞。無能測量。所謂一切事處。一切色處。一切諸惡業處。菩薩用之。皆作佛事。皆作涅槃。皆是大道。即是一切處。無處不處。即是法處。即是道。

處、菩薩觀一切處、即是法處、菩薩不捨一切處、不取一切處、菩薩不簡擇一切處、皆能作佛事、卽生死、作佛事、卽惑、作佛心。

第三十一正見邪見別體門

問曰諸法、無法云何作佛事、答曰卽作處、非作處無作法、卽善處、不善處、見佛、問曰云何見佛、答曰卽貪、不見貪相、見貪法、不見苦相、見苦法、不見夢相、見夢法、是名一切處見佛、若見相時、卽一切處見鬼。

第三十二法界菩提差別門

問曰法界體性、在何處、答曰一切處皆是法界處、問曰法界體性中、有持戒破戒不、答曰法界體性中、無有凡聖、天堂地獄亦無是非苦樂等、常如虛空、問曰云何處是菩提處、答曰行處是菩提處、見法處是菩提處、坐處是菩提處、見法處、立處是菩提處、舉足下足一切、皆是菩提處。

第三十三開示甚深境界門

名

問曰云何諸佛境界、願爲說之、答曰法、非有非無、不取非有非無、如此解者、名爲佛境界、若心如木石、不可以有智、知、不可以無智、知、佛心、不可以有心、知法身、不可以像、見齊知之所解者、是妄想分別、從爾作種種解者、皆是自心計校、自心妄想、諸佛智慧、不

可說示人。亦不可藏隱。亦不可以禪定。測量。絕解。絕知。名爲諸佛境界。亦不可度量。是名佛心。若能信佛心如是者。亦卽滅無量恆沙煩惱。若能存心。念念佛慧者。此人道心日日壯大。

第三十四諸法不動寂靜門

問云何名如來慧日。潛沒於有地。答曰非有見有。慧日沒於有地。無相見相。亦然。問曰云何名不動相。答曰不得於有。有無有可動。不得於無。無無有可動。卽心無心。心無有可動。卽相無相。相無有可動。故名不動相。若作如是訂者。是名自誑惑。上來未解解時。無法可解。

第三十五諸法因緣無生門

問現見有生滅。云何言無生滅。答曰從緣生者。不名爲生。從緣生故。從緣滅者。不能自滅。從緣滅故。問曰云何從緣生。不名爲生。答曰從緣生。不從彼生。亦不自生。亦不共生。亦不無因生。又無生法。復無生者。亦無生處。是故知不生。所見生者。幻生非生。幻滅非滅。

第三十六諸法因緣假有門

問曰凡夫何故墮惡道。答曰由有我故。癡故。導言我飲酒。智者言。爾無酒時。何不飲無

酒癡者能導我飲無酒智者云。爾我何處在癡人。亦言我作罪智者言。汝罪似何物者。此皆是緣生。無自性。生時既知無我。誰作誰受。經云。凡夫強分別我貪我瞋我恚。如是愚癡人。即墮三惡道也。經云。罪性非內非外。非兩中間者。此明罪無處所也。無處所知者。即是寂滅處。人墮地獄者。由心計我。憶想分別。謂我作惡。亦我受。我作善。亦我受。此是惡業。從本以來。無橫憶想分別。謂爲是有。此是惡業。問曰。誰能度我。答曰。法能度我。何以得知。取相故。墮地獄。觀法故。得解脫。若見相。憶想分別。即受灌湯。爐灰。牛頭。阿婆等事。即現見生死相。若見法界涅槃性。無憶想分別。即是法界性。

第三十七心性廣大無碍門

問曰。云何法界體。答曰。心體是法界。此法界無體。亦無畔。齊廣大如虛空。不可見。是名法界體。

第三十八有知無知差別門

問曰。云何知法。答曰。法名無覺無知。心若無覺無知。此人知法。法名不識不見。心若不識不見。名爲見法。不覺一切法。名爲知法。不得一切法。名爲得法。不見一切法。名爲見法。不分別一切法。名爲分別法。問曰。法名無見。云何無碍知見。答曰。無知。是無碍知。無見。是無碍見。

第三十九明覺不覺差別門

問曰法名無覺佛名覺者云何答曰法名不覺佛名覺者以覺爲覺與法同覺是名佛覺若慙看心相見法相慙看心處是寂滅處是無住處是解脫處是虛空處是菩提處心處者無處處是法界處道場處法門處智慧處禪定處無碍處若作如此解者是墮坑落塹人

第四十建立波羅密多門

問曰六波羅密能生一切智耶答曰波羅密者無自無他誰受誰得衆生之類共業果報無有分別福之與相經云難勝如來及會中最下乞人等於大悲具足法施也是故名爲檀波羅密無事無因無有樂厭客體性如如究竟無非其誰求是是非不起即戎體清淨名爲尸波羅密心無內外彼此焉寄音聲之性無所染着平等如虛空名爲羼提波羅密離諸限量究竟開發不住諸相名爲毗梨耶波羅密三世無相刹那無住處事法不居靜亂性如如名爲禪波羅密涅槃真如體不可見不起戲論離心意識不住方便名爲如如無可用用而非用經云有慧方便解也是故名爲般若波羅密

第四十一心性遠離結縛門

問曰云何名爲解脫心答曰心非色故不屬色心非非色故不屬色心雖照色不屬色

心雖照非色，不屬非色。心非色相可期，心雖非色，非是空心。非色心，不同太虛。菩薩了了照空，不空。小乘雖照空，不照不空，聲聞雖得空，不得不空。

第四十二 無生離邊門

問曰：云何名爲一切法？非有非無。答曰：心體無體，是法體。心非色故，非有用而不窮。故非無，復次用而常空故，非有空而常用故，非無體。既無自故，非有從緣起故，非無。凡夫住有小乘，住無菩薩，不住有無，是自心計妄想。色非色，不染色。色非非色，不染非色。復次不見見，不見不見，是名見法。不知知，不知不知，是名知法。作如是解者，亦名妄想。

第四十三 心德自在無碍門

即心無心，心無心心，無心心故，名爲法心。今時行者，以此法破一切惑，心如虛空，不可破壞。故名爲金剛心。心不住住，不住不住，不住不住，故名爲般若心。心性廣大，運用無方，故名爲摩訶衍心。心體開通，無障無碍，故名爲菩提心。心無涯畔，亦無方所，心無相，故非有邊用而不廢，故非無邊。非有際，非無際，故名爲實際心。心無異，無不異，即心無體，不異而無不體，非不異，無異不異，故名爲真如心。即心無變，名爲異。隨物而變，名爲無異。亦名真如心。心非內外中間，亦不在諸方。心無住處，是法住處。法界住處，亦名法界心。心性非有非無，古今不改，故名爲法性心。心無生無滅，故名爲涅槃心。若作如此解者，是妄想心顛倒，不了自心現境界，名爲波浪心。

第四十四隨心諸法有無門

問曰云何自心現答曰見一切法有有自不有自心計作有見一切法無無自不無自心計作無乃至一切法亦復如是並自心計作有貪自心計作無貪貪似何物作貪解此皆自心起見故自心計無處所是名妄想自謂出一切外道計見亦是妄想自謂無念無分別亦是妄想行時法行非我行非我不行坐時法坐非我坐非我不坐作此解者亦是妄想上來文相應知也

最上乘論

五祖弘忍大師說

凡趣聖道悟解真宗修心要論若其不護淨者一切行無由取見願善知識如有寫者用心無令脫錯恐誤後人

夫修道之本體須識當身心本來清淨不生不滅無有分別自性圓滿清淨之心此是本師乃勝念十方諸佛

問曰何知自心本來清淨答曰十地經云衆生身中有金剛佛性猶如日輪體明圓滿廣大無邊只爲五陰黑雲之所覆如瓶內燈光不能照輝譬如世間雲霧八方俱起天下陰闇日豈爛也何故無光光元不壞只爲雲霧所覆一切衆生清淨之心亦復如是只爲攀緣妄念煩惱諸見黑雲所覆但能凝然守心妄念不生涅槃法自然顯現故知自心本來清淨

問曰何知自心。本來不生不滅。答曰維摩經云如無有生。如無有滅。如者真如佛性。自性清淨。清淨者心之原也。真如本有不從緣生。又云一切衆生皆如也。衆賢聖亦如也。一切衆生者即我等是也。衆賢聖者即諸佛是也。名相雖別。身中真如法性並同。不生不滅。故言皆如也。故知自心本來不生不滅。

問曰何名自心。爲本師。答曰此真心者。自然而有不從外來。不繫束修。於三世中。所有至親。莫過自守於心。若識心者。守之則到彼岸。迷心者。棄之則墮三塗。故知三世諸佛。以自心爲本師。故論云了然守心則妄念不起。則是無生。故知心是本師。

問曰何名自心。勝念彼佛。答曰常念彼佛。不免生。死守我本心。則到彼岸。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故云守本真心。勝念他佛。又云勝者只是約行勸人之語。其實究竟果體平等無二。

問曰衆生與佛真體既同。何故諸佛不生不滅。受無量快樂。自在無碍。我等衆生。墮生死中。受種種苦耶。答曰十方諸佛。悟達法性。皆自然照燎於心源。妄想不生。正念不失。我所心滅。故得不受生死。不生死故。卽畢究竟寂滅。故知萬樂自歸。一切衆生。迷於真性。不識心本。種種妄緣。不修正念。故卽憎愛心起。以憎愛故。則心器破漏。心器破漏。故卽有生死。有生死故。則諸苦自現。心王經云真如佛性。沒在知見六識海中。沉淪生死。不得解脫。努力。曾是守本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滅。自然與佛平等無二。

問曰真如法性。同一無二。迷應俱迷。悟應俱悟。何故佛覺性。衆生昏迷。因何故。然答曰自此己上。入不思議分。非凡所及。識心故。悟失性故。迷緣合卽合。說不可定。但信真諦。

守自本心。故維摩經云。無自性。無他性。法本無生。今即無滅。此悟即離二邊。入無分別智。若解此義。但於行。知法要。守心第一。此守心者。乃是涅槃之根本。入道之要門。十二部經之宗。三世諸佛之祖。

問曰。何知守本真心。是涅槃之根本。答曰。涅槃者。體是寂滅。無爲安樂。我心。既是真心。妄想則斷。妄想斷故。則具正念。正念。具故。寂照智生。寂照智生。故窮達法性。窮達法性。故。則得涅槃。故知守本真心。是涅槃之根本。

問曰。何知守本真心。是入道之要門。答曰。乃至舉一手爪。畫佛形像。或造恒沙功德者。只是佛。爲教導無智慧衆生。作當來勝報之業。及見佛之因。若願自早成佛者。會是守本真心。三世諸佛。無量無邊。若有一人。不守真心。得成佛者。無有是處。故經云。制心一處。無事不辦。故知守本真心。是入道之要門也。

問曰。何知守本真心。是十二部經之宗。答曰。如來。於一切經中。說一切罪福。一切因緣果報。或引一切山河大地草木等種種雜物。起無量無邊譬喻。或現無量神通。種種變化者。只是佛。爲教導無智慧衆生。有種種欲心。心行萬差。是故如來。隨其心門。引入一乘。我既體知衆生佛性。本來清淨。如雪底日。但了然守本真心。妄念雲盡。慧日即現。何須更多學知見。取生死苦。一切義理。及三世之事。譬如磨鏡。塵盡明。自然現。則今於無明心中。學得者。終是不堪。若能了然不失正念。無爲心中。學得者。此是真學。雖言真學。竟無所學。何以故。我及涅槃。二皆空故。更無二無一故。無所學。法性。雖空。要須了然。守本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滅故。涅槃經云。知佛不說法者。是名具足多聞。故知守本真

心是十二部經之宗也

問曰何知守本真心是三世諸佛之祖答曰三世諸佛皆從心性中生先守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滅後得成佛故知守本真心是三世諸佛之祖也上來四種問答若欲廣說何窮吾今望得汝自識本心是佛是故慇懃勸汝千經萬論莫過守本真心是要也吾今努力按法華經示汝大車寶藏明珠妙藥等物汝自不取不服窮苦奈何會是妄念不生我所心滅一切功德自然圓滿不假外求歸生死苦於一切處正念察心莫愛現在樂種未來苦自誑誑他不脫生死努力努力今雖無常共作當來成佛之因莫使三世虛度枉喪功夫經云常處地獄如遊園觀在餘惡道如已舍宅我等衆生今現如此不覺不知驚怖煞人了無出心若哉苦哉若有初心學坐禪者依觀無量壽經端坐正念閉目合口心前平視隨意近遠作一心想守本真心念念莫住即善調氣息莫使乍麤乍細則令人成病苦夜坐禪時或見一切善惡境界或入青黃赤白等諸三昧或見身出大光明或見如來身相或見種種變化但知攝心莫着並皆是空妄想而見也經云十方國土皆如虛空三界虛幻唯是一心作若不得定不見一切境界者亦不須恠但於行住坐臥中常了然守本真心會是妄念不生我所心滅一切萬法不出自心所以諸佛廣說如許多言教譬喻者只爲衆生行行不同遂使教門差別其實八萬四千法門三乘八道位體七十二賢行宗莫過自心是本也若能自識本心念念磨鍊莫住者即自見佛性也於念念中常供養十方恒沙諸佛十二部經念念常轉若了此心源者一切心義自現一切願具足一切行滿一切皆辦不受後有會是妄念不生我所心滅

捨此身已。定得無生。不可思議。努力莫造次。如此真實。不妄語。難可得聞。聞而能行者。恒沙衆中。莫過有一。行而能到者。億又劫中。希有一人。好好自安。自靜。善調諸根。就視心源。恒令照燎清淨。勿令無記心生。

問曰。何名無記心。答曰。諸攝心人。爲緣外境。麤心小息。內鍊真心。心未清淨時。於行住坐臥中。恒微意看心。猶未能了。了清淨。獨照心源。是名無記心也。亦是漏心。猶不免生死大病。况復摠不守真心者。是人沉沒生死苦海。何日得出。可憐努力努力。經云。衆生若情誠。不內發者。於三世縱值恒沙諸佛。無所能爲。經云。衆生識心自度。佛不能度。衆生若佛。能度衆生者。過去諸佛。恒沙無量。何故我等不度佛也。只是情誠不自內發。是故沉沒苦海。努力努力。勤求本心。勿令妄漏過去。不知已過。未來亦不及。今身現在。有遇得聞妙法。分明相勸。決解此語。了知守心。是第一道。不肯發至誠心。求願成佛。受無量自在快樂。乃始轟轟隨俗。貪求名利。當來墮大地獄中。受種種苦惱。將何所及。奈何奈何。努力努力。但能着破衣。殮羸殮。了然守本真心。佯癡不解語。最省氣力。而能有功。是大精進人也。世間迷人。不解此理。於無明心中。多涉艱辛。廣修相善。望得解脫。乃歸生死苦了。然不失正念。而度衆生者。是大力菩薩。分明語汝等。守心第一。若不勤學者。甚癡人也。不肯現在一生忍。若欲得當來萬劫受殃。聽汝更不知何囑。八風吹不動者。真是珍寶山也。若知果體者。但對於萬境。起恒沙作用。巧辯若流。應病與藥。而能妄念不生。我所心滅者。真是出世丈夫。如來在日。歎何可盡。吾說此言者。至心勸汝。不生妄念。我所心滅。則是出世之士。

問曰云何是我所心。答曰爲有小許勝他之心。自念我能如此者。是我所心。涅槃中病。故涅槃經曰。譬如虛空。能容萬物。而此虛空。不自念言。我能含容。如是此喻。我所心滅。趣金剛三昧。

問曰諸行人。求真常寂滅者。只樂世間無常羸善。不樂第一義諦。真常妙善。其理未見。只欲發心緣義。遂思覺心起。則是漏心。只欲亡心。則是無明昏住。又不當理。只欲不止。心不緣義。即惡取空。雖受人身。行畜生行。爾時無有定慧方便。而不能解了。明見佛性。只是行人沉沒之處。若爲超得。到無餘涅槃。願示真心。答曰。會是信心。具足志願。成就緩緩靜心。更重教汝。好自閑靜身心。一切無所攀緣。端坐正念。善調氣息。懲其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好好如如。穩看看熟。則了然。此心識流動。猶如水流。陽焰。晡晡不住。既見此識時。唯是不內。不外。緩緩如如。穩看看熟。則返覆銷融。虛凝湛住。其此流動之識。颯然自滅。滅此識者。乃是滅十地菩薩衆中障惑。此識滅已。其心即虛。凝寂淡泊。皎潔泰然。吾更不能說其形狀。汝若欲得者。取涅槃經第三卷中。金剛身品。及維摩經第三卷。見阿閼佛品。緩緩尋思。細心搜檢。熟看。若此經熟實得。能於行住坐臥。及對五欲八風。不失此心者。是人梵行。已立所作。已辨究竟。不受生死之身。五欲者。色聲香味觸。八風者。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是行人磨鍊佛性處。甚莫怪。今身不得自在。經云。世間無佛住處。菩薩不得現用。要脫此報身。衆生過去。根有利鈍。不可判上者。一念間。下者。無量劫。若有力時。隨衆生性。起菩薩善根。自利利他。莊嚴佛土。要須了四依。乃窮實相。若依文執。則失真宗。諸比丘等。汝學他出家修道。此時出家。出生死枷。是名出家。正

念具足。修道得成。乃至解身支節。臨命終時。不失正念。即得成佛。弟子上來集此論者。直以信心。依文取義。作如是說。實非了了證知。若乖聖理者。願懺悔除滅。若當聖道者。廻施衆生。願皆識本心。一時成佛。聞者努力。當來成佛。願在前度我門徒。

問曰。此論從首至末。皆顯自心。是道。未知果行二門。是何門攝。答曰。此論顯一乘爲宗。然其至意。導迷趣解。自免生死。乃能度人。直言自利。不說利他。約行門攝。若有人依文行者。即在前成佛。若我誑汝。當來墮十八地獄。指天地爲誓。若不信我。世世被虎狼所食。

宛陵錄

黃蘗斷際禪師說

裴相公問師曰。山中四五百人。幾人得和尚法。師云。得者莫測其數。何故。道在心悟。豈在言說。言說祇是化童蒙耳。

問。如何是佛。師云。卽心是佛。無心是道。但無生心動念。有無長短。彼我能所等心。心本是佛。佛本是心。心如虛空。所以云。佛眞法身。猶若虛空。不用別求。有求皆苦。設使恒沙劫。行六度萬行。得佛菩提。亦非究竟。何以故。爲屬因緣造作故。因緣若盡。還歸無常。所以云。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但識自心。無我無人。本來是佛。

問。聖人無心。卽是佛。凡夫無心。莫_力沉空寂否。師云。法無凡聖。亦無沉寂。法本不有。莫作無見。法本不無。莫作有見。有之與無。盡是情見。猶如幻翳。所以云。見聞如幻翳。知覺乃衆生。祖宗門中。祇論息機忘見。所以忘機則佛道隆。分別則魔軍熾。

問心既本來是佛，還修六度萬行否？師云：悟在於心，非關六度萬行。六度萬行，盡是化門接物度生邊事。設使菩提，真如實際，解脫法身，直至十地四果聖位，盡是度門，非關佛心。心即是佛，所以一切諸度門中，佛心第一。但無生死煩惱等心，即不用菩提等法。所以道：佛說一切法，度我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從佛至祖，並不論別事，唯論一心。亦云一乘，所以十方諦求，更無餘乘。此衆無枝葉，唯有諸貞實，所以此意難信。達磨來此土，至梁魏二國，祇有可大師一人，密信自心，言下便會。即心是佛，身心俱無，是名大道。大道本來平等，所以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心性不異，即性即心。心不異性，名之爲祖。所以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

問：佛度衆生否？師云：實無衆生。如來度者，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佛與衆生，皆不可得。云：現有三十二相，及度衆生，何得言無？師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佛與衆生，盡是汝作妄見。祇爲不識本心，謾作見解，纔作佛見，便被佛障。作衆生見，被衆生障。作凡作聖，作淨作穢等見，盡成其障。障汝心故，摠成輪轉，猶如獼猴，放一捉一。無有歇期。一等是學，直須無學。無凡無聖，無淨無垢，無大無小，無漏無爲，如是一心中，方便勤莊嚴，聽汝學得三乘十二分教，一切見解，摠須捨却。所以除去所有，唯置一牀，寢疾而臥，祇是不起諸見。無一法可得，不被法障，透脫三界凡聖境域，始得名爲出世佛。所以云：稽首如空無所依，出過外道。心既不異，法亦不異。心既無爲，法亦無爲。萬法盡由心變，所以我心空故，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盡十方空界，同一心體。心本不異，法亦不異。祇爲汝見解不同，所以差別。譬如諸天，其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

十方諸佛實無少法可得名爲阿耨菩提。祇是一心實無異相亦無光彩亦無勝負。無勝故無佛相。無負故無衆生相。云心既無相豈得全無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化度衆生耶。師云三十二相屬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八十種好屬色。若以色見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問佛性與衆生性爲同爲別。師云性無同異。若約三乘教即說有佛性。有衆生性。遂有三乘因果。卽有同異。若約佛乘及祖師相傳。卽不說如是事。唯指一心非同非異。非因非果。所以云唯此一乘道。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

問無邊身菩薩爲什麼不見如來頂相。師云實無可見。何以故。無邊身菩薩便是如來。不應更見祇教汝不作佛見。不落佛邊。不作衆生見。不落衆生邊。不作有見。不落有邊。不作無見。不落無邊。不作凡見。不落凡邊。不作聖見。不落聖邊。但無諸見卽是無邊身。若有見處卽名外道。外道者樂於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如來者卽諸法如義。所以云彌勒亦如也。衆聖賢亦如也。如卽無生。如卽無滅。如卽無見。如卽無聞。如來頂卽是圓見。亦無圓見故。不落圓邊。所以佛身無爲。不墮諸數。權以虛空爲喻。圓同太虛。無欠無餘。等閑無事。莫強辯他境。辯著便成識。所以云圓成沉識海。流轉若颺蓬。祇道我知也。學得也。契悟也。解脫也。有道理也。強處卽如意弱處卽不如意。似者箇見解。有什麼磨用處。我向汝道等閑無事。莫謾用心。不用求真。唯須息見。所以內見外見俱錯。佛道魔道俱惡。所以文殊暫起二見。貶向二鐵圍山。文殊卽實智。普賢卽權智。權實相對治。究竟亦無權實。唯是一心。心且不佛不衆生。無有異見。纔有佛見。便作衆生見。有見無見常見斷見。便成二鐵圍山。被見障故。祖師直指一切衆生。本心本體。本來是佛。不暇修。

成。不屬漸次。不是明暗。不是明故。無明。不是暗故。無暗。所以。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入我此宗門。切須在意。如此見得。名之爲法。見法故。名之爲佛。佛法俱無。名之爲僧。喚作無爲僧。亦名一體三寶。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衆求。應無所求。不著佛求。故無佛。不著法求。故無法。不著衆求。故無僧。

問和尙。見今說法。何得言無僧。亦無法。師云。汝若見有法可說。即是以音聲求我。若見有我。即是處所。法亦無法。法即是心。所以。祖師云。付此心法時。法法何曾法。無法無本心。始解心心法。實無一法可得。名坐道場。道場者。祇是不起諸見。悟法本空。喚作空如來藏。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若得此中意。逍遙何所論。

問本來無一物。無物。便是否。師云。無亦不是。菩提。無是處。亦無無知解。

云何者是佛。師云。汝心是佛。佛即是心。心佛不異。故云。即心即佛。若離於心。別更無佛。問若無心。是佛。祖師西來。如何傳授。師云。祖師西來。唯傳心佛。直指汝等心。本來是佛。心心不異。故名爲祖。若直下見此意。即頓超三乘。一切諸位。本來是佛。不假修成。云若如此。十方諸佛出世。說於何法。師云。十方諸佛出世。祇共說一心法。所以佛密付與摩訶大迦葉。此一心法。體盡虛空。徧法界。名爲諸佛理。論者箇法。豈是汝。於言句上解得他。亦不是。於一機一境上見得他。此意。唯是默契得者。一門名爲無爲法門。若欲會得。但知無心。忽悟即得。若用心擬學取。即轉遠去。若復岐路心。一切取捨心。心如木石。始有學道分。云如今現有種種妄念。何以言無。師云。妄本無體。即是汝心所起。汝若識心是佛。心本無妄。那得起心。更認於妄。汝若不生心動念。自然無妄。所以云。心生則種種

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云今正妄念起時佛在何處師云汝今覺妄起時覺正是佛可中若無妄念佛亦無何故如此爲汝起心作佛見便謂有佛可成作衆生見便謂有衆生可度起心動念揔是汝見處若無一切見佛有何處所如文殊纔起佛見便貶向二鐵圍山云今正悟時佛在何處師云問從何來覺從何起語默動靜一切聲色盡是佛事何處覓佛不可更頭上安頭著上加著但莫生異見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揔不出汝心三千世界都來是汝箇自己何處有許多般心外無法滿目青山虛空世界皎皎地無絲髮許與汝作見解所以一切聲色是佛之慧目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爲物之故有其多智終日說何曾說終日聞何曾聞所以釋迦四十九年說未曾說著一字云若如此何處是菩提師云菩提無是處佛亦不得菩提衆生亦不失菩提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求一切衆生即菩提相云如何發菩提心師云菩提無所得你今但發無所得心決定不得一法即菩提心菩提無住處是故無有得者故云我於然燈佛所無有小火可得佛即興我授記明知一切衆生本是菩提不應更得菩提你今聞發菩提心謂將一箇心學取佛去唯擬作佛任你三祇劫修亦祇得箇報化佛與你本源真性佛有何交涉故云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

問本既是佛那得更有四生六道種種形貌不同師云諸佛體圓更無增減流入六道處處皆圓萬類之中箇箇是佛譬如一團水銀分散諸處顆顆皆圓若不分時祇是一塊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種種形貌喻如屋舍捨驢屋入人屋捨人身至天身乃至聲聞緣覺菩薩佛屋皆是汝取捨處所以有別本源之性何得有別

問諸佛如何行大慈悲爲衆生說法師云佛慈悲者無緣故名大慈悲慈者不見有佛可成悲者不見有衆生可度其所說法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譬如幻士爲幻人說法者箇法若爲道我從善知識言下領得會也悟也者箇慈悲若爲汝起心動念學得他見解不是自悟本心究竟無益

問何者是精進師云身心不起是名第一牢強精進纔起心向外求者名爲歌利王愛遊獵去心不外遊即是忍辱仙人身心俱無即是佛道

問若無心行此道得否師云無心即便是行此道更說什麼得與不得且如瞥起一念便是境若無一念便是境安心自滅無復可追尋

問如何是出三界師云善惡都莫思量當處便出三界如來出世爲破三有若無一切心三界亦非有如一微塵破爲百分九十九分是無一分是有摩訶衍不能勝出百分俱無摩訶衍始能勝出

上堂云即心是佛上至諸佛下至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同一心體所以達磨從西天來唯傳一心法直指一切衆生本來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識取自心見自本性更莫別求云何識自心即如今言語者是汝心若不言語又不作用心體如虛空相似無有相貌亦無方所亦不一向是無有而不可見故祖師云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若不應緣之時不可言其有無正應之時亦無蹤跡既知如此如今但向無中棲泊即是行諸佛路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切衆生輪迴生死者意緣走作心於六道不停致使受種種苦淨名云難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制

禦其心。然後調伏。所以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故知一切諸法。皆由心造。乃至人天地獄六道修羅。盡由心造。如今但學無心。頓息諸緣。莫生妄想分別。無人無我無貪瞋。無憎愛。無勝負。但除却如許多種妄想。性自本來清淨。即是修行菩提。法佛等。若不會此意。縱使廣學勤苦修行。木食草衣。不識自心。皆名邪行。盡作天魔外道。水陸諸神。如此修行。當復何益。誌公云。本體是自心作。那得文字中求。如今但識自心。息却思惟。妄想塵勞。自然不生。淨名云。唯置一牀。寢疾而臥。心不起也。如今臥疾。攀緣都息。妄想歇滅。即是菩提。如今若心裏紛紛不定。任使學到三乘四果。十地諸位。台觀祇向。凡聖中坐。諸行盡歸無常。勢力皆有盡期。猶如箭射於空。力盡還墮。却歸生死輪迴。如斯修行。不解佛意。虛受辛苦。豈非大錯。誌公云。未逢出世明師。枉服大乘法藥。如今但一切時中行住坐臥。但學無心。亦無分別。亦無依倚。亦無住著。終日任運騰騰。如癡人相似。世人盡不識你。亦不用教人。識不識心。如頑石頭。都無縫罅。一切法透汝心不入。兀然無著。如此始有少分相應。透得三界境過。名爲佛出世。不漏心相。名爲無漏智。不作人天業。不作地獄業。不起一切心。諸緣盡不生。即此身心。是自由人。不是一向不生。祇是隨意而生。經云。菩薩自意生身。是也。忽若未曾無心。著相而作者。皆屬魔業。乃至作淨土佛事。並皆成業。乃名佛障。障汝心故。被因果管束。去住無自由分。所以菩提等法。本不是有。如來所說。皆是化人。猶如黃葉爲金錢。權止小兒啼。故實無有法名阿耨菩提。如今既會此意。何用區區。但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心裏明明。所以舊時見解。總須捨却。淨名云。除去所有法華。云二十年中。常令除糞。祇是除去心中。作見解處。又

云。獨除戲論之糞。所以如來藏。本自空寂。並不停留一法。故經云。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若言佛道。是修學而得。如此見解。全無交涉。或作一機一境。揚眉動目。祇對相當。便道契會也。得證悟禪理也。忽逢一人。不解便道。都無所知。對他若得道理。心中便歡喜。若被他折伏。不如他。便即心懷惆悵。如此心意。學禪有何交涉。任汝會得少許道理。祇得箇心所法。禪道。摠沒交涉。所以達磨面壁。都不令人有見處。故云。忘機是佛道。分別。是魔境。此性縱汝迷時。亦不失。悟時。亦不得。天真自性。本無迷悟。盡十方虛空。界元來。是我一心體。縱汝動用造作。豈離虛空。虛空本來無大無小。無漏無爲。無迷無悟。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絕纖毫的量。是無依倚。無粘綴。一道清淨。是自性無生法。忍何有擬議。眞佛無口。不解說法。眞聽無耳。其誰聞乎。珍重。

傳 心 法 要

黃檗斷際禪師說

師謂休曰。諸佛與一切衆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已來。不曾生。不曾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即乖。猶如虛空。无有邊際。不可測度。唯此一心。即是佛。佛與衆生。更无別異。但是衆生。著相外求。之轉失。使佛覓佛。將心捉心。窮劫盡形。終不能得。不知息念忘慮。佛自現前。此心即是佛。佛即是衆生。爲衆生時。此心不滅。爲諸佛時。此心不添。乃至六度萬行。河沙功德。本自具足。不假修添。遇緣卽施。緣息卽寂。若不決定。

信此是佛而欲著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與道相乖此心即是佛更無別佛亦無別心此心明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舉心動念即乖法體即爲著相無始已來無著相佛修六度萬行欲求成佛即是次第無始已來無次第佛但悟一心更無法可得此即真佛佛與衆生一心無異猶如虛空無雜無壞如大日輪照四天下日昇之時明徧天下虛空不會明日沒之時暗徧天下虛空不會暗明暗之境自相凌奪虛空之性廓然不變佛及衆生心亦如此若觀佛作清淨光明解脫之相觀衆生作垢濁暗昧生死之相作此解者歷河沙劫終不得菩提爲著相故唯此一心更無微塵許法可得即心是佛如今學道人悟此心體使於心上生心向外著佛著相修行皆是惡法非菩提道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何故無心者無一切心也如如之體內如木石不動不搖外如虛空不塞不礙無能所無方所無相貌無得失趨者不敢入此法恐落空無樓泊處故望崖而退例皆廣求知見所以求知見者如毛悟道者如角文殊當理普賢當行理者真空無礙之理行者離相無盡之行觀音當大慈勢至當大智維摩者淨名也淨者性也名者相也性相不異故號淨名諸大菩薩所表者人皆有之不離一心悟之即是今學道人向自心中悟乃於心外著相取境皆與道背恒河沙者佛說是沙諸佛菩薩釋梵諸天步履而過沙亦不喜牛羊蟲蟻踐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寶馨香沙亦不貪糞尿臭穢沙亦不惡此心即無心之心離一切相衆生諸佛更無差別但能無心便是究竟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累劫修行終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繫不得解脫然證此心有遲疾有聞法一念使得無心者有至十信十住十行十廻向

乃得無心者。有至十地。乃得無心者。長短得無心。乃住。更無可修。可證。實無所得。真實不虛。一念而得。與十地而得者。功用恰齊。更無深淺。祇是歷劫。枉受辛勤耳。造惡造善。皆是着相。着相造惡。枉受輪迴。着相造善。枉受勞苦。摠不如言下。便自認取本法。此法即心。心外無法。此心即法。法外無心。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將心無心。心却成有。默契而已。絕諸思議。故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心是本源清淨佛。人皆有之。蠢動含靈。與諸佛菩薩。一體不異。祇爲妄想分別。造種種業果。本佛上實無一物。虛通寂靜。明妙安樂而已。深自悟入。直下便是。圓滿具足。更無所欠。縱使三祇精進修行。歷諸地位。及一念證時。祇證元來自佛。向上更不添得一物。却觀歷劫功用。摠是夢中妄爲。故如來云。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若有所得。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又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菩提。即此本源清淨心。與衆生諸佛。世界山河。有相無相。徧十方界。一切平等。無彼我相。此本源清淨心。常自圓明。徧照世人。不悟祇認見聞覺知。爲心。爲見聞覺知。所覆。所以不覩精明本體。但直下無心。本體自現。如大日輪。昇於虛空。徧照十方。更無障礙。故學道人。唯認見聞覺知。施爲動作。空却見聞覺知。即心路絕。無入處。但於見聞覺知處。認本心。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但莫於見聞覺知上。起見解。亦莫於見聞覺知上。動念。亦莫離見聞覺知。覓心。亦莫捨見聞覺知。取法。不即不離。不住不着。縱橫自在。無非道場。世人聞道諸佛。皆傳心法。將謂心上。別有一法。可證可取。遂將心覓法。不知心即是法。法即是心。不可將心更求於心。歷千萬劫。終無得日。不如當下無心。便是本法。如力士迷額內珠。向外求覓。周行十方。終不能得。智者指之。當時自

見本珠如故。故學道人深自本心。不認爲佛。遂向外求覓起功用。行依次第。證歷勤求。永不成道。不如當下無心。決定知一切法。本無所有。亦無所得。無依無住。無能無所。不動妄念。便證菩提。及證道時。祇證本心佛。歷劫功用。並是虛修。如力士得珠時。祇得本明珠。不關向外求覓之力。故佛言。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恐人不信。故引五眼所見。五語所言。真實不虛。是第一義諦。學道人莫疑四大爲身。四大無我。我亦無主。故知此身。無我亦無主。五陰爲心。五陰無我。亦無主。故知此心。無我亦無主。六根六塵六識和合生滅。亦復如是。十八界。既空。一切皆空。唯有本心。蕩然清淨。有識食。有智食。四大之身。飢瘡爲患。隨順給養。不生貪着。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唯求適口。不生厭離。謂之識食。聲聞者。因聲得悟。故謂之聲聞。但不了自心於聲教上起解。或因神通。或因瑞相。言語運動。聞有菩提涅槃。三僧祇劫。修成佛道。皆屬聲聞道。謂之聲聞佛。唯直下頓了自心。本來是佛。無一法可得。無一行可修。此是無上道。此是真如佛。學道人祇怕一念有。即與道隔矣。念念無相。念念無爲。即是佛。學道人若欲得成佛。一切佛法。總不用學。唯學無求無着。無求。即心不生。無着。即心不滅。不生不滅。即是佛。八萬四千法門。對八萬四千煩惱。祇是教化接引門。本無一切法。離即是法。知離者是佛。但離一切煩惱。是無法可得。學道人若欲得知要訣。但莫於心上着一物。言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此是喻法身。即虛空。虛空。即法身。常人謂法身。徧虛空處。虛空中含容法身。不知法身即虛空。虛空即法身也。若定言有虛空。虛空不是法身。若定言有法身。法身不是虛空。但莫作虛空解。虛空即法身。莫作法身解。法身即虛空。空虛與法身。無異。和佛與衆生。

無異相，生死與涅槃，無異相，煩惱與菩提，無異相，離一切相，即是佛。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雙忘，乃是真法。忘境猶易，忘心至難。人不敢忘心，恐落空，無撈摸處，不知空本無空，唯一真法界耳。此靈覺性，無始已來，與虛空同壽，未曾生，未曾滅，未曾有，未曾無，未曾穢，未曾淨，未曾喧，未曾寂，未曾少，未曾老，無方所，無內外，無數量，無形相，無色象，無音聲，不可覓，不可求，不可以智慧識，不可以言語取，不可以境物會，不可以功用到。諸佛菩薩，與一切蠢動含靈，同此大涅槃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一念離真，皆爲妄想，不可以心更求於心，不可以佛更求於佛，不可以法更求於法。故學道人，直下無心，默契而已。擬心卽差，以心傳心，此爲正見。慎勿向外逐境，認境爲心，是認賊爲子。爲有貪瞋癡，卽立戒定慧，本無煩惱，焉有菩提。故祖師云：佛說一切法，爲除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本源清淨，佛上更不著一物，譬如虛空，雖以無量珍寶莊嚴，終不能住。佛性同虛空，雖以無量功德智慧莊嚴，終不能住。但迷本性，轉不見耳。所謂心地法門，萬法皆依此心建立。遇境卽有，無境卽無，不可於淨性上轉作境解。所言定慧鑑用，歷歷寂寂惺惺，見聞覺知，皆是境上作解，暫爲中下根人說。卽得若欲親證，皆不可作如此見解。盡是境法，有沒處，沒於有地，但於一切法，不作有無見，卽見法也。九月一日，師謂休曰：自達磨大師到中國，唯說一心，唯傳一法，以佛傳佛，不說餘佛，以法傳法，不說餘法，法卽不可說之法。佛卽不可取之佛，乃是本源清淨心也。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般若爲慧，此慧卽無相本心也。凡夫不趣道，唯恣六情，乃行六道。學道人，一念計生死，卽落魔道；一念起諸見，卽落外道；見有生趣，其滅卽落聲聞道；不見有

生。唯見有滅。卽落緣覺道。法本不生。今亦無滅。不起二見。不厭不忻。一切諸法。唯是一心。然後。乃爲佛乘也。凡夫。皆逐境生心。心遂忻厭。若欲無境。當忘其心。心忘。卽境空。境空。卽心滅。若不忘心。而但除境。境不可除。祇益紛擾。故。萬法唯心。心亦不可得。復何求哉。學般若人。不見有一法可得。絕意三乘。唯一真實。不可證得。謂我能證。能得。皆增上慢人。法華會上。拂衣而去者。皆斯徒也。故佛言。我於菩提。實無所得。默契而已。凡人。臨欲終時。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真心無相。不去不來。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頓了。不爲三世所拘繫。便是出世人也。切不可有分毫趣向。若見善相。諸佛來迎。及種種現前。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心怖畏。但自忘心。同於法界。便得自在。此卽是要節也。十月八日。師謂休曰。言化城者。二乘及十地等覺妙覺。皆是權立接引之教。並爲化城。言實所者。乃真心本佛自性之實。此實。不屬情量。不可建立。無佛無衆生。無能無所。何處有城。若問此。既是化城。何處爲實所。實所。不可指。指卽有方所。非真實所也。故云。在近而已。不可定量言之。但當體會契之。卽是言闡提者。信不具也。一切六道衆生。乃至二乘。不信有佛果。皆謂之斷善根。闡提。菩薩者。深信有佛法。不見有大乘小乘。師與衆生。同一法性。乃謂之善根闡提。大抵因聲教而悟者。謂之聲聞。觀因緣而悟者。謂之緣覺。若不向自心中悟。雖至成佛。亦謂之聲聞佛。學道人。多於教法上悟。不於心法上悟。雖歷劫修行。終不是本佛。若不於心悟。乃至於教法上悟。卽輕心重教。遂成逐塊。忘於本心。故。但契本心。不用求法。心卽法也。凡人。多爲境礙。心事礙。理常欲逃境。以安心。屏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

事。但令心空。境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凡人多不肯空心。恐落於空。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所作福德。皆不貪着。然捨有三等。內外身心一切俱捨。猶如虛空。無所取着。然後隨方應物。能所皆忘。是爲大捨。若一邊行道布德。一邊旋捨。無希望心。是爲中捨。若廣修衆善。有所希望。聞法知空。遂乃不着。是爲小捨。大捨如火燭。在前更無迷悟。中捨如火燭。在傍。或明或暗。小捨如火燭。在後。不見坑窞。故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過去心不可得。是過去捨。現在心不可得。是現在捨。未來心不可得。是未來捨。所謂三世俱捨。自如來付法迦葉。已來以心印心。心心不異。印着空。即印不成文。印着物。即印不成法。故以心印心。心心不異。能印所印。俱難契會。故得者。少然。心即無心。得即無得。佛有三身。法身說自性。虛通法。報身說一切清淨法。化身說六度萬行法。法身說法。不可以言語音聲形相文字而求。無所說。無所證。自性虛通而已。故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報身化身。皆隨機感現。所說法。亦隨事應根。以爲攝化。皆非眞法。故曰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所言同一精明。分爲六和合。一精明者。一心也。六和合者。六根也。此六根。各與塵合。眼與色合。耳與聲合。鼻與香合。舌與味合。身與觸合。意與法合。中間生六識。爲十八界。若了十八界。無所有。束六和合。爲一精明。一精明者。即心也。學道人皆知此。但不能免作一精明。六和合解。遂被法縛。不契本心。如來現世。欲說一乘眞法。則衆生不信。興謗沒於苦海。若都不說。則墮慳貪。不爲衆生。薄捨妙道。遂說方便。說有三乘。乘有大小。得有淺深。皆非本法。故云。唯有一乘道。餘二則非眞。然終未能顯一心法。故召迦葉。同法座。別付一心。

離言說法此一枝法。令別行。若能契悟者。便至佛地矣。

問如何是道。如何修行。師云道是何物。汝欲修行。問諸方宗師。相承叅禪學道。如何。師云引接鈍根人語。未可依憑。云此既是引接鈍根人語。未審接上根人。復說何法。師云若是上根人。何處更就人覓。他自己。尚不可得。何況更別有法。當情不見。教中云法法何狀。云若如此。則都不要覓也。師云若與麼則省心力。云如是則渾成斷絕。不可是無也。師云阿誰教他無。他是阿誰。你擬覓他。云既不許覓。何故。又言莫斷他。師云若不覓。便休。卽誰教你斷。你見目前虛空。作麼生斷他。云此法可得便同虛空否。師云虛空早晚。向你道有同有異。我暫如此說。你便向者裏生解。云應是不與人生解耶。師云我不曾障你。要且解。屬於情。情生則智隔。云向者裏。莫生情。是否。師云若不生情。阿誰道是。

問纔向和尚處。發言爲什麼。便言語墮。師云汝自是不解語。人有什麼墮負。

問向來如許多言說。皆是抵敵語。都未曾有實法。指示於人。師云實法。無顛倒。汝今問處。自生顛倒。覓什麼實法。云既是問處。自生顛倒。和尚答處。如何。師云你且將物照面看。莫管他人。又云祇如箇癡狗。相似。見物動處。便吠風吹草木。也不別。又云我此禪宗。從上相承已來。不曾教人求知求解。祇云學道。早是接引之詞。然道亦不可學。情存學解。却成迷道。道無方所。名大乘心。此心不在內外中間。實無方所。第一不得作知解。祇是說汝。如今情量處。情量若盡。心無方所。此道天真。本無名字。祇爲世人。不識。迷在情中。所以諸佛出來。說破此事。恐汝諸人。不了。權立道名。不可守名而生解。故云得魚忘。

鑒身心自然達道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沙門果者息慮而成不從學得汝如今將心求心傍他家舍祇擬學取有什麼得時古人心利纔聞一言便乃絕學所以喚作絕學無爲閑道人今時人祇欲得多知多解廣求文義喚作修行不知多知多解翻成壅塞唯知多與兒酥乳喫消與不消都摠不知三乘學道人皆是此樣盡名食不消者所謂知解不消皆爲毒藥盡向生滅中取真如之中都無此事故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從前所有一切解處盡須併却令空更無分別即是空如來藏如來藏者更無纖塵可有即是破有法王出現世間亦云我於然燈佛所無少法可得此語祇爲空你情量知解但銷融表裏情盡都無依執是無事人三乘教網祇是應機之藥隨宜所說臨時施設各各不同但能了知即不被惑第一不得於一機一教邊守文作解何以如此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我此宗門不論此事但知息心即休更不用思前慮後問從上來皆云即心是佛未審卽那箇心是佛師云你有幾箇心云爲復卽凡心是佛卽聖心是佛師云你何處心凡聖心耶云卽今三乘中說有凡聖和尚何得言無師云三乘中分明向你道凡聖心是妄你今不解返執爲有將空作實豈不是妄妄故迷心汝但除却凡情聖境心外更無別佛祖師西來直指一切人全體是佛汝今不識執凡執聖向外馳騁還自迷心所以向汝道卽心是佛一念情生卽墮異趣無始已來不異今日無有異法故名成等正覺云和尚所言卽者是何道理師云祇什麼道理纔有道理卽卽心心異云前言無始已來不異今日此理如何師云祇爲覓故汝自異他汝若不覓何處有異云旣是不異何更用說卽師云汝若不認凡聖阿誰向汝道卽卽若不卽

心亦不心。可中。心即俱忘。阿你便擬向何處覓去。

問妄能障自心。未審而今以何遣妄。師云。起妄遣妄。亦成妄。妄本無根。祇因分別而有。但於凡聖兩處情盡。自然無妄。更擬若爲遣他。都不得有纖毫依執。名爲我捨兩臂。必當得佛。云。旣無依執。當何相承。師云。以心傳心。云。若心相傳。云。何言心亦無師。云。不得一法。名爲傳心。若了此心。即是無心無法。云。若無心無法。云。何名傳師。云。汝聞道傳心。將謂有可得也。所以祖師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所得。得時不說知。此事若教汝會。何堪也。

問。祇如目前虛空。可不是境。豈無指境見心乎。師云。什麼心。教汝何境上見。設汝見得。只是箇照境底心。如人以鏡照面。縱然得見眉目分明。元來祇是影像。何關汝事。云。若不因照。何時得見。師云。若也涉因。常須假物。有什麼了時。汝不見他。向汝道。撥手似君。無一物。徒勞謾說數千般。云。他若識了照。亦無物耶。師云。若是無物。更何用照。你莫開眼寢語去。

上堂云。百種多知。不如無求。最第一也。道人。是無事人。實無許多般心。亦無道理可說。無事散去。

問如何是世諦。師云。說葛藤作什麼。本來清淨。何假言說問答。但無一切心。即名無漏智。汝每日行住坐臥。一切言語。但莫著有爲法。出言瞬目。盡同無漏。如今末法。向去多是學禪道者。皆著一切聲色。何不與我心。心同虛空去。如枯木石頭去。如寒灰死火去。方有少分相應。若不如是他。盡被閤老子。拷你在。你但離却有無諸法。心如日輪。常

在虛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不是省力底事。到此之時，無棲泊處，即是行諸佛行，便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徐清淨法身，名爲阿耨菩提。若不會此意，縱徐學得多，知勤苦修行，草衣木食，不識自心，盡名邪行。定作天魔眷屬。如此修行，當復何益？誌公云：佛本是自心作，那得向文字中求？饒徐學得三賢四果，十地滿心，也祇是在凡聖內坐，不見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爲徐不是與磨人，須要向古人建化門，廣學知解。誌公云：不逢出世明師，枉服大乘法藥。徐如今一切時中行住坐臥，但學無心，久久須實得，爲徐力量小，不能頓超。但得三年五年，或十年，須得箇入頭處，自然會去。爲汝不能如是，須要將心學禪學道佛法，有什麼交涉？故云：如來所說，皆爲化人，如將黃葉爲金，止小兒啼，決定不實。若有實得，非我宗門下客。且與徐本體，有甚交涉？故經云：實無少法可得，名爲阿耨菩提。若也會得此意，方知佛道魔道俱錯。本來清淨皎皎地，無方圓無大小，無長短等相，無漏無爲，無迷無悟，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一切，不如心真實。法身從古至今，與佛祖一般，何處欠少一毫毛？旣會如是意，大須努力。盡今生去，出息不保入息。

問六祖：不會經書，何得傳衣爲祖？秀上座：是五百人首座，爲教授師，講得三十二本經論，云何不傳衣？師云：爲他有心，是有爲法，所修所證，將爲是也。所以五祖付六祖，六祖當時祇是默契得，密授如來甚深意，所以付法與他。汝不見道：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若會此意，方名出家兒，方好修行。若不信，云何明上座走

來大庾嶺頭。尋六祖。六祖便問汝。來求何事。爲求衣。爲求法。明上座云。不爲衣來。但爲法來。六祖云。汝且暫時歛念。善惡都莫思量。明乃稟語。六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正當與麼時。還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時面目來。明於言下。忽然默契。便禮拜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某甲在五祖會中。枉用三十年功夫。今日方省前非。六祖云。如是。到此之時。方知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在言說。豈不見阿難。問迦葉云。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法。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若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此便是祖師之標榜也。甚生阿難三十年。爲侍者。祇爲多聞智慧。被佛呵云。汝千日學慧。不如一日學道。若不學道。滴水難銷。

問如何得不落階級。師云。但終日喫飯。未曾咬著一粒米。終日行。未曾踏著一片地。與麼時。無人我等相。終日不離一切事。不被諸境惑。方名自在人。更時時念念。不見一切相。莫認前後三際。前際無去。今際無住。後際無來。安然端坐。任運不拘。方名解脫。努力努力。此門中千人萬人。祇得三箇五箇。若不將爲事。受殃有日在。故云著力。今生須了却。誰能累劫受餘殃。

皖山正凝禪師蒙山法語

師見蒙山來禮。先自問云。爾還信得及麼。山云。若信不及。不到這裏。師云。十分信得。更要持戒。持戒易得。靈驗若無戒行。如空中架樓閣。還持戒麼。山云。見持五戒。師云。此後

只看箇無字。不要思量卜度。不得作有無解會。且莫看經教語錄之類。只單單提箇無字。於十二時中。四威儀內。須要惺惺。如猫捕鼠。如雞抱卵。無令斷續。未得透徹時。當如老鼠咬棺材相似。不可改移。時復鞭起疑云。一切含靈。皆有佛性。趙州因甚道無。意作麼生。既有疑時。默默提箇無字。廻光自看。只這箇無字。要識得自己。要識得趙州。要捉敗佛祖。得人憎處。但信我。如此說話。驀直做將去。決定有發明時節。斷不誤爾。云云。

東山崇藏主送子行腳法語

大凡行腳。須以此道爲懷。不可受現成供養了。等閒過日。須是將生死二字。釘在額上。十二時中。裂轉面皮。討箇分曉。始得。若祇隨群逐隊。打空過時。他時閻羅老子。打算飯錢。莫道我與爾不說。若做工夫。須要日日打算。時時點檢。自轉鼓起來。至二更。看那裏是得力處。那裏是不得力處。那裏是打失處。那裏是不打失處。若如此做將去。定有到家時節。有一般辨道之人。經不看。佛不禮。才上蒲團。便打磕睡。及至醒來。又且胡思亂想。才下禪牀。便與人打雜交。若如此辨道。至彌勒下生。也未有八手底時節。須是猛着精彩。提起一箇無字。晝三夜三。與他厮睚。不可坐在無事匣裏。又不可執在蒲團上死坐。須要活弄。恐雜念紛飛起時。千萬不可與他厮鬪。轉鬪轉急。多有人在這裏。不識進退。解免不下。成風成顛。壞了一生。須向紛飛起處。輕輕放下。打一箇轉身下地。行一遭。又上床開兩眼。担簦拳。堅起脊梁。依前提起。便覺清涼。如一鍋湯。才下一杓冷水相似。但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滋。自有到家時節。工夫未得入手。莫生煩惱。恐煩惱魔入心。若

覺省力不可生歡喜。恐歡喜魔入心。種種病痛。言之不盡。恐衆中有老成兄弟。辦道者千萬時時請益。若無將租師做工夫之言語。看一遍如親見相似。而今此道難得其人。千萬向前望汝。早早打破漆桶歸來。爲我揩背。至囑至囑。

蒙山和尚示衆

若有來此同甘寂寥者。捨此世緣。除去執着顛倒。真實爲生死大事。肯順菴中規矩。截斷人事。隨緣受用。除三更外。不許睡眠。不許出街。不許赴請。未有發明。不許看讀。非公界請。不許閱經。如法下三年工夫。若不見性。通宗山僧替爾入地獄。

古潭和尚法語

若欲參禪。不用多言。趙州無字。念念相連。行住坐臥。相對目前。奮金剛志。一念萬年。廻光返照。察而復觀。昏沉散亂。盡力加鞭。千磨萬鍊。轉轉新鮮。日久月深。密密綿綿。不舉自舉。亦如流泉。心空境寂。快樂安然。善惡魔來。莫懼莫歡。心生憎愛。失正成顛。立志如山。安心似海。大智如日。普照三千。迷雲散盡。萬里青天。中秋寶月。湛徹燈源。虛空發焰。海底生烟。驀然磕着。打破重玄。租師公案。一串都穿。諸佛妙理。無不周圓。到伊麼時。早訪高玄。機味完轉。無正無偏。明師許爾。再入林巒。茅庵土洞。苦樂隨緣。無爲蕩蕩。性若白蓮。時至出山。駕無底船。隨流得妙。廣度人天。俱登覺岸。同證金仙。

普濟尊者示覺悟禪人

念起念滅謂之生死當生死之際須盡力提起話頭話頭純一起滅即盡起滅即盡處謂之寂寂中無話頭謂之無記寂中不昧話頭謂之靈即此空寂靈知無壞無雜如是用功不日成之

蒙山和尚示古原上人

話頭上有疑不斷是名真疑若疑一上少時又無疑者非真心發疑屬做作是故昏沉掉舉皆八作得更要坐得端正一者睡魔來當知是何境界纔覺眼皮重便着精彩提話頭一二聲睡魔退可如常坐若不退使下地行數十步眼頭清明又去坐千萬照顧話頭及常常鞭起疑久久工夫純熟方能省力做至不用心提話頭自然現前時境界及身心皆不同先已夢中亦記得話頭如是時大悟近矣卻不得將心待悟但動中靜中要工夫無間斷自然塵境不入真境日增漸漸有破無明力量力量充廣疑團破無明破無明破則見妙道夫參禪妙在惺惺靈利者先於公案檢點有正疑卻不急不緩提話頭密密廻光自看則易得大悟身心安樂若用心急則動肉團心血氣不調等病生非是正路但發真正信心真心中有疑則自然話頭現前若涉用力舉話時工夫不得力在若動中靜中所疑公案不散不衡話頭不急不緩自然現前如是之時工夫得力卻要護持此箇念頭常常相續於坐中更加定力相資爲妙忽然築着磕着心路一

斷便有大悟。悟了更問悟後事件。

蒙山和尚示覺圓上人

參禪須透租師關。妙悟要窮心路絕。租關不透。心路不絕。盡是依草附木。精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者箇無字。是宗門一關。有心透不得。無心透不得。惺惺靈利。直下掀翻。捉敗趙州。還我話頭來。若有一毫末。且居門外。覺圓上座覺也。未。妙覺圓明。當識趙州。是何面目。道箇無字。意作麼生。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趙州因甚道無。畢竟者箇無字。落在甚處。本覺未明。一一有疑。大疑則有大悟。卻不得將心待悟。又不得以意求悟。不得作有無會。不得作虛無會。不得作鐵掃帚用。不得繫驢橛用。從教疑團日盛。於二六時中。四威儀內。單單提箇無字。密密迴光自看。看來看去。疑來疑去。百無滋味時。有些滋味。卻不可生煩惱。疑得重。話頭不提。自然現前。卻不得歡喜濃淡。任他。直如老鼠咬棺材。只管提箇無字看。若於坐中。得妙定力資。正好提撕。但不用着力。爲妙。若着力提撕。則解散定境。能善用心。忽然入得定時。卻不可貪定而忘話頭。若忘卻話頭。則落空去。無有妙悟。起定時。亦要保護定力。於動靜中。一如昏沉掉舉。悉絕亦莫生歡喜心。忽然因地一聲透過。趙州關已。一一下語。諦當箭箭。柱鋒。勘破趙州。得人憎處。法法圓通。差別機緣。一一明了。正要求悟後生涯。若不如然。何得成法器。宜觀先聖標格。切忌杜撰。會麼。

蒙山和尚示惟正上人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他是阿誰。直下悟徹。道得諦當。可以超脫。分段生死。更進竿頭闊步。了大丈夫事業。惟正上座。能悟徹也未。否則急宜惺々。下真實工夫。如法參究。以大悟爲入門。所謂參究者。當疑釋迦彌勒。是佛。因甚。猶是他奴。畢竟他是阿誰。疑得盛。卻提撕他是阿誰。廻光自看。不要用心太緊。々則動色。心生病。不可太緩。緩則忘卻話頭。入昏沈掉舉去也。妙在善用其心。發真正信心。捨盡一切世間心。惺惺密密提撕。於坐中。最易得力。初坐時。抖擻精神。放教身軀端正。不可背曲。頭腦卓。堅。眼皮不動。平常開眼。眼睛不動。則身心俱靜。靜而後定。定中。卻要話頭。現前不可貪定。而忘話頭。忘則落空。反被定迷。無有是處。定中。得力易。卻要惺惺不昧。忽有一切好惡境界。現時。都不要管他。話頭分曉。倏忽境界自清。起定之時。緩緩動身。護持定力。於動用中。保持得話頭。有疑提撕。不用力。綿綿密密。無有間斷時。工夫漸漸成片。得如澄秋野水。湛湛清清。縱有風動。並是清波。到如是時。大悟近矣。卻不得將心待悟。不要求人穿鑿。不要思量卜度。不要求解會。但提話頭看。若其他公案。有疑及經典上。有疑盡攝歸來。他是阿誰。上看衆疑逼發。築着磕着。因地一聲。正眼開明。便能下得到家語。投機語。箭鋒相拄語。識得差別機緣。前來所有一切疑礙。冰消無餘。法法圓通。得昇堂已。切忌小了。更來。指汝進步入室。了徹大事。

蒙山和尚示聽上人

黃蘗見百丈舉再參機緣便吐舌是得百丈力耶得馬祖力耶巖頭見德山一喝便禮拜是知恩耶報恩耶又答洞山語云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那裡是他擡搦處見徹二老骨髓者便好着一轉語截斷諸方舌頭許汝得入門已其或未然急宜參究若涉參究便論工夫直須依本分如法始得當於本參公案上有疑大疑之下必有大悟千疑萬疑併作一疑於本參上取辦若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仍要盡捨諸緣於四威儀內二六時中單單提箇話頭廻光自看若於坐中得力最多坐宜得法不要瞠睂努目遏捺身心若用氣力則招病苦但端身正坐平常開眼身心境界不心顧着或有昏沉掉舉着些精彩提舉一二聲話頭自然諸魔消滅眼定而心定心定而身定若得定時不可以爲能事或忘話頭沉空滯寂不得大悟反爲大病吾祖西來單提直指以大悟爲入門不論禪定神通此是末邊事若於定中得悟明者智慧卻能廣大水陸並進也工夫若到濃一上淡一上無滋味時正好進步漸入程節切不可放捨惺惺便入靜靜而後定定各有名有邪有正宜知之起定後身心輕清一切處省力於動中打成一片卻當仔細用心趁逐工夫始終不離靜淨二字靜極便覺淨極光通達氣肅風清動靜境界如秋天相似時是第一箇程節便宜乘時進步如澄秋野水如古廟裏香爐相似寂寂惺惺心路不行時亦不知有幻身在人間但見箇話頭綿綿不絕到這裏塵將息而光將發是第二箇程節於斯若生知覺心則斷純一之妙大害也無此過者動靜一如寤

寐惺惺話頭現前如透水月華在灘浪中活潑潑觸不散蕩不失時中寂不搖外撼不動矣是第三箇程節疑團破正眼開近矣忽然築着磕着啐地絕爆地斷洞明自己捉敗佛祖得人憎處又宜見大宗匠求煅煉成法器不可得少爲足悟後若不見人未免不了後事其害非一或於佛祖機緣上有礙處是悟淺未盡玄妙既盡玄妙又要退步韜晦保養力量全備看過藏教儒道諸書消磨多生習氣清淨無際圓明無礙始可高飛遠舉庶得光明盛大不辱先宗其或換舊時行履處未盡便墮常流更若說時似悟對境還迷出語如醉人作爲似俗子機不識隱顯語不知正邪撥無因果極爲大害先輩正之與邪大有樣子了事者生死岸頭能易羸爲細能易短爲長以智光明解脫得生一切法三昧王以此三昧故得意生身向後能得妙應身信身道如大海轉入出轉義達摩有頌云悟佛心宗等無差互行解相應名之曰祖更莫說宗門中有超佛越祖底作路聰上人信麼信與不信向後自知

蒙山尙和無字十節目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趙州因甚道無若言趙州禪口皮邊照顧他日喫鐵棒殊不知三世諸佛骨髓歷代祖師眼目一期掀出在你面前性燥漢一肩擔荷得去山僧拄杖子亦未肯打你在且道畢竟如何只這箇無字全無巴鼻有些巴鼻或者謂是斷命刀子開差別智底鑰匙好與三十棒是賞耶罰耶直饒道得諦當你在甚處見趙州盡道趙州古佛眼光爍破四天下觀其道箇無字性命落

在本色衲子手裏。有一等人。更向他無字上。討滋味。豈不鈍置平生。雖然。趙州道無。你作麼生會。趙州露刃劍。寒霜光焰焰。擬議問如何。分身作兩段。喝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要且我王庫內。無如是刀。畢竟趙州。是何面目。妙喜道。不是有無之無。不是真無之無。還識妙喜麼。若不具眼。又去東卜西度。轉添意識。切忌切忌。靈利漢。且道。趙州意作麼生。近來多道。無字。是鐵掃帚。趙州意。果如是不。有引他後語。爲證者。錯了也。瞎漢。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喝有云。無字。是繫驢橛。橛在何處。夢見趙州。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許多弊病。都拈去也。畢竟這箇無字。落在甚處。這箇無字。有心無心。俱透不得。棄命向未舉已前。着眼。忽然再甦。了徹無餘。一千七百則公案。誰敢向橛面前。透出諸佛祖大機用。神通三昧。三玄三要。種種差別智。一切無礙慧。盡從此出。雖然。那箇是徧自己。一大藏教。是箇切腳。曾切着者。箇無字否。靈利漢。直下掀翻。洞明自己。捉破趙州。勘破佛祖。得人憎處。許徧道大藏教。是拭瘡疣紙。雖然如是。者箇無字。從何處出。如是主張。箇無字。有甚奇特。宗門中許多公案。還有要妙。過此無字者否。若有。何得如是品題他。若無。未有趙州時。豈無佛祖。具眼衲僧。一點難謾。速道。

休休庵主坐禪文

夫坐禪者。須達乎至善。當自惺々。截斷思想。不落昏沉。謂之坐。在欲無欲。居塵離塵。謂之禪。外不放入。內不放出。謂之坐。無着無依。常光現前。謂之禪。外撼不動。中寂不搖。謂之坐。廻光返照。徹法根源。謂之禪。不爲逆順惱。不爲聲色轉。謂之坐。燭幽則明。愈日月。

化物則力勝乾坤。謂之禪。於有差別境。入無差別定。謂之坐。於無差別智法。示有差別智。謂之禪合而言之。熾然作用。正體如如。縱橫得妙。事事無礙。謂之坐禪。畧言如是。詳舉。非紙墨能窮。那伽大定。無靜無動。真如妙體。不滅不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空而空。有而非有。大包無外。細入無內。神通智慧。光明壽量。大機大用。無盡無窮。有志之士。宜善參究。急着精彩。以大悟爲入門。因地一聲。後許多靈妙。皆自具足。豈同邪魔外道。以傳授爲師資。以有所得爲究竟者哉。

禪 警 語

博山無異禪師說

做工夫。最初要箇破生死心。堅硬看破世界身心。悉是假緣。無實主宰。若不發明本具底大理。則生死心不破。生死心既不破。無常殺鬼。念念不停。却如何排遣。將此一念。作箇敲門瓦子。如坐在烈火火焰中。求出相似。亂行一步不得。停止一步不得。別生一念不得。望別人救不得。當恁麼時。只須不顧猛火。不顧身命。不望人救。不生別念。不肯暫止。往前直奔。奔得出。是好事。

做工夫。貴在起疑情。何謂疑情。如生不知何來。不得不疑來處。死不知何去。不得不疑去處。生死關竅。不破則疑情頓發。結在眉睫上。放亦不下。趁亦不去。忽然一朝。撲破疑團。生死二字。是甚麼。閑家具噫。

做工夫。最怕耽靜境。使人困子枯寂。不覺不知。動境人多厭。靜境人多不厭。良以行人

一向處乎喧鬧之場一與靜境相應如食飴食蜜如人倦久喜睡安得自知耶
做工夫要中正勁挺不近人情苟循情應對則工夫做不上不但工夫做不上日久月
深必隨流俗阿師無疑也

做工夫人擡頭不見天低頭不見地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千
人萬人之中不見有一人通身內外只是一箇疑團疑團不破誓不休心此爲工夫緊
要也

做工夫不怕死不得活只怕活不得死果與疑情廝結在一處動境不待遣而自遣妄
心不待淨而自淨六根門頭自然虛豁豁地點著卽到呼著卽應何愁不活也

做工夫舉起話頭時要歷歷明明如猫捕鼠相似若所謂不斬鰲奴誓不休不然則坐
在鬼窟裏昏昏沉沉過了一生有何所益

猫捕鼠睜開兩眼四脚撐々只要拿鼠到口始得縱有鷄犬在傍亦不暇顧叅禪者亦
復如是只是憤然要明此理縱八境交錯于前亦不暇顧纔有別念非但鼠兼走却猫
兒

做工夫不可在古人公案上卜度妄加解釋縱一一領畧得過與自己沒交涉殊不知
古人一語一言如大火聚近之不得觸之不得何況坐臥其中耶更于其中分大分小
論上論下不喪身失命者幾希

做工夫人不可尋文逐句記言記語不但無益與工夫作障礙真實工夫返成緣慮欲
得心行處絕豈可得乎

做工夫最怕比量將心漆泊與道轉遠做到彌勒下生去管取沒交涉若是疑情頓發的漢子如坐在鐵壁銀山之中只要得個活路不得箇活路如何得安穩去但怎麼做去時節到來自有箇倒斷

黃檗禪師云塵勞廻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翻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此語最親切若將此偈時時警策工夫自然得上

做工夫最要緊是個切字切字最有力不切則懈怠生懈怠生則放逸縱意靡所不至若用心真切放逸懈怠何緣得生當知切之一字不愁不到古人田地不愁生死不破切之一字當下超善惡無記三性用心甚切則不思善用心甚切則不思惡用心甚切則不落無記話頭切無掉舉話頭切無昏沉切之一字是最親切句用心親切則無間隙故魔不能入用心親切不生計度有無等則不落外道

做工夫最怕思惟做詩做偈做文賦等詩偈成則名詩僧文賦工則稱文字僧與參禪總沒交涉凡遇着逆順境緣動人念處便當覺破提起話頭不隨境緣轉始得或云不打緊這三個字最是誤人學者不可不審

做工夫不得將心待悟如人行路住在路上待到家終不到家只須行到家若將心待悟終不悟只須逼拶令悟非待悟也

做工夫着不得一絲毫別念行住坐臥單單只提起本參話頭發起疑情憤然要討箇下落若有絲毫別念古所謂雜毒人心傷乎慧命學者不可不謹

余云別念非但世間法除究心之外佛法中一切好事悉名別念又豈但佛法中事於心體上取之捨之執之化之悉別念矣

做工夫做倒無可用心處萬仞懸崖處水窮山盡處羅紋結角處如老鼠入牛角自有倒斷也

做工夫最怕一箇伶俐心伶俐心爲之藥忌犯着些毫雖真藥現前不能救耳若真是個參禪漢眼如盲耳如聾心念纔起時如撞着銀山鐵壁相似如此則工夫始得相應耳做工夫不可避喧向寂瞑目合眼坐在鬼窟裏作活計古所謂黑山下坐死水浸濟得甚麼邊事只要在境緣上做得去始是得力處一句話頭頓起在眉睫上行裏坐裏着衣吃飯裏迎賓送客裏只要明這一句話頭落處一朝洗面時摸着鼻孔原來太近工夫不怕做不上做不上要做上便是工夫做不上便打退鼓縱百劫千生其奈爾何疑情發得起放不下便是上路將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如猛虎趕來若不直走到家必喪身失命豈可住脚耶

做工夫只在一則公案上用心不可一切公案上作解會縱能解得終是解非悟也法華經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圓覺經云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將螢火燕須彌山終不能得洞山云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却向東大凡穿鑿公案者須皮下有血識慚愧始得

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工夫不可須臾間斷可間斷非工夫也真正參究人如火燒眉毛上又如救頭然何暇爲他事動念耶古德云如一人與萬人敵觀面那容眨眼

看此語。做工夫最要。不可不知。

做工夫。曉夕不敢自怠。女慈明大師。夜欲將睡。用引錐刺之。又云古人爲道。不食不寢。予何人耶。

做工夫。不得向意根下。卜度思惟。使工夫不得成片。不能發得起疑情。思惟卜度四字。障正信。障正行。兼障道眼。學者於彼如生冤家相似。乃可耳。

做工夫。不得向舉起處承當。若承當正。所謂瞞頂儼侗。與參究不相應。只須發起疑情。打教徹。無承當處。亦無承當者。如空中樓閣。七通八達。不然認賊爲子。認奴作郎。古德云。莫將驢鞍橋。喚作阿爺下領斯之謂也。

做工夫。不得求大說破。若說破。終是別人底。與自己沒相干。如人問路到長安。但可要其指路。不可更問長安事。彼一一說明長安事。終是彼見底。非問路者親見也。若不力行。便求人說破。亦復如是。

做工夫。不只是念公案。念來念去。有甚麼交涉。念到彌勒下生時。亦沒交涉。何不念阿彌陀佛。更有利益。不但教不必念。不妨一舉。起話頭。如看無字。便就無字。上起疑情。如看栢樹子。便就栢樹子上起疑情。如看一歸何處。便就一歸何處上起疑情。疑情發得起。盡十方世界。是一箇疑團。不知有父母身心。不知有十方世界。非內非外。輾成一團。一日。如桶箍自爆。再見善知識。不待開口。而大事了畢矣。

做工夫。不可須臾失正念。若失了。參究一念。必流入異端。茫茫不返。如有人靜坐。只喜澄澄湛湛。純清絕點。爲佛事。此喚作失正念。墮在澄湛中。或認箇能講能譚能動靜。爲佛

事。此喚作失正念。認識神。或將妄心遏捺。令妄心不起。爲佛事。此喚作失正念。如石壓草。又如剝芭蕉葉子。或觀想身如虛空。不起念。如牆壁。此喚作失正念。落空亡外道。魂不散底死人。總而言之。皆失正念故。

做工夫疑情。發得起。更要撲得破。若撲不破時。當確實正念。發大勇猛。切中。更加個切字。始得。徑山云。大丈夫漢。決欲究竟此一段大事因緣。一等打破面皮性燥。豎起脊梁骨。莫順人情。把自己平昔所疑處。貼在額頭上。常時。一似欠人萬百貫錢。被人追索。無物可償。怕被人恥辱。無急得急。無忙得忙。無大得大底一件事。方有趣向分。

禪門撮要卷下

修心訣

普照禪師說

三界熱惱猶如火宅其忍淹留甘受長苦欲免輪廻莫若求佛若欲求佛佛卽是心心何遠覓不離身中色身是假有生有滅真心如空不斷不變故云百骸潰散歸火歸風一物長靈蓋天蓋地嗟夫今之人迷來久矣不識自心是真佛不識自性是眞法欲求法而遠推諸聖欲求佛而不觀已心若言心外有佛性外有法堅執此情欲求佛道者縱經塵劫燒身鍊臂敲骨出髓刺血寫經長坐不臥一食卯齋乃至轉讀一大藏教修種種苦行如蒸沙作飯只益自勞爾但識自心恒沙法門無量妙義不求而得故世尊云普觀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又云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是知離此心外無佛可成過去諸如來只是明心底人現在諸賢聖亦是修心底人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願諸修道之人切莫外求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問若言佛性現在此身既在身中不離凡夫因何我今不見佛性更爲消釋悉令開悟答在汝身中汝自不見汝於十二時中知飢知渴知寒知熱或瞋或喜竟是何物且色身是地水火風四緣所集其質頑而無情豈能見聞覺知能見聞覺知者必是汝佛性故臨濟云四大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只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始解說法聽法所謂勿形段者是諸佛之法印亦是汝本來心也則佛性現在汝身

何假外求。汝若不信。畧舉古聖入道因緣。令汝除疑。汝須諦信。昔異見王問婆羅提尊者曰。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尊者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尊者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尊者曰。今現作用。王曰。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尊者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尊者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尊者曰。在胎曰身。處世曰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魂。王聞。心即開悟。又僧問歸宗和尚。如何是佛。宗云。我今向空道。恐汝不信。僧云。和尚誠言。焉敢不信。師云。卽汝是。僧云。如何保任。師云。一翳在眼。空華亂墜。其僧言下。有省。上來所舉古聖入道因緣。明白簡易。不妨省力。因此公案。若有信解處。卽與古聖把手共行。問汝言見性。若真見性。卽是聖人。應現神通變化。與人殊。何故。今時修心之輩。無有一人發現神通變化耶。答汝不得輕發狂言。不分邪正是爲迷倒之人。今時學道之人。口談真理。心生退屈。返墮無分之失者。皆汝所疑學道而不知先後說理而不分本末者。是名邪見。不名修學。非唯自誤。兼亦誤他。其可不慎歟。夫入道多門。以要言之。不出頓悟漸修兩門耳。雖曰頓悟頓修。是最上根機得入也。若推過去。已是多年。依悟而修。漸熏而來。至於今生。聞卽發悟。一時頓畢。以實而論。是亦先悟後修之機也。則而此頓漸兩門。是千聖軌轍也。則從上諸聖。莫不先悟後修。因修乃證。所言神通變化。依悟而修。漸熏所現。非謂悟時卽發現也。如經云。理卽頓悟。乘悟併消。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故圭峰深明先悟後修之義曰。識水池而全水。借陽氣以

鎔消悟凡夫而即佛。資法力以熏修。水消則水流潤。方呈溉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應現通光之用。是知事上神通變化。非一日之能成。乃漸熏而發現也。況事上神通於達人分上。猶爲妖怪之事。亦是聖末邊事。雖或現之。不可要用。今時迷癡輩。妄謂一念悟時。即髓現無量妙用。神通變化。若作是解。所謂不知先後。亦不分本末也。既不知先後。本末欲求佛道。如將方木逗圓孔也。豈非大錯。既不知方便故。作懸崖之想。自生退屈。斷佛種性者。不爲不多矣。既自未明。亦未信他人。有解悟處。見無神通者。乃生輕慢。欺賢誑聖。良可悲哉。問汝言頓悟漸修兩門。千聖軌轍也。悟既頓悟。何假漸修。修若漸修。何言頓悟。頓漸二義。更爲宣說。令絕餘疑。答頓悟者。凡夫迷時。四大爲身。妄想爲心。不知自性。是真法身。不知自己靈知。是真佛也。心外覓佛。波波浪走。忽被善知識指示入路。一念迴光。見自本性。而此性地。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即與諸佛。分毫不殊。故云頓悟也。漸修者。雖悟本性。與佛無殊。無始習氣。難卒頓除。故依悟而修。漸熏功成長養聖胎。久久成聖。故云漸修也。比如孩子。初生之日。諸根具足。與他無異。然其力未充。頗經歲月。方始成人。問作何方便。一念迴機。便悟自性。答只汝自心。更作什麼方便。若作方便。更求解會。會比如有。人不見自眼。以謂無眼。更欲求見。既是自眼。如何更見。若知不失。即爲見眼。更無求見之心。豈有不見之想。自己靈知。亦復如是。既是自心。何更求會。若欲求會。便會不得。但知不會。是即見性。問上上之人。聞即易會。中下之人。不無疑惑。更說方便。令迷者趣入。答道。不屬知不知。汝除卻將迷待悟之心。聽我言說。諸法如夢。亦如幻化。故妄念本寂。塵境本空。諸法皆空之處。靈知不昧。即此空寂靈知之心。

是汝本來面目亦是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善知識密密相傳底法印也若悟此心眞所謂不踐階梯徑登佛地步步超三界歸家頓絕疑便與人天爲師悲智相資具足二利堪受人天供養口消萬兩黃金汝若如是眞大丈夫一生能事已畢矣問據吾分上何者是空寂靈知之心耶答汝今問我者是汝空寂靈知之心何不返照猶爲外覓我今據汝分上直指本心令汝便悟汝須淨心聽我言說從朝至暮十二時中或見或聞或笑或語或瞋或喜或是或非種種施爲運轉且道畢竟是誰能伊麼運轉施爲耶若言色身運轉何故有人一念命終都未壞爛即眼不自見耳不能聞鼻不辨香舌不談論身不動搖手不執捉足不運奔耶是知能見聞動作必是汝本心不是汝色身也況此色身四大性空如鏡中像亦如水月豈能了了常知明明不昧感而遂通恒沙妙用也故云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且入理多端指汝一門令汝還源汝還聞鴉鳴鵲噪之聲麼曰聞曰汝返聞汝聞性還有許多聲麼曰到這裏一切聲一切分別俱不可得曰寄哉奇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我更問你你道到這裏一切聲一切分別總不可得既不可得當伊麼時莫是虛空麼曰元來不空明明不昧曰作麼生是不空之體曰亦無相貌言之不可及曰此是諸佛諸祖壽命更莫疑也既無相貌還有大小麼既無大小還有邊際麼無邊際故無內外無內外故無遠近無遠近故無彼此無彼此則無往來無往來則無生死無生死則無古今無古今則無迷悟無迷悟則無凡聖無凡聖則無染淨無染淨則無是非無是非則一切名言俱不可得既總無如是一切根境一切妄念乃至種種相貌種種名言俱不可得此豈非本來空寂本來無物也然諸法皆

空之處。靈知不昧。不同無情。性自神解。此是汝空寂靈知清淨心體。而此清淨空寂之心。是三世諸佛。勝淨明心。亦是衆生本源覺性。悟此而守之者。坐一如而不動解脫。迷此而背之者。往六趣而長劫輪廻。故云迷一心而往六趣者。去也。動也。悟法界而復一心者。來也。靜也。雖迷悟之有殊。乃本源則一也。所以云言法者。謂衆生心。而此空寂之心。在聖而不增。在凡而不減。故云在聖智而不耀。隱凡心而不昧。既不增於聖。不少於凡。佛祖奚以異於人。而所以異於人者。能自護心念耳。汝若信得及。疑情頓息。出丈夫之志。發真正見解。親嘗其味。自到自肯之地。則是爲修心人。解悟處也。更無階級次第。故云頓也。如云於信因中。契諸佛果德。分毫不殊。方成信也。問既悟此理。更無階級。何假後修。漸熏漸成耶。答悟後漸修之義。前已具說。而復疑情未釋。不妨重說。汝須淨心諦聽。諦聽。凡夫無始曠大劫來。至於今日。流轉五道。生來死去。堅執我相。妄想顛倒。無明種習。久與成性。雖到今生。頓悟自性。本來空寂。與佛無殊。而此舊習。卒難除斷。故逢逆順境。瞋喜是非。熾然起滅。客塵煩惱。與前無異。若不以般若加功著力。焉能對治無明。得到大休大歇之地。如云頓悟。雖同佛。多生習氣深。風停波尚湧。理現念猶侵。又杲禪師云。往往利根之輩。不費多力。打發此事。便生容易之心。更不修治。日久月深。依前流浪。未免輪廻。則豈可以一期所悟。便撥置後修耶。故悟後長須照察。妄念忽起。都不隨之。損之又損。以至無爲。方始究竟。天下善知識。悟後牧牛行。是也。雖有後修。已先頓悟。妄念本空。心性本淨。於惡斷斷而無斷。於善修修而無修。此乃真脩真斷矣。故云雖備修萬行。唯以無念爲宗。圭峰總判先悟後修之義云。頓悟此性。元無煩惱。無漏智性。

本自具足。與佛無殊。依此而脩者。是名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也。若能念念脩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摩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則頓悟漸修之義。如車二輪。闕一不可。或者不知善惡性空。堅坐不動。捺伏身心。如石壓草。以爲修心。是大惑矣。故云。聲聞。心心斷惑。能斷之心。是賊。但諦觀殺盜淫妄。從性而起。起即無起。當處便寂。何須更斷。所以云。不怕念起。唯恐覺遲。又云。念起即覺。覺之即無。故。悟人分上。雖有客塵煩惱。俱成醍醐。但照惑無本。空華三界。如風卷煙。幻化六塵。如湯消冰。若能如是。念念脩習。不忘照顧。定慧等持。則愛惡自然淡薄。悲智自然增明。畢業。自然斷除。功行。自然增進。煩惱盡時。生死即絕。若微細流注。永斷。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卽現千百億化身。於十方國中。赴感應機。似月現九霄。影分萬水。應用無窮。度有緣衆生。快樂無憂。名之爲大覺世尊。問後脩門中。定慧等持之義。實未明了。更爲宣說。委示開迷。引入解脫之門。答若設法義。入理千門。莫非定慧。取其綱要。則但自性上體用二義。前所謂空寂靈知。是也。定是體。慧是用也。卽體之用。故慧不離定。卽用之體。故定不離慧。定則慧故。寂而常知。慧則定故。知而常寂。如曹溪云。心地無亂。自性定。心地無癡。自性慧。若悟如是。住運寂知。遮炤無二。則是爲頓門箇者。雙修定慧也。若言先以寂寂。治於緣慮。後以惺惺。治於昏住。先後對治。均調昏亂。以入於靜者。是爲漸門劣機所行也。雖云惺寂等持。未免取靜爲行。則豈爲了事人。不離本寂。本知。任運雙修者也。故曹溪云。自悟修行。不在於靜。若靜先後。卽是迷人。則達人分上。定慧等持之義。不落功用。元自無爲。更無特地時節。見色聞聲時。但伊麼。著衣喫飯時。但伊麼。屙屎送尿時。但伊麼。對人接話時。但伊麼。

乃至行住坐臥或語或默或喜或怒一切時中一一如是似虛舟駕浪隨高隨下如流水轉山遇曲遇直而心心無知今日騰騰任運明日任運騰騰隨順衆緣無障無礙於善於惡不斷不修質直無僞視聽尋常則絕一塵而作對何勞遣蕩之功無一念而生情不假忘緣之力然障濃習重觀劣心浮無明之力大般若之力不於善惡境界未免被動靜互換心不恬淡者不無忘緣遣蕩功夫矣如云六根攝境心不隨緣謂之定心境俱空炤鑑無惑謂之慧此雖隨相門定慧漸門劣機所行也對治門中不可無也若掉舉熾盛則先以定門稱理攝散心不隨緣契乎本寂若昏沉尤多則次以慧門擇法觀空照鑑無惑契乎本知以定治乎亂想以慧治乎無記動靜相亡對治功終則對境而念念歸宗遇緣而心心契道任運雙修方爲無事人若如是則真可謂定慧等持明見佛性者也問據汝所判悟後修門中定慧等持之義有二種一自性定慧二隨相定慧自性門則曰任運寂知元自無爲絕一塵而作對何勞遣蕩之功無一念而生情不假忘緣之力判云此是頓門箇者不離自性定慧等持也隨相門則曰稱理攝散擇法觀空均調昏亂以入無爲判云此是漸門劣機所行也就此兩門定慧不無疑焉若言一人所行也爲復先依自性門定慧雙修然後更用隨相門對治之功耶爲復先依隨相門均調昏亂然後以入自性門耶若先依自性定慧則任運寂知更無對治之功何須更取隨相門定慧耶如將皓玉彫文喪德若先以隨相門定慧對治功成然後趣於自性門則宛是漸門中劣機悟前漸熏也豈云頓門箇者先悟後修用無功之功也若一時無前後則二門定慧頓漸有異如何一時並行也則頓門箇者依自性門任運迭

功漸門劣機趣隨相門對治勞功二門之機頓漸不同優劣皎然云何先悟後修門中並釋二種耶請爲通會令絕疑情答所釋皎然汝自生疑隨言生解轉生疑惑得意忘言不勞致詰若就兩門各判所行則修自性定慧者此是頓門用無功之功並運雙寂自修自性自成佛道者也修隨相門定慧者此是未悟前漸門劣機用對治之功心心斷惑取靜爲行者而此二門所行頓漸各異不可參亂也然悟後修門中兼論隨相門中對治者非全取漸機所行也取其方便假道托宿而已何故於此頓門亦有機勝者亦有機劣者不可一例判其行李也若煩惱淡薄身心輕安於善離善於惡離惡不動八風寂然三受者依自性定慧任運雙修天真無作動靜常禪成就自然之理何假隨相門對治之義也無病不求藥雖先頓悟煩惱濃厚習氣堅重對境而念念生情遇緣而心心作對被他昏亂使殺昧卻寂知常然者卽借隨相門定慧不忘對治均調昏亂以入無爲卽其宜矣雖借對治功夫暫調習氣以先頓悟心性本淨煩惱本空故卽不落漸門劣機汗染修也何者修在悟前則雖用功不忘念念熏修著著生疑未能無礙如有一物礙在胷中不安之相常現在前日久月深對治功熟則身心客塵恰似輕安雖復輕安疑根未斷如石壓草猶於生死界不得自在故云修在悟前非真修也悟人分上雖有對治方便念念無疑不落汗染日久月深自然契合天真妙性任運寂知念念攀緣一切境心心永斷諸煩惱不離自性定慧等持成就無上菩提與前機勝者更無差別則隨相門定慧雖是漸機所行於悟人分上可謂點鐵成金若知如是則豈以二門定慧有先後次第二見之疑乎願諸脩道之人研味此語更莫狐疑自生退屈若

具丈夫之志。求無上菩提者。捨此奚以哉。切莫執文。直須了義。一一歸就自己。契合本宗。則無師之智。自然理前。天真之理。了然不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而此妙旨。雖是諸人分上。若非夙植般若種智。大乘根器者。不能一念而生正信。豈徒不信。亦乃謗謔。返招無間者。比比有之。雖不信受。一經於耳。暫時結緣。其功厥德。不可稱量。如唯心訣云。聞而不信。尚結佛種之因。學而不成。猶蓋人天之福。不失成佛之正因。況聞而信。學而成。守護不忘者。其功德。豈能度量。追念過去輪迴之業。不知其幾千劫。墮黑闇。入無間受種種苦。又不知其幾何。而欲求佛道。不逢善友。長劫沉淪。冥冥無覺。造諸惡業。時或一思。不覺長吁。其可放緩。再受前殃。又不知誰復使我。今值人生。爲萬物之靈。不昧修真之路。實謂盲龜遇木。纖芥投鍼。其爲慶幸。曷勝道哉。我今若自生退屈。或生懈怠。而恒常望後。須臾失命。退墮惡趣。受諸苦痛之時。雖欲願聞一句佛法。信解受持。欲免辛酸。豈可復得乎。及到臨危。悔無所益。願諸修道之人。莫生放逸。莫著貪淫。如救頭然。不怠照顧。無常迅速。身如朝露。命若西光。今日雖存。明亦難保。切須在意。切須在意。且憑世間有爲之善。亦可免三途苦輪。於天上人間。得殊勝果報。受諸快樂。況此最上乘甚深法門。暫時生信。所成功德。不可以比喻。說其小分。如經云。若人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布施供養。爾所世界衆生。皆得充滿。又教化爾所世界一切衆生。令得四果。其功德無量無邊。不如一食頃。正思此法。所獲功德。是知我此法門。最尊最貴。於諸功德。比況不及。故經云。一念淨心。是道場。勝造恒沙七寶塔。寶塔畢。竟碎爲塵。一念淨心。成正覺。願諸修道之人。研味此語。切須在意。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今若不修。萬

却差違。今若強修難修之行，漸得不難功行。自進嗟夫！今時人，飢逢王鱸，不知下口，病遇醫王，不知服藥，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且世間有爲之事，其狀可見，其功可驗。人得一事，歎其希有，我此心宗，無形可觀，無狀可見，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故天魔外道，毀謗無門，釋梵諸天，稱讚不及。况凡夫淺識之流，其能髣髴悲夫！井鼃焉知滄海之闊，野干何能師子之吼。故知末法世中，聞此法門，生希有想，信解受持者，已於無量劫中，承事諸聖，植諸善根，深結般若正因，最上根性也。故金剛經云：於此章句，能生信心者，當知是人，已於無量佛所，種諸善根。又云：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願諸求道之人，莫生怯弱，須發勇猛之心，宿劫善因，未可知也。若不信殊勝，甘爲下劣，生艱阻之想，今不修之則，縱有宿世善根，今斷之故，彌在其難，展轉遠矣。今既到寶所，不可空手而還，一失人身，萬劫難復，請須慎之。豈有智者，知其寶所，反不求之，長怨孤貧，若欲獲寶，放下皮囊。

真心直說

普照禪師說

真心正信

華嚴云：信爲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又唯識云：信如水清珠，能清濁水。故是知萬善發生，信爲前導。故佛經首立如是。我聞生信之所謂也。或曰：祖門之信，與教門信有何異耶？曰：多種不同。教門令人天信於因果，有愛福樂者，信十善爲妙因。人天爲樂。

果有樂空寂者。信生滅因緣。爲正因。苦集滅道。爲聖果。有樂佛果者。信三劫六度。爲大因。菩提涅槃。爲正果。祖門正信。非同前也。不信一切。有爲因果。只要信自己。本來是佛。天真自性。人人具足。涅槃妙體。箇箇圓成。不假他求。從來自備。三祖云。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誌公云。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永嘉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故知衆生。本來是佛。既生正信。須要解滋。永明云。信而不解。增長無明。解而不信。增長邪見。故知信解相兼。得入道疾。或曰。初發信心。未能入道。有利益不。曰。起信論云。若人聞是法已。不生怯弱。當知是人。定紹佛種。必爲諸佛之所授記。假使有人。能化三千大千世界。滿中衆生。令行十善。不如有人。於一念頃。正思惟此法。過前功德。不可爲喻。又般若經云。乃至一念。生淨信者。如來悉知。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是知欲行千里。初步。要止。初步。若錯千里。俱錯。入無爲國。初信。要正。初信。既失。萬善俱退。故祖師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是此理也。

眞心異名

或曰。已生正信。未知何名眞心。曰。離妄名眞。靈鑑曰。心。楞嚴經中。發明此心。或曰。但名眞心。別有異號耶。曰。佛教祖教。立名不同。且佛教者。菩薩戒。呼爲心地。發生萬善故。般若經。喚作菩提。與覺爲體故。華嚴經。立爲法界。交徹融攝故。金剛經。號爲如來。無所從來。故般若經。呼爲涅槃。衆聖所歸故。金光明。號曰如如。眞常不變故。淨名經。號曰法身。報化依止故。起信論。名曰眞如。不生不滅故。涅槃經。呼爲佛性。三身本體故。圓覺中。名曰

總持流出功德故。勝鬘經號曰如來藏。隱覆含攝故。了義經名爲圓覺。破暗獨照故。由是壽禪師唯心訣云。一法千名。應緣立號。備在衆經。不能具引。或曰。佛教已知祖教。何如。曰。祖師門下。杜絕名言。一名不立。何更多名。應感隨機。其名亦衆。有時呼爲自己。衆生本性故。有時名爲正眼。鑑諸有相故。有時號曰妙心。虛靈寂照故。有時名曰主人。翁從來荷負故。有時呼爲無底鉢。隨處生涯故。有時喚作沒絃琴。韻出今時故。有時號曰無盡燈。照破迷情故。有時名曰無根樹。根蒂堅牢故。有時呼爲吹毛劍。截斷塵根故。有時喚作無爲國。海晏河清故。有時號曰牟尼珠。濟益貧窮故。有時名曰無鑄鎖。關閉六情故。乃至名泥牛。木馬。心源。心印。心鏡。心月。心珠。種種異名。不可具錄。若達真心。諸名真曉。昧此真心。諸名皆滯。故於真心。切宜子細。

眞心妙體

或曰。眞心。已知名字。其體如何耶。曰。放光般若經云。般若無所有。相無生滅相。起信論云。眞如自體者。一切凡夫。聲聞緣覺菩薩諸佛。無有增減。非前際生。非後際滅。畢竟常恒。從本已來。性自滿足。一切功德。據此經論。眞心本體超出因果通貫古今。不立凡聖。無諸對待。如太虛空。徧一切處。妙體凝寂。絕諸戲論。不生不滅。非有非無。不動不搖。湛然常住。喚作舊日主人翁。名曰威音那畔人。又名空劫前自己。一種平懷。無纖毫瑕翳。一切山河大地。草木叢林。萬象森羅。染淨諸法。皆從中出。故圓覺經云。善男子。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爲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眞如。菩提涅槃。及波羅蜜。教授菩薩。圭峰

云心也者。冲虛妙粹。炳煥靈明。無去無來。冥通三際。非中非外。洞徹十方。不滅不生。豈四山之可害。離性離相。奚五色之能盲。故永明唯心訣云。夫此心者。衆妙群靈而普會爲萬法之王。三乘五性而冥歸。作千聖之母。獨尊獨貴。無比無儔。實大道源。是真法要。信之則三世菩薩同學。蓋學此心也。三世諸佛同證。蓋證此心也。一大藏教詮顯。蓋顯此心也。一切衆生迷妄。蓋迷此心也。一切行人發悟。蓋悟此心也。一切諸祖相傳。蓋傳此心也。天下衲僧叅訪。蓋叅此心也。達此心則頭頭皆是。物物全彰。迷此心則處處顛倒。念念痴狂。此體是一切衆生。本有之佛性。乃一切世界。生發之根源。故世尊鷲峰良久。善現巖下忘言。達磨少室壁觀。居士毗耶杜口。悉皆發明此心妙體。故初入祖門庭者。要先識此心體也。

眞 心 妙 用

或曰妙體已知。何名妙用耶。曰古人云。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乃妙體起用也。眞心妙體。本來不動。安靜眞常。眞常體上。妙用現前。不妨髓流得妙。故祖師頌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故一切時中。動用施爲。東行西往。喫飯着衣。拈匙弄筋。左顧右眄。皆是眞心妙用。現前凡夫迷倒。於着衣時。只作着衣會。喫飯時。只作喫飯會。一切事業。但隨相轉。所以在日用而不覺。在目前而不知。若是識性底人。動用施爲。不會昧却。故祖師云。在胎名神。處世名人。在眼觀照。在耳聽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知

之者。爲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魂。所以。道吾舞筭。石鞮拈弓。祕魔擎杖。俱胝豎指。忻州打地。雲巖師子。莫不發明。這着大用。於日用。不迷。自然縱橫無礙。

直心體用一異

或曰。真心體用。未審。是一。是異耶。曰。約相則非一。約性則非異。故此體用。非一非異。何以知然。試爲論之。妙體不動。絕諸對待。離一切相。非達性契證者。莫測其理也。妙用隨緣。應諸萬類。妄立虛相。似有形狀。約此有相無相故。非一也。又用從體發。用不離體。體能發用。體不離用。約此不相離理故。非異也。如水。以濕爲體。體無動故。波以動爲相。因風起。激水性波相。動與不動。故非一也。然波外無水。水外無波。濕性是一故。非異也。類上體用一異。可知矣。

真心在迷

或曰。真心體用。人人具有。何爲聖凡。不同耶。曰。真心。聖凡本同。凡夫。妄心認物。失自淨性。爲此所隔。所以真心。不得現前。但如暗中樹影。地下流泉。有而不識耳。故經云。善男子。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諸愚痴者。見彼摩尼。實有五色。善男子。圓覺淨性。現於身心。隨類各應。彼愚痴者。說淨圓覺。實見如是身心自性。亦復如是。肇論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此乃真心在纏也。又慈恩云。法身本有。諸佛共同。凡夫由妄覆有。而不覺。煩惱纏裏。得如來藏名。裴公云。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

者凡夫也。故知真心。雖在塵勞。不爲塵勞所染。如白玉投泥。其色不改也。

眞 心 息 妄

或曰真心在妄則是凡夫。如何得出妄成聖耶。曰古云妄心無處。即菩提。生死涅槃。本平等。經云彼之衆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眞。此乃出妄而成眞也。或曰莊生云心者其熱。燋火其寒。凝水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懸而天者。其惟人心乎。此莊生先說凡夫心。不可治伏。如此也。未審宗門以何法治妄心也。曰以無心法治妄心也。或曰人若無心。便同草木無心之說。請施方便。曰今云無心。非無心體。名無心也。但心中無物。名曰無心。如言空瓶。瓶中無物。名曰空瓶。非瓶體無。名空瓶也。故祖師云汝。但於心無事。於事無心。自然虛而靈。寂而妙。是此心旨也。據此則以無妄心。非無真心。妙用也。從來諸師說做無心功夫。類各不同。今總大義。畧明十種。一曰覺察。謂做功夫時。平常絕念。隄防念起。一念纔生。便與覺破。妄念破覺後念不生。此之覺智。亦不須用。妄覺俱忘。名曰無心。故祖師云不怕念起。只恐覺遲。又偈云不用求真。唯須息見。此是息妄功夫也。二曰休歇。謂做功夫時。不思善。不思惡。心起便休。遇緣便歇。古人云一條白練去。冷湫湫地去。古廟裏香爐去。直得絕廉纖離分別。如痴似兀。方有少分相應。此休歇妄心功夫也。三泯心存境。謂做功夫時。於一切妄念俱息。不顧外境。但自息心。

妄心已息，何害有境，即古人奪人不奪境法門也。故有語云：是處有芳草，滿城無故人。又龐公云：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此是泯心存境息妄功夫也。四、泯境存心，謂做功夫時，將一切內外諸境悉觀爲空寂，只存一心，孤標獨立，所以古人云：不與萬法爲侶，不與諸塵作對，心若著境，心即是妄。今既無境，何妄之有？乃真心獨照，不礙於道，即古人奪境不奪人也。故有語云：上園花已謝，車馬尚駢闐。又云：三千鈞客，今何在？獨計莊周定太平。此是泯境存心息妄功夫也。五、泯心泯境，謂做功夫時，先空寂外境，次滅內心，既內外心境俱寂，畢竟妄從何有？故灌溪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裸裸，赤灑灑，即租師人境兩俱奪法門也。故有語云：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又云：人牛俱不見，止是月明時。此泯心泯境息妄功夫也。六、存心存境，謂做功夫時，心住心位，境住境位，有時心境相對，則心不取境，境不臨心，各不相到，自然妄念不生，於道無礙。故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即租師人境俱不奪法門也。故有語云：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又云：山花千萬朵，遊子不知歸。此是存境存心滅妄功夫也。七、內外全體謂做功夫時，於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內外器一切諸法，同真心體，泯然虛明，無一毫異，大千沙界打成一片，更於何處得妄心來？所以肇法師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此是內外全體滅妄功夫也。八、內外全用，謂做功夫時，將一切內外身心器界諸法及一切動用施爲悉觀作^真心妙用，一切心念纔生，便是妙用，現前既一切皆是妙用，妄心向甚麼處安着？故永嘉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幼化空身，即法身。誌公十二時歌云：平朝寅狂機內隱，道人身坐臥不知元。是道只麼忙忙受苦辛，此是內外全用息妄

功夫也。九、即體即用。謂做功夫時，雖冥合真體，一味空寂而於中，內隱靈明，乃體即用也。故永嘉云：惺惺寂寂，是惺惺；妄想非寂寂，惺惺是寂寂。無記非既寂寂中，不容無記。惺惺中，不用亂想，所有妄心，如何得生？此是即體即用滅妄功夫也。十、透出體用。謂做功夫時，不分內外，亦不辨東西南北，將四方八面，只作一箇大解脫門，圓陀陀地，體用不分，無分毫滲漏，通身打成一片，其妄何處得起？古人云：通身無縫罅，上下武圍圍，是乃透出體用滅妄功夫也。已上十種做功夫法，不須全用，但得一門功夫成就，其妄自滅，真心即現，隨根宿習，曾於何法有緣，即便習之，此之功夫，乃無功之功，非有心功力也。此箇休歇安心法門，最緊要故，偏多說，無文繁也。

真心四儀

或曰：前說息妄未審，但只坐習，亦通行住等耶？曰：經論多說坐習，所以易成，故亦通行住等。久久漸成純熟，故起信論云：若修止者，住於靜處，端坐正意，不依氣息，不依形色，不依於空，不依地水火風，乃至不依見聞覺知，一切諸想，隨念皆除，亦遣除想，以一切法本來無想，念念不生，念念不滅，亦不得隨心，外念境界後，以心除心，心若馳散，即當收來，住於正念，是正念者，當知唯心，無外境界，即復此心，亦無自相，念念不可得，若從坐起，去來進止，有所施作，於一切時，常念方便，隨順觀察，久習純熟，其心得住，以心住故，漸漸猛利，隨順得入，真如三昧，深伏煩惱，信心增長，速成不退，唯除疑惑，不信誹謗重罪業障，我慢懈怠，如是等人，所不能入。據此，則通四儀也。圓覺經云：先依如來奢摩

他行堅持禁戒安處徒衆宴坐靜室此初習也永嘉云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據此亦通四儀耳總論功力坐尚不能息心况行住等豈能入道耶若是用得純熟底人千聖與來驚不起萬般魔妖不廻顧豈况行住坐中不能做功夫也如人欲離恨於人乃至行住坐臥飲食動用一切時中不能忘了欲愛樂於人亦復如是且憎愛有心中事尚於有心中容得今做功夫是無心事又何疑四儀中不常現前耶只恐不信不爲若爲若信則威儀中道必不失也

真心所在

或曰息妄心而真心現矣然則真心體用今在何處曰真心妙體徧一切處永嘉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經云虛空性故常不動故如來藏中無起滅故大法眼云處處菩提路頭頭功德林此即是體所在也真心妙用隨感隨現如谷應聲法燈云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片雲生晚谷孤鶴下遙天所以魏付元華嚴云佛法在日用處在行住坐臥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故知體則徧一切處悉能起用但因緣有無不定故妙用不定耳非無妙用也修心之人欲入無爲海度諸生死莫迷真心體用所在也

真心出死

或曰嘗聞見性之人出離生死然往昔諸祖是見性人皆有生有死今現見世間修道

之人。有生有死事。如何云。出生死耶。曰。生死本無。妄計爲有。如人病眼。見空中花。無病人說。無空花病者。不信目病。若無空花。自滅。方信花無。只花未滅。其花亦空。但病者妄執爲花。非體實有也。如人忘認生死。爲有。或無生死人。告云。本無生死。彼人不信。一朝妄息。生死自除。方知生死。本來是無。只生死未息時。亦非實有。以妄認生死有。故經云。善男子。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如迷人。四方易處。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譬彼病目。見空中花。乃至如衆空花。滅於虛空。不可說言有定滅處。何以故。無生處故。一切衆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是故說名輪轉生死。據此經文。信知達悟圓覺真心。本無生死。今知無生死。而不能脫生死者。功夫不到故也。故教中說菴婆女問文殊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爲甚麼被生死之所流。文殊云。其力未充故。後有進山主問修山主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修云。筭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筏。使得麼。所以知無生死。不如體無生死。體無生死。不如契無生死。契無生死。不如用無生死。今人尙不知無生死。况體無生死。契無生死。用無生死耶。故認生死者。不信無生死法。不亦宜乎。

眞心正助

或曰。如前息妄。眞心現前。且如妄未息時。但只歇妄。做無心功夫。更有別法。可對治諸妄耶。曰。正助不同也。以無心息妄。爲正。以習衆等。爲助。譬如明鏡。爲塵所覆。雖以手力揩拭。要須妙藥磨瑩。光始現也。塵垢煩惱也。手力無心功也。磨藥衆善也。鏡光眞心也。

起信論云復次信成就發心者發何等心畧有三種云何爲三一者直心正念真如法故二者深心集一切善行故三者大悲心欲拔一切衆生苦故問曰上說法界一相佛體無二何故不唯念真如復假求學諸善之行答曰譬如大摩尼寶體性明淨而有鑿穢之垢若人雖念寶性不以方便種種磨治終無得淨如是衆生真如之法體性空淨而有無量煩惱染垢若人雖念真如不以方便種種熏習亦無得淨以垢無量徧一切法故修一切善行以爲對治若人修行一切善法自然歸順真如法故據此所論以休歇妄心爲正修諸善法爲助若修善時與無心相應不取着因果若取因果便落凡夫入天報中難證真如不脫生死若與無心相應乃是證真如之方便脫生死之要術兼得廣大福德金剛般若經云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今見世人有參學者纔知有箇本來佛性乃便自恃天真不習衆善豈只於真心不達亦乃翻成懈怠惡道尙不能免况脫生死此見大錯也

真心功德

或曰有心修因不疑功德矣無心修因功德何來曰有心修因得有爲果無心爲因顯性功德此諸功德本來自具妄覆不顯今既妄除功德現前故永嘉云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乃是體中自具性功德也古頌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恒沙七寶塔寶塔畢竟化爲塵一念淨心成正覺故知無心功大於有心也洪州水潦和尚參馬祖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被馬祖一踏踏到忽然發悟起來撫掌大笑云也大奇也大

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便一時識得根源去乃作禮而退據此則功德不從外來本自具足也四祖謂懶融禪師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功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據祖師語無心功德甚多但好事相功德者於無心功德自不生信耳

直心驗功

或曰真心現前如何知是真心成熟無礙也曰學道之人得真心現前時但習氣未除若遇熟境有時失念如牧牛雖調到牽拽隨順處猶不敢放了鞭繩直待心調步穩趕趁入苗稼中不傷苗稼方敢撒手也到此地步便不用牧童鞭繩自然無傷苗稼如道人得真心後先且用功保養有大力用方可利生若驗此真心時先將平生所憎愛底境時時想在面前如依前起憎愛心則道心未熟若不生憎愛心是道心熟也雖然如此成熟猶未是自然不起憎愛又再驗心若遇憎愛境時特然起憎愛心令取憎愛境界若心不起是心無礙如露地白牛不傷苗稼也古有呵佛罵祖者是與此心相應今見纔入宗門未知道之遠近便學呵佛罵祖者太早計也

真心無知

或曰真心與妄心對境時如何辨別真妄耶曰妄心對境有知而知於順違境起貪瞋心又於中容境起癡心也既於境上起貪瞋癡三毒足見是妄心也祖師云逆順相

爭是爲心病。故知對於不可者是妄心也。若真心者。無知而知。平懷圓照。故異於草木。不生憎愛。故異於妄心。即對境虛明。不憎不愛。無知而知者。真心。故肇論云。夫聖心者。微妙無相。不可爲有。用之彌勤。不可爲無。乃至非有故知。而無知。非無故。無知而知。是以無知即知。無以言異於聖人心也。又妄心在有著有。在無著無。常在二邊。不知中道。永嘉云。捨妄心取真理。取捨之心。成巧僞。學人不了用修行。深成認賊將爲子。若是真心。居有無而不落有無。常處中道。故祖師云。不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肇論云。是以聖人。處有不有。居無不無。雖不取於有無。然不捨於有無。所以和光塵勞。周旋五趣。寂然而往。忽爾而來。恬淡無爲。而無不爲。此說聖人。垂手爲人。周旋五趣。接化衆生。雖往來而無往來相。安心不爾。故真心。安心不同也。又真心乃平常心也。妄心乃不平常心也。或曰。何名平常心也。曰。人人具有一點靈明。湛若虛空。徧一切處。對俗事。假名理性。對行識。權號真心。無分毫分別。遇緣不昧。無一念取捨。觸物皆周。不逐萬境遷移。設使隨流得妙。不離當處。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乃真心也。或曰。何名不平常心。耶。曰。境有聖與凡。境有染與淨。境有斷與常。境有理與事。境有生與滅。境有動與靜。境有去與來。境有好與醜。境有善與惡。境有因與果。境有細論則萬別。千差。今乃且舉十對。皆名不平常境也。心隨此不平常境而生。不平常境而滅。不平常境心。對前平常真心。所以名不平常安心也。真心本具。不隨不平常境生。起種種差別。所以名平常真心也。或曰。真心平常。無諸異因。奈何佛說因果善惡報應乎。曰。妄心逐種種境。不了種種境。遂起種種心。佛說種種因果法。治伏種種妄心。須立因果也。若此真心。不逐種

種境由是。不起種種心。佛即不說種種法。何有因果也。或曰真心。平常不生耶。曰真心有時施用。非逐境生。但妙用遊戲。不昧因果耳。

眞心所往

或曰未達真心人。由迷真心故。作善惡因。由作善因故。生善道中。由作惡因故。入惡道中。逐業受生。其理不疑。若達真心人。妄情歇盡。契證真心。無善惡因。一靈身後。何所依託耶。曰莫謂有依託者。勝無依託耶。又莫將無依託者。同人間飄零之蕩子。似鬼趣無主之孤魂。特爲此問。求有依託耶。或曰然。曰達性則不然也。一切衆生。迷覺性故。妄情愛念。結業爲因。生六趣中。受善惡報。假如天業爲因。只得天果。除合生處。餘竝不得受用。諸趣皆爾。既從其業故。合生處爲樂。不生處爲非樂。以合生處爲自己依託。不生處爲他人依託。所以有妄情則有妄因。有妄因則有妄果。有妄果則有依託。有依託則分彼此分。彼此則有可不可也。今達真心契無生滅之覺性。起無生滅之妙用。妙體眞常。本無生滅。妙用隨緣。似有生滅。然從體生用。用即是體。何生滅之可有。達人卽證眞體。其生滅何干涉耶。如水以濕性爲體。波浪爲用。濕性元無生滅故。波中濕性。何生滅耶。然波離濕性。別無故。波亦無生滅。所以古人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隻正眼。盡大地。是箇可藍。是悟理人。安身立命處。既達真心。四生六道。一時消殞。山河大地。悉是真心。不可離此真心之外。別有依託處也。既無三界妄因。必無六趣妄果。妄果既無。說甚依託。別無彼此。既無彼此。則何可不可也。卽十方世界唯一真心。全身受用。無別依託。又於示

現門中隨意往生而無障礙故傳燈云溫操尙書問圭峰曰悟理之人一期壽終何所依託圭峰曰一切衆生無不具有靈明覺性與佛無殊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明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但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則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此即真心身後所往者也

高麗國普照禪師勸修定慧結社文

恭聞人因地而倒者因地而起離地求起無有是處也迷一心而起無邊煩惱者衆生也悟一心而起無邊妙用者諸佛也迷悟雖殊而要由一心則離心求佛者亦無有是處也知訥自妙年投身祖域遍參禪肆詳其佛祖垂慈爲物之門要令我輩休息諸緣虛心冥契不外馳求如經所謂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等之謂也凡見聞誦習者當起難遇之心自用智慧觀照如所說而修則可謂自修佛心自成佛道而親報佛恩矣然返觀我輩朝暮所行之迹則憑依佛法裝飾我人區區於利養之途汨沒於風塵之際道德未修衣食斯費雖復出家何德之有噫夫欲出離三界而未有絕塵之行徒爲男子之身而無丈夫之志上乖弘道下闕利生中負四恩誠以爲恥知訥以是長歎其來久矣歲在壬寅正月赴上都普濟寺談禪法會一日與同學十餘人約曰罷會後當捨名利隱遁山林結爲同社常以習定均慧爲務禮佛轉經以至於執勞運力

各隨所任而經營之。隨緣養性。放曠平生。遠追達士。真人之高行。則豈不快哉。諸公聞語。曰。時當末法。正道沉隱。何能以定慧爲務。不如勤念彌陀。修淨土之業也。余曰。時雖遷變。心性不移。見法道之興衰者。是乃三乘權學之見。有智之人。不應如是。君我逢此最上乘法門。見聞薰習。豈非宿緣。而不自度。返生絕分。甘爲權學人。則可謂辜負先祖作最後斷佛種人也。念佛轉經。萬行施爲。是沙門住持常法。豈有妨碍。然不窮根本。執相外求。恐被智人之所嗤矣。華嚴論云。此一乘教門。以根本智爲所成。名一切智乘。十方世界量同虛空。爲佛境界故。一切諸佛。及以衆生。所有心境。牙相叅入。如影重重。不說有佛無佛世界。不說有像法末法。如是時分。常是佛興。常是正法。此乃了義經。但說有此方穢土。別方淨土。有佛無佛處所。及像法末法。皆爲不了義經。又云。如來爲一切邪見顛倒衆生。示現出興。略說少分福德境界。而實如來。無出無沒。唯與道相應者。智境自會。不作如來出興滅沒之見。但自以定觀二門。以治心垢。情在相存。我見求道終不相應。須依智人。自摧憍慢。敬心徹到。方以定慧二門。決擇先聖教旨。如斯。豈敢造次輒有浪陳。誓遵了義懇苦之言。不依權學方便之說。我輩沙門。雖生末法。稟性頑癡。若自退屈。着相求道。則從前學得定慧妙門。更是何人。所行之事。行之難故。捨而不修。則今不習故。雖經多劫。彌在其難。若今強修難修之行。因修習力故。漸得不難。古之爲道者。還有不從凡夫來者耶。諸經論中。還有不許末世衆生修無漏道乎。圓覺經云。末世諸衆生。心不生虛妄。佛說如是人。現世即菩薩。華嚴論云。若言此法。非是凡夫境界。是菩薩所行。當知是人。滅佛知見。破滅正法。諸有智者。不應如是不勸修行。設行不得。不

失善種猶成來世積習勝緣故唯心訣云聞而不信尙結佛種之因學而未成猶蓋人天之福由是觀之不論末法與正法時殊不憂自心昧之與明但生仰信之心隨分修行以結正因遠離切弱當知世樂非久正法難聞豈可因循虛送人生如是追念過去久遠已來虛受一切身心大苦無有利益現在即有無量逼迫未來所苦亦無分齊難捨難離而不覺知況此身命生滅無常剎那難保石火風燈逝波殘照不足爲諭歲月飄忽暗催老相心地未修漸近死門念昔同遊賢愚難深今朝屈指九死一生生者如彼次第衰殘前去幾何尙復恣意貪墮嫉妬我慢放逸求名求利虛喪天日無趣談話論議天下或無戒德空納信施受人供養無慚無愧如是等憊無量無邊其可覆藏不爲哀痛乎如有智者當須兢慎策發身心自知已過改悔調柔晝夜勤修速離衆苦但依佛祖誠實之言爲明鏡照見自心從本而來靈明清淨煩惱性空而復勤加決擇邪正不執己見心無亂想不有昏滯不生斷見不着空有覺慧常明精修梵行發弘誓願廣度群品不爲一身獨求解脫如或世間事務種種牽纏或病苦所惱或邪魔惡鬼所能恐怖有如是等身心不安則於十方佛前至心洗懺以除重障禮念等行消息知時動靜施爲或語或默一切時中無不了知自他身心從緣幻起空無體性猶如浮泡亦如雲影一切毀譽是非音聲喉中妄出如空谷響亦如風聲如是虛妄自他境界察其根由不隨傾動全身定質守護心城增長觀照寂爾有歸恬然無間當是時也愛惡自然淡薄悲智自然增明罪業自然斷除功行自然精進煩惱盡時生死即絕生滅滅已寂照現前應用無窮度有緣衆生是爲了事人分上無漸次中漸次無功用中功用也

問曰汝今解說者先須信解自身性淨妙心方能依性修禪是乃從上已來自修佛心自成佛道之要術也何故凡見修禪之士不發神通智慧乎若無通力可現則何名如實修行者也予笑曰神通智慧隨自正信佛心法力加行用功而得之比如磨鏡垢漸盡而漸明明現則影像千差此但論圓修辨事也若也信解未正功行未淡昏昏坐睡以守默爲禪則何有神通自發也先德曰汝等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昧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莫愁其末史山人問圭峰宗密禪師凡修心地之法爲當悟心卽了爲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禪門頓旨若悟心卽了何不發神通光明答曰識水池而全水藉陽氣而鎔銷悟凡夫而卽真資法力而修習水銷則水流潤方呈漑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以是當知不愁相好及與神通先須返照自心信解真正不落斷常依定慧二門治諸心垢卽其宜矣若也信解未正所修觀行皆屬無常終成退失是謂愚夫觀行豈爲智人之行哉他教家亦有簡辨觀行淺淺得失其義甚詳祇爲學人唯攻言說或高推聖境不能內求自心亦不能鍊磨日久知其功能耳且如元曉法師云如諸世間愚夫觀行內計有心外求諸理求理彌細轉取外相故還背理去遠若天與地所以終退沒受無窮生死智者觀行與此相反外忘諸理內求自心求心至極忘理都盡盡忘所取取心都滅所以能得至無理之至理畢竟無退還住無住涅槃又復小聖計心先有生性故過微心小聖以漸細漸微微微三方俱得入得心滅無無智無照不異空界大士解心本無生性故離細想不得滅無真照智在證會法界如是辨別愚夫與智者小乘及大乘人觀行得失不隱

微毫是知若禪若教古今得意觀行之人皆達自心妄想攀緣本自無生智智用中無有間斷證會法界永與愚夫小乘途路且別豈可不觀自心不辨真妄未積淨業而先索神通道力耶比夫未解乘舟而欲怨其水曲者哉問若約自己真性本自圓成但任心自在合他古轍何須觀照而無繩自縛乎

答末法時代人多乾慧未免苦輪運意則承虛託假出語則越分過頭知見偏枯行解不等近來禪門汎學輩多有此病皆云既自心本淨不屬有無何假勞形妄加行用是以効無碍自在之行放捨真修非唯身口不端亦乃心行迂曲都不覺知或有執於聖教法相方便之說自生退屈勞修漸行違背性宗不信有如來爲末世衆生開秘密之訣圓覺經中特有妙旨也固執先聞擔麻棄金也知訥頻遇如此之類雖有解說終不信受但加

疑謗而已何如先須信解心性本淨煩惱本空而不妨依解薰修者也外攝律儀而忘拘執內修靜慮而非伏捺可謂於惡斷斷而無斷於善修修而無修爲真修斷矣若能如是定慧雙運萬行齊修則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且修禪一門最爲親切能發性上無漏功德若得意修者於一切時行住坐臥或語或默念念虛立心心明妙萬德通光皆從中發安得求道恃本性而自安不專定慧乎翼真記云定慧二字乃三學之分稱具云戒定慧戒以防非止惡爲義免墮三途定以稱理攝散爲義能超六欲慧以擇法觀空爲義妙出生死無漏聖人因中修行皆須學此故名三學又此三學有隨相離性之別隨相如上說稱性者理本無我戒也理本無亂定也理本無迷慧也但悟此理即真三學耳先德曰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

知見此。即但破隨相對治之名。不壞稱性三學。故曹溪云。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亂。自性定。心地無癡。自性慧。此之是也。又所言禪者。有淺有深。謂外道禪。凡夫禪。二乘禪。大乘禪。最上乘禪。廣如禪源諸詮集所載。今之所論心性。本淨。煩惱本空之義。是當最上乘禪。然於用功門中。初心之人。不無權乘對治之義。故此勸修文內。權實並陳。不可不知也。定慧名義。雖殊。要在當人。信心不退。剋已成辦耳。智度論云。若求世間近事。不能專精事業。不成。況學無上菩提。不用禪定。偈云。禪定金剛鎧。能遮煩惱箭。禪爲守智藏。功德之福田。囂塵蔽天日。大雨能掩之。覺觀風散心。禪定能滅之。大集經云。與禪相應者。是我真子。偈云。閒靜無爲佛境界。於彼能得淨菩提。若有毀謗住禪者。是名毀謗諸如來。正法念經云。救四天下人命。不如一食頃。端心正意。起信論云。若人聞是法。已不生怯弱。當知是人。定紹佛種。必爲諸佛之所授記。假使有人。能化三千大千世界。滿中衆生。令行十善。不如有人。於一食頃。正思此法。過前功德。不可爲論。是知依此修行。諸善功德。不可勝言。若不安禪靜慮。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臨命終時。風火逼迫。四大離散。心狂熱悶。顛倒亂見。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惶惶恐怖。失所依憑。形骸蕭索。猶如蟬蛻。迷途繇邈。孤魂獨逝。雖有寶玩珍財。一無將去。雖有豪族眷屬。竟無一人追隨救護者。是謂自作自受。無入替代矣。當是時也。將何眼目。以爲苦海之津梁。莫言有小分有爲功德。免此患難。百丈和尚云。縱有福智多聞。都不相救。爲心眼未開。唯緣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或怖或懼。六道五蘊。現前盡見。嚴好舍宅。舟舡車輿。光明現赫。爲縱自心貪愛所見。悉變爲好境。隨所見重處受生。都

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揔未定。是以凡有高識遠志之人。先須深觀三世業報。毫髮不差。無地可逃。今若緣差。不能進修。後必受苦。良可傷哉。即於初中後夜。闌爾忘緣。兀然端坐。不取外相。攝心內照。先以寂寂。治於緣慮。次以惺々。治於昏沉。均調昏散。而無取捨之念。令心歷歷。廓然不昧。無念而知。非彼所聞一切境界。終不可取。若隨世緣。有所施作。悉當觀察。應作不應作。萬行無廢。雖有所作。不失虛明。湛然常住。一宿覺云。寂寂謂不念外境。善惡等事。惺々謂不生昏住。無記等相。若寂寂不惺々。此乃昏住。惺々不寂寂。此乃緣慮。不寂寂不惺々。此乃非但緣慮。亦乃入昏而住。亦寂寂亦惺々。非唯歷歷。兼復寂寂。此乃還源之妙性也。十疑論註云。無念者。卽是真如三昧。直須惺々寂寂。不起攀緣。實相相應。先德云。凡夫有念有知。二乘無念無知。諸佛無念而知。如上言教。是修心人。定慧等持。明見佛性之妙門也。有智之人。切須審詳。豈可徒標大意。而便棄修行耶。定慧等持有五種起心六種料簡大意此在思之問曰。諸佛妙道。深曠難思。今只令末世衆生。觀照自心。而希佛道。自非上根。未免疑謗。

予笑曰。前來問意。何爲自高。此問何爲自卑。且莫草草。吾語汝。馬鳴菩薩撮畧百本大乘經典。造起信論。直標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心卽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蓋恐衆生不知自心。靈妙自在。向外求道耳。圓覺經云。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猶如空花。從空而有。裴相國云。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所謂眞淨明妙。虛徹靈通。卓然而獨尊者也。背之則凡。順之則聖。雲蓋智禪師。常謂門人曰。但莫瞞心。心自靈聖。此等是諸經論及天下善知識所留言句中微旨。

也。但時人自欺自瞞，日用而不自信，自修耳。脫或有信之者，不加決擇，隨情向背，未免斷常而堅執已見，豈可與之語道也。

問曰：修多羅中演說百千三昧，無量妙門，布網張羅，該天括地，諸菩薩依教奉行。至於斷證階位，則遂有三賢十地等妙二覺。今但依惺々寂寂二門，對治昏沈緣慮，終期究竟位者，如認一微漚，以爲窮盡瀛渤，不其惑乎？

答：今時修心人，具佛種性，依頓宗直指之門，發決定信解者，直了自心常寂，直然惺々依此而起修故。雖具修萬行，唯以無念爲宗，無作爲本也。以無念無作故，無有時劫地位漸次之行，亦無法義差別之相。以具修故，塵數法門諸地功德妙心體具，如如意珠此中惺々寂々之義，或直約離念心體，或約用功門說之故。修性俱圓，理行兼暢，修行徑路，莫斯爲最。但得意修心，脫生死病爲要，何容名義諍論，而興見障乎？而今若善得離念心體，即與佛智相契，何論三賢十聖漸次法門？圓覺修證儀云：頓門無定位，心淨即名真。起信論云：所言覺義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遍。法界一相，即是如來平等法身。又云：若有衆生，能觀無念者，即爲向佛智故。四祖謂融禪師曰：夫百千三昧，無量妙門，盡在汝心。故知若不了自心，圓該諸法，又不知聖教，千途異說，隨順機宜，無不指歸自心。法界而返，執文字差別義門，又自生惛弱，望滿於三祇行位者，非性宗得意修心者也。如有此病，請從今改近於故人處，得五位修證圖，乃建州大中華講學沙門永年排定。杭州祥符寺傳華嚴教明義大師曇慧重詳定。其序云：夫無上菩提在三數劫外，五位修行，六度圓滿，方能證得。今列頓漸兩途，若圓頓門，從衆生界

善男子等。具佛種性。一念背塵合覺。不歷僧祇。直至悟界。謂之頓超。見性成佛。若三乘漸次五位聖賢。須歷三祇。方成正覺。如是辨明。至於圖中排定頓漸行相。亦不相雜糅。所以然者。以其衆生根機。或有二乘種性。或有菩薩種性。或有佛種性。利鈍各別。故也。教中亦有如是具佛種性衆生。於生死地面上。頓悟佛乘。齊證齊修之旨。何獨南宗有頓門耶。但學教學禪之者。雖遇妙旨。高推聖境。自生怯弱。未能深觀自心。日用見聞覺知之性。是無等等大解脫故。生多般疑惑耳。此後更引誠證。具明頓超見性者。雖不藉三乘漸次行位。亦不礙悟後圓修行門。如是悟修本末。不離圓明覺性。惺寂之義。愿令修心人。遷權就實。不枉用功。自他速證。無上菩提。且如法集別行錄云。始自發心。乃至成佛。唯寂唯知。不變不斷。但隨地位。名義稍殊。謂約了悟時。名為理智。理即是寂。智即是知。約發心修時。名為止觀。止息塵緣。契於寂知。也。觀照性相。冥於也。約任運成行。名為定慧。因止緣功而融。心定者慧。慧分者知。約煩惱都盡。功行圓滿。成佛之時。名為菩提涅槃。菩提梵語。此云覺。即知也。涅槃梵語。此云寂滅。即是寂也。當知始自發心。乃至畢竟。唯寂唯知。今言唯寂唯知。正是惺々寂々也。據此錄之旨。則雖今時凡夫。能廻光返照。善知方便。均調昏散。惺々寂々之心。該因徹果。不變不斷。但生熟明昧。隨功異耳。若圓照自心。真常性德。動靜雙融。證會法界。則便知諸地功德。塵數法門。九世十世。不離於當念。以心性靈妙自在。含容萬種法。萬法未嘗離自性。如轉如不轉。性相體用。隨緣不變。同時無碍。初無今古。凡聖善惡。取捨之心。而不妨功用。漸增歷諸地位。悲智漸圓。成就衆生。而始終不移。一時一念。一法一行也。華嚴論云。以自心根本無明分別之種。便成不動智佛。以法界體用。以爲信進悟入之門。從信及入位進修。乃至徑十住十

行十回向十地十一地、摠不離本不動智佛、不離一時一念一法一行上、而有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法界虛空界微塵數法門、何以故、爲從法界及根本不動智上、爲信進悟入故、又云不同三乘權教約劣解衆生、存世間三世之性說佛果在三僧祇之外、據此論之旨、圓宗圓信之者、以自心根本無明分別之種、便成不動智佛、從信乃至究竟位、無有轉變成壞之相、可謂心性本來自在、隨緣似轉而常無變易者也、近來唯攻言說者、雖廣談法界無碍緣起、初不返觀自心之德用、既不觀法界性相、是自心之體用、何時開自心情塵出大千經卷經、不云乎、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又不云乎、言辭所說法、小智妄分別、是故、生障礙、不了於自心、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彼由顛倒、慧增長一切惡、伏望

修真高士、依如上懇苦之言、先須深信自心、是諸佛本源、以觀照定慧之力、發出之、不可端居抱愚、效無分別、而爲大道、所謂在纏真如、昏散皆具、出纏真如、定慧方明、捨別條然、前後無濫故也、亦不可謂現今治其染、當來得其淨、不觀本妙、自生艱阻、而勞修漸行、唯心訣、云或讓位高推於極聖、或積德望滿於三祇、不知全體現前、猶希妙悟、豈覺從來具足、仍待功成、不入圓常、終成輪轉、祇爲昧於性德、罔辨真宗、捨覺徇塵、棄本就末、此之是也、是故、修心之人、不自屈不自恃、恃則墮於此心、不守自性、能凡能聖、剎那造作、還復漂沉之用、是以、晝三夜三、勲々蘊習、惺惺無妄、寂寂明亮、不違修門、屈則失於此心、靈通應物、常在目前、終日隨緣而終日不變之德、是以、將癡愛、成解脫、真源運貪嗔、現菩提、大用逆順自在、縛脫無拘、順於性門也、此修性二門、如鳥兩翼、闕一不

可。先德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煩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若能於此得意進修，則雖是末世衆生，何患乎落斷常之坑也？向來所謂塵數法門、諸地功德、妙心體具，如如意珠，豈誣也哉？言妙心者，是惺惺寂寂之心也。問：今時修心人，若博學多聞，說法度人，則損於內照。若無利他之行，則何異趣寂之徒耶？

答此各在當人，不可一向。若因言悟道，籍教明宗，具擇法眼者，雖多聞而不起認名執相之念。雖利他而能斷自他憎愛之見，悲智漸圓，妙契實中，則誠當實行者也。若隨語生見，齊文作解，逐教迷心，指月不分，未忘名聞利養之心，而欲說法度人者，如穢蝸螺自穢穢他，是乃世間文字法師。何名專精定慧，不求名聞者乎？華嚴論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誌公法師大乘讚云：世間幾許癡人，將道復欲求道，廣尋諸義，紛紜自救，己身不了，專尋他文亂說，自稱至理，妙好徒勞，一生虛過，永劫沉淪，生老濁愛，纏心不捨。清淨智心，自惱真如法界叢林，返作荆棘荒草，但執黃葉爲金，不悟棄金求寶口內誦經誦論，心裏尋常枯燥。一朝覺本心空，具足真如不少。阿難曰：一向多聞，未專道力。先聖之旨，明踰日月，豈可廣尋諸義，不救己身而永劫沉淪乎？但時中觀行餘暇，不妨披詳聖教及古德入道因緣，決擇邪正，利他利己而已。非爲一向外求分別名相，如入海算沙，虛度光陰。先德曰：菩薩本爲度他，是以先修定慧，空閒靜處，禪觀易成，少欲頭陀，能入聖道。此其證也。既發度他之愿，先修定慧，有道力，則雲布慈門，波騰行海，窮未來際，救拔一切苦惱衆生，供養三寶，紹佛家業，豈同趣寂之徒也。

問今時行者雖專定慧多分道力未充若也不求淨土留此穢方逢諸苦難恐成退失
答此亦各在當人不可一例取之若是大心衆生依此最上乘法門決定信解四大如
泡幻六塵似空花自心是佛心自性是法性從本已來煩惱性自離惶惶直然惶惶歷
歷直然歷歷依此解而修者雖有無始習氣以無依住智治之還是本智不伏不斷雖
有方便三昧離昏散之功以知緣慮分別是真性中緣起故任性淨而無取攝之相雖
涉外緣違順之境爲了唯心無自他詭所故愛憎瞋喜任運不生如是任法調治習氣
使稱理智增明隨緣利物行菩薩道雖處三界內無非法性淨土雖經歲月體不移時
任大悲智以法隨緣故此人雖不如上古過量人一超登位具足通力者然以夙植善
根種性猛利深信自心本來寂用自在性無更改故於諸世難無有退失之患華嚴論
所謂大心凡夫能生信證入故生如來家不言已生佛家諸大菩薩者也今時如此修
心者爲上根也或有行者聞自心淨妙之德信樂修習然以無始堅執我相習氣偏重
致諸惑障未能忘情者且以空觀推破自他身心四大五陰從緣幻出虛假非實猶如
浮泡其中空虛以何爲我以何爲人如是深觀巧洗情塵心常謙敬遠離傲慢折伏現
行資^於定慧漸入明靜之性然此人若無萬善助開自力恐成迂滯直須勤供養三寶
讀誦大乘行道禮拜懺悔發愿始終無廢以愛敬三寶淳厚心故蒙佛威加能消業障
善根不退若能如是自力他力內外相資志求無上之道則豈不具美乎此內外相資
中有二種人所願各異或有悲願重者於此世界不厭生死自利利他增長悲智求太
菩提所生之處見佛聞法以之爲愿也此人^於不別求淨土亦無逢難退失之患或有淨

穢苦樂欣厭心重者。所修定慧。及諸善根。回向愿求生彼世界。見佛聞法。速成不退。卻來度生。以之爲愿也。此人意謂雖專內照。忍力未成。留此穢土。逢諸苦難。恐有退失之患。此內外相資二種人志愿。深諸聖教。皆有道理。此中求生淨土者。於明靜性中。有定慧之功。懸契彼佛內證境界故。望彼但稱名號。憶想尊容。希望往生者。優劣可知矣。智者大師。臨終謂門人曰。火車相現。一念改悔者。猶能往生。况戒定慧薰修。行道力。功不唐捐。淨名經云。欲淨佛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即佛土淨。法華記壇經云。心地。但不淨。西方去。此不遠。性起不淨之心。何佛卽來迎請。壽禪師云。識心。方生唯心淨土。着境。只墮所緣境中。如上佛祖所說。求生淨土之旨。皆不離自心。未審離自心源。從何趣入。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云。三世一切諸佛。皆無所有。唯依自心。菩薩若能了知諸佛及一切法。皆唯心量。得隨順忍。或入初地。捨身。速生妙喜世界。或生極樂淨佛土中。此其證也。以此而推。雖不念佛求生。但了唯心。隨順觀察。自然生彼。必定無疑。近世多有義學沙門。捨名求道。皆着外相。面向西方。揚聲喚佛。以爲道行。前來學習。發明心地。佛祖秘訣。以謂名利之學。亦謂非分境界。終不掛懷。一時棄去。旣棄修心之秘訣。不識返照之功能。徒將聰慧之心。虛用平生之力。背心取相。謂依聖教。諸有智者。豈不痛傷孤山智圓法師。阿彌陀經疏序云。夫心性之爲體也。明乎靜乎。一而已矣。無凡聖焉。無依正焉。無延促焉。無淨穢焉。及其感物而動。隨緣而變。則爲六凡焉。爲三聖焉。有依焉。有正焉。依正。旣作則身壽。有延促矣。國土。有淨穢矣。吾佛大聖人。得明靜之一者也。乃假道於慈。託宿於悲。將欲歐羣迷。使復其本。於是乎無身而示身。無土而示土。延其壽。淨其

土俾其欣促其壽穢其土俾其厭既欣且厭則漸諭之策行矣云雖寶樓金池爲悅目之翫而非惑蕩之色而能達唯心無境矣雖風樹鳥聲有入耳之娛而非愆遷丑例切知樂音不也之音而能念三寶有歸矣夫如是則復乎明靜之體者如轉掌耳予謂圓師深知吾佛善權本末者也今引繁文庶使今時求淨土者知佛意而修之不枉用功耳知佛意者雖念佛名懃求往生知彼佛境莊嚴等事無來無去唯依心現不離真如念念之中離於昏散等於定慧不違明靜之性則分毫不隔感應道交如水澄月現鏡淨影分故萬善同歸集云佛實不來心亦不去感應道交唯心自見又偈云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難思議此人必不取心外境界而興偏計倒執招諸魔事違背佛意也諸修道者切須在意切須在意或有行者堅執名相不聞大乘唯心法門又不識吾佛於明淨性中以本愿力權現身土幻住莊嚴攝引衆生令其耳目所翫達唯心無境復其本之善權卻謂念佛往生將五蘊身受無量樂以是情執未忘故或見修禪者以爲是人。不念佛求生何時出離三界哉不知聖教所明心淨故即佛土淨之旨又聞說所修心地空明無物以謂無身受樂之處恐落空去不知空本無空唯是如來圓覺明靜之心同虛空遍法界該衆生心無間斷處一切衆生無明分別之心當處虛明與十方諸佛同一智海同一法性祇爲衆生終日其中行履而自背負恩德耳不知斯旨者以執吝貪着之心求佛境界如將方木逗圓孔也或有行者稟性浮僞聞此心法信樂修習然得小爲足不加決擇知見未圓全恃本性不修萬行亦不求淨土見求生者而生輕慢此上二人於佛法中不善用心多有滯障可悲可痛也若是最下根人盲無慧目而知稱

佛號則歎其希有。豈以不知佛意修行爲過哉。或有行者。受氣剛大情緣。最濃聞此心法。不知措意之處。然能觀彼佛白毫光明。或觀梵字。或誦經念佛。如是行門。專精不亂。能調妄想。不被惑障。梵行咸建。此人初從事行。感應道交。終入唯心三昧。故亦是善知佛意者也。飛錫和尚高聲念佛三昧寶王論云。浴大海者。已用於百川。念佛名者。必成於三昧。亦猶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既契之後。心佛雙亡。雙亡定也。雙照。慧也。定慧既均。亦何心而不佛。何佛而不心。心佛既然。則萬境萬緣。無非三昧。誰復患之。於起心動念。高聲稱佛哉。文殊所說般若經中。明念佛得一行三昧者。亦同此意也。不了此意者。卻將見愛之情。觀彼佛相。念彼佛名。日久歲深。多爲魔魅。所攝顛狂浪走。虛勞功夫。傾覆一生。近世頻頻見聞如此之人。皆由不知十界依正。善惡因果。唯心所作。無體可得故也。或於坐中。見天人菩薩像。或如來像。相好具足。或端正男女及諸恐怖之相。說諸種種幻惑之事。或雖非外現之相。於自心中。隨順魔事。惡覺情見。不可具陳。當此之時。昏迷不省。無慧自救。橫罹魔網。良可傷哉。起信論。不云乎。當念惟心境界。卽滅。終不爲惱。又云行者。常以智慧觀察。勿令此心。墮於邪網。當勤正念。不取不着。教旨如斯。何得逐境背心。而求佛菩提哉。今時行者。多云。但得念佛往。生然後。何有哉。不知九品昇降。皆由自心。信解大小明昧。而發現也。經中。以解第一義諦。勸進行者。爲上品。豈以聰明靈利之心。甘爲鈍根。不解第一義。但稱名號。哉。萬善同歸集云。九品往生。上下俱達。或遊化國。見佛應身。或生報土。覩佛真體。或一夕而便登土地。或經劫而方證小乘。或利根鈍根。或定意散意。是知古今達者。雖求淨土。

以深信真如。專於定慧故。知彼色相莊嚴等事。無來無去。離於分齊。唯依心現。不離真如。不同凡夫二乘。不知轉識現故。見從外來。取色分齊故也。如是則雖曰同生淨土。愚智行相。天地懸隔。何如現今。學大乘唯心法門。專於定慧。免墮凡小。心外取色分齊之見也。若是祖宗門下。以心傳心。密意指授之處。不在此限。珙和尚云。能悟祖道。發揮般若者。末季未之有也。故此勤修文中。皆依大乘經論之義。爲明證略。辦現傳門信解發明之由致。並出生入死淨穢往來之得失。欲令人社修心之人。知其本末。息諸口諍。辨其確實。不枉用功。於大乘法門。正修行路。同結正因。同修定慧。同修行願。同生佛地。同證菩提。如是一切。悉皆同學。窮未來際。自在遊戲。十方世界。互爲主伴。共相助成。轉正法輪。廣度羣品。以報諸佛莫大之恩。仰惟佛眼。證此微誠。普爲法界羣迷。發此同修定慧之願。嗚呼。衆生之所以往來者。六途也。鬼神沈幽愁之苦。鳥獸懷猶。戒下休必切。輕走貌之悲。修羅方瞋。諸天正樂。可以整慮。趣菩提者。唯人道能爲耳。人而不爲。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和訥曩閱大乘。歷觀了義乘經論所說。無有一法不歸三學之門。無有一佛不藉三學而成道也。楞嚴經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是故我輩。今結佳期。預伸密誓。當修梵行。則仰慕真風。不生自屈。以戒定慧。資薰身心。損之又損。水邊林下。長養聖胎。看月色而逍遙。聽川溪而自在。縱橫放曠。逐處消時。猶縱浪之虛舟。若凌空之逸翮。現形容於寰宇。潛幽靈於法界。應機有感。適然無準矣。予之所慕。意在斯焉。若修道人。捨名入山。不修此行。詐現威儀。誑惑信心。檀越則不如求名利富貴。貪着酒色。身心荒迷。虛過一生也。諸公。聞語。咸以

爲然曰他日能成此約。隱居林下。結爲同社。則宜以定慧名之。因成盟文而結意焉。其後偶因選佛場得失之事。流離四方。未遂佳期者。至今幾盈十載矣。去戊申年早春。契內材公禪伯。得住公山居祖寺。不忘前愿。將結定慧社。馳書請予於下柯山普門蘭若。再三懇至。予雖久居林壑。自守愚魯。而無所用心也。然追憶前約。亦感其懇誠。取是年春陽之節。與同行舡禪者。移樓^樓是寺。招集昔時同愿者。或亡或病。或求名利而未會。且與殘僧三四輩。始啓法席。用酬曩愿耳。伏望禪教儒道厭世高人。脫略塵寰。高遊物外。而專精內行之道。符於此意。則雖無往日結契之因。許題名字於社文之後。雖未一會而蘊習。常以攝念觀照爲務。而同修正因。則如經所謂狂心歇處。卽時苦提。性淨妙明。匪從人得。文殊偈云。一念淨心。是道場。勝造河沙七寶塔。寶塔畢竟碎爲塵。一念淨心。成正覺。故知少時攝念無漏之因。雖三災彌綸而行業。湛然者也。非特修心之士。成其益也。以此功德。上祝

聖壽萬歲。令壽千秋。天下泰平。法輪常轉。三世師尊父母。十方施主。普及法界生亡。同承法雨之所霑。永脫三途之苦惱。超入大光明藏。遊戲三昧性海。窮未來際。開發蒙昧。燈燈相續。明明不盡。則其爲功德。不亦與法性相終始乎。庶幾樂善君子。留神思察焉。時明昌元年庚戌季春。公山隱居牧牛子知訥謹誌。至承安五年庚申。自公山移社於江南曹溪山。以鄰有定慧寺。名稱混同故。受朝旨。改定慧社。爲修禪社。然勤修文。旣流布故。仍其舊名。彫板印施耳。

看話決疑論

或問牧牛子華嚴教既明法界無碍緣起無所取捨何故禪門揀十種病而看話耶
答近來汎學輩不知禪門話頭叅詳妙密旨趣多有此疑若論真性緣起義理分齊則
禪學者豈不知此十種禪病如華嚴法界緣起耶故徑山大慧禪師亦云平昔知見多
以求證悟之心在前作障故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然此障亦非外來亦非別事豈有
揀耶所言十種病以求證悟之心爲本既云此障亦非外來從何處來耶亦非別事是
何事耶此全明性起之德故教中亦云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等是
也然此義理雖最圓妙揔是識情聞解思想邊量故於禪門話頭叅詳徑截悟入之門
一一全揀佛法知解之病也然話頭無字如一團火近之則燎卻面門故無佛法知解措
着之處所以云此無字破惡知惡解底器仗也若有能破所破取捨揀擇之見則宛是
執認言迹自擾其心何名得意叅詳但提撕者也禪門亦有爲密付難堪借教悟宗之
者說真性緣起事事無碍之法如三玄門初機得入體中玄所明云無邊剎境自他不
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又云一句明明該萬像等是也禪門中此等圓
頓信解如實言教如河沙數謂之宛句以令人生解碍故並是爲初心學者於徑截門
活句未能叅詳故示以稱性圓談令其信解不退轉故若是上根之士堪任密傳脫略
窠臼者纔聞徑截門無味之談不滯知解之病便知落處是謂一聞千悟得大揔持者
也又若約圓頓信解門則此十種知解之病亦爲真性緣起無可取捨然以有語路義

路聞解思想故。初心學者。亦可信受奉持。若約徑截門。則當於親證密契。無有語路義。路未容聞解思想故。雖法界無碍緣起之理。翻成說解之碍。若非上根大智。焉能明得。焉能透得耶。以故。泛學輩。翻成疑謗。理固然矣。又禪宗學語者。論此話頭。有二義。一全提之語。二破病之談。話頭知微。但提撕做工夫者。都無全提之解。况有破病之念。埋沒密旨耶。纔擬一念全提破病之解。便落意根下卜度之病。豈爲叅詳活句者耶。

問既云法性圓融。緣起無碍。雖有聞解。何有碍耶。

答汝豈不見圓覺經云。若復有人。勞慮永斷。得法界淨。卽被淨解。爲自障礙故。於圓覺而不自在。得法界淨者。亦爲解碍。况今學者。將情識卜度緣起無碍。豈爲解脫知見耶。問然則如般若經所謂無智亦無得。又頓教所謂一念不生。卽名爲佛等離言絕慮。是耶。

答離言絕慮。五教皆有之。以教教皆有一絕言。並令忘詮會旨故。小乘證人空真如。大乘菩薩證法空真如。當於證門。皆離言絕慮。若言慮未忘。何名證也。頓教但說理性離言絕相。別爲一類離念之機故。一念不生。卽名爲佛者。但是證理成佛。可名爲素法身也。華嚴說法界無碍緣起。菩薩聞熏修習。則十信地。見聞終心。成解行。信滿住。初名爲證入故。華嚴論云。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旣以無思證入。亦是離言絕慮也。清凉祖師云。佛證離言。又云性海果分。當是不可說。又云果海離念而心傳。如是而推。華嚴普機。當於證入之門。亦是離言絕慮。明矣。禪宗過量之機。話頭叅詳善知微者。不生十種知解之病故。亦可謂離言絕慮。忽然噴地一發。則法界洞明。自然圓融。具德如曹。

溪祖師所謂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是也。圓教十身十地等皆三身四智中具德。爾皆約得入者證智境界。偏圓權實論之。今時着相者。以肉眼所見疑之不信。豈可與之語道也。

問頓教中訶教勸離毀相泯心。禪門話頭亦破惡知惡解。破執現宗。彼此入門行相。一同。何得言頓教。但證理成佛。未證無碍法界。禪宗徑截門。噴地一發者。親證法界一心。自然圓融具德耶。同是離言離念相應。何有一偏一圓耶。不應自是而非他。如有明證略舉一二。以祛疑滯。

答教學者疑謗禪法。只爲此疑未決。禪學不得意者。必以話頭爲破病。爲全提。爲句內爲句外等。皆認定死語。成於絡索。並爲三句所使。滯在十種病。豈爲叅詳活句者耶。專精禪學者。尙如是。况教學者。豈無疑念耶。且頓教中所引言教。爲一類離念之機。說真如理性。離言絕慮之義。如論云。心真如者。卽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

問曰。若如是義者。諸衆生等。云何隨順。而能得入。答曰。若知一切法。雖說無有能說可說。雖念亦無能念可念。是名隨順。若離於念。名爲得入。此等言教。正是離念之機。所入心真如門也。據真實了義。則妄念本空。更無可離。無漏諸法。本是眞性。隨緣妙用。永不斷絕。又不應破。但爲一類衆生。執虛妄名相。難得玄悟故。佛且不揀善惡染淨世出世。

間一切俱破。是故聞此教者隨順平等無相之理。作無能說可說。能念可念之解。然後離此解此念。得入真如門故。但名證理成佛。然此真如。是一法界大捨相法門體。故得爲諸法之性。亦爲萬行之源。何有菩薩證心真如而不明性上緣起德用耶。而賢首祖師。但引一念不生。卽名爲佛等離言之詮。立頓教者。以說不彰顯故也。禪門亦有多種根機入門。稍異。或有依惟心唯識道理。入體中玄。此初玄門。有圓教事事無碍之詮也。然此人長有佛法知見在心。不得脫灑。或有依本分事。祇對灑落知見。入句中玄。破初玄門佛法知見。此玄有徑截門庭。前栢樹子麻三斤等話頭。然立此三玄門。古禪師之意。以本分事。祇對話頭。爲破病之語故。置於第二玄。然未亡灑落知見。言句猶於生死界。不得自在。故立第三玄中玄。良久默然。棒喝作用等。破前灑落知見。所以云三玄施設。本由遣病。若望上祖初宗。卽未可故。此師云近來行腳人。皆以天台華頂。趙州石橋。將謂向上一路。此是暫時行李之處。非究竟安身立命之地。然普安道禪師。承昭陽之意。立三句外。別置一句。曰當人。如舉唱三句。豈能該有問如何事。南嶽與天台。然此天台南嶽等無味之談。在三句內。則爲破病之言。在三句外。則非謂破病。乃全提此事言也。故長蘆師云。山僧有時。裂半折三。未嘗舉着宗門中事。如今紐半破三。全提此事去也。又云雲門大師。有時三句內說法。有時三句外提綱。以是故知古人亦以一例話頭。或爲三句內破病之言。或爲三句外全提之句。豈可足怪。今時人認徑截門話頭。成絡索者耶。然今所宗徑山大慧和尚。是曹溪直下正脈。相傳第十七代本分宗師。所立徑截門語句。叅詳得入。迥異於此。何者。宗師所示庭前栢樹子麻三斤。狗子無佛性等話。

頭都無端的所示之法。但給沒滋味。無摸索底話頭。然後隨而誡之曰。情識未破。則心火熾々。地正當恁麼時。但以所疑底話頭提撕。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管提撕舉。覺左來也。不是。右來也。不是。不得作有無會。不得作真無之無。卜度。不得作道理會。不得向意根下思量卜度。不得向揚眉瞬目處。探根。不得向語路上。作活計。不得颺在無事甲裏。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文字中引證。不得將迷待悟。直須無所用心。心無所之時。莫怕落空。這裏卻是好處。驀然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如是下注腳。給話頭。故學者於十二時中。四威儀內。但提撕舉覺而已。其於心性道理。都無離名絕相之解。亦無緣起無碍之解。才有一念佛法知解。便滯在十種知解之病。故一一放下。亦無放下。不放下。滯病不滯病之量。忽然於沒滋味。無摸索底話頭上。噴地一發。則一心法界洞然明白。故心性所具百千三昧。無量義門。不求而圓得也。以無從前。一偏義理。開解所得。故是謂禪宗徑截門。話頭叅詳證入之秘訣也。圓教中。雖談十玄無碍緣起法門。是不思議乘菩薩普眠境界。而於今時觀行者。以開解當情故。須經見聞生解行生。然後證入。當證入生。透脫從前開解。亦以無思契同也。今所論禪宗教外別傳。徑截得入之門。超越格量故。非但教學者難信難入。亦乃當宗下根淺識。固然不知矣。今略引二三段得入因緣。令不信不知者。知有禪門徑截得入。不同頓教。亦與圓宗得入者。依教離教。遲速迥異也。如水潦和尚。於採藤處。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云。近前來。向爾道。水潦才近。前馬祖攔臂一踏踏倒。水潦不覺起來。拍手呵呵大笑。祖云。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笑。水潦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今日於一毛頭上。盡底識得根。

源去。馬祖便不管他。水潦和尚只喫馬祖一踏。百千法門。無量妙義。自何而盡底識得耶。故知禪宗上根得入。不關頓教中。但詮言絕之理。但爲離念之機。明矣。又永嘉真覺大師到曹溪。持瓶戴笠。繞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須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來。生大我慢。真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真覺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是真覺。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真覺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真覺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善得無生之意。小留一宿。真覺一宿出。曹溪門外。以所證之道。發言爲歌。曰。絕學無爲閑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乃至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卻三祇劫。以此而推。永嘉真覺大師。但於祖師。何不體取無生一言之下。直得桶底脫。頓證法界。但云體即無生了。本無速。是當於證門。不消多言語也。而於門外。發言爲歌。唱出所證境界。則曰。一性圓通一切性等。故知此師。普眼境界。事事圓融。生佛圓融。地位圓融。八萬法門。圓融如是。法界無盡德用。彈指之間。圓滿成就。豈可比於頓教中。初地卽入地。乃至寂滅真如。有何次第。但據理都泯耶。又徑山大慧和尚。引經偈云。菩薩住。是不思議於中。思議不可盡。入此不可思議處。思與非思。皆寂滅。然亦不得住在寂滅處。若住在寂滅處。卽被法界量之所管攝。教中謂之法塵煩惱。滅卻法界量。種種殊勝。一時蕩盡了。方始好看。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狗子無佛性。一口吸盡。

西江水。東山水。上行之類。忽然一句下。透得。方始謂之法界無量廻向。如實而見。如實而行。如實而用。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成就種種法。破壞種種法。一切由我。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師子游行。不求伴侶。以此而推。禪門話頭。叅詳者。滅卻法界量。種種殊勝。亦蕩盡了。然後。方始好看庭前栢樹子。等話頭。忽然一句下。透得。方始謂之法界無量廻向。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則話頭疑破。噴地一發者。乃能親證無障礙法界矣。豈可以遣十種知解之病。當於頓教一類。離念之機耶。

問然則禪宗得入者。雖不攝頓教之機。以證事事無碍。故當於圓教箇者。何得言圓教外。別有密傳之門之機耶。

答曰。前不云乎。圓教談十玄無碍法門。雖是不思議乘菩薩普眼境界。而於今時凡夫觀行門。以有聞解語路義路故。未得無分別智。須經見聞解行生然後證入矣。當於證入。亦如禪門。無念相應。故論云。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禪門徑截得入者。初無法義聞解當精。直以無滋味話頭。但提撕舉覺而已。故無語路義路心識思唯之處。亦無見聞解行生等時分前後。忽然話頭噴地一發。則如前所論一心法界。洞然圓明。故與圓教觀行者。比於禪門一發者。教內教外。迥然不同。故時分遲速亦不同。居然可知矣。故云。教外別傳。迥出教乘。非淺識者所能堪任。禪門亦有密付難堪中下之流。或以離言絕慮。冥心入理。而於目前緣起事法。未能透得。故徑山大慧禪師。訶曰。硬休去歇去者。此是守忘懷空寂而生解者也。或認凡夫日用平常心。以爲至道。不求妙悟。曰。但

放曠任其自在。莫管生心動念。念起念滅。本無實體。故大慧禪師亦訶曰。這介。又是守自然體。爲究竟法。而生解者也。禪宗或有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事事圓融。爲觀門。此是初立門中法眼。和尚。韶國師所立。同於圓教。但設法廣略。有異耳。圭峰密禪師所謂佛教爲萬代依憑。理須委示。師訓在。卽時度脫。意使立通。立通必在亡言故。言下不留其迹。迹絕於意地。理現於心源矣。以故宗師對機所示。事事無碍法門。最爲省路。要在直截。悟入。不許注解。知之。佛眼禪師舉拂子云。大衆。從上許多賢聖。捻在山僧拂子頭上。各各坐大蓮花。說微妙法。交光相羅。如寶絲綱。還信得及麼。又末山尼了然。先聽大經。後叅祖道。發明大事。乃有頌云。五蘊山頭古佛堂。毘盧晝夜放毫光。若知此處非同異。卽是華嚴徧十方。如是等宗師。以事事無碍法門。指示學人。直下承當者。比比有之。將此。比於教中。立門則義理彌廣。而證智彌融矣。故曉公云。智人觀行。外忘諸理。內求自心。所以能得至無理之至理也。當知禪門宗師。所示無碍法門。雖同圓教。而言句省略。故於證入之門。切近耳。然禪門此等如實言句。若比教門。雖是省略。若比徑截門話。頭則以有佛法知解故。未脫十種病。所以云。夫叅學者。須叅活句。莫叅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是以大慧禪師。以沒滋味話頭。令學者叅詳。不滯十種病。直下承當。便能使得三句。不爲三句所使。豈可與頓教遮詮。同論。而賢首國師。輒取此門此機。攷束於頓教耶。清涼國師。圭峰禪師。亦皆簡辨云。禪宗。離念無念。亦是此中拂迹遮過。但以心傳。心密意指授之處。非今簡牘所論。此其明證也。禪宗。或有源派俱別之論。曰。法別門別機別。此義不然。假言初從縛地位。徑截得入。有門別機別。豈

可言大菩薩親證一心法界亦別耶然古德云能悟祖道發揮般若者末季未之有也據此義則話頭有叅意叅句二義今時疑破者多分叅意未得叅句故與圓頓門正解發明者一般矣如是之人觀行用心亦有見聞解行之功但不如今時文字法師於觀行門中內計有心外求諸理求理彌細轉取外相之病耳豈可與叅句門疑破親證一心發揮般若廣大流通者同論耶此證智現前者今時罕見罕聞故今時但貴依話頭叅意門發明正知見耳以此人見處比於依教觀行未離情識者天地懸隔故也伏望觀行出世之人叅詳禪門活句速證菩提幸甚幸甚

禪門寶藏錄序

羌夫我迦文老人禪燈點迦葉之心教海瀉阿難之口則禪之與教異日導也決矣而職教者聞教外別傳之說則面青眼白云惡是何言歟噫人我之大一至於斯也故走慨然賈勇不揆蠡測管窺而以三門質之三門者何混濫者禪教也故上之卷立禪教對辦門毀謗者諸講也故中之卷立諸講歸伏門流通者君臣也故下之卷立君臣崇信門此三門所引皆古重言也非臆說也非臆說則人信之者儻有焉目之爲禪門寶藏云

海東沙門內願堂眞靜大禪師天頭
蒙且序至元州年癸巳十一月日也

禪門寶藏錄卷上

禪教對辨門

二十五則

海東沙門 天頤 撰

盧舍那佛。菩提樹下。初成正覺。以心傳心。不立文字。令諸大衆。頓證頓悟。唯迦葉上座。入秘密難思之地。文殊普賢等八萬菩薩衆海。未識迦葉入處。本生經
梵王。至靈山會上。以金色波羅花。獻佛。捨身爲牀座。請佛爲羣生說法。世尊登座。拈花示衆。人天百萬億衆。悉皆罔措。獨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迦葉。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

海上。由風轉。種種波浪起。出世觀緣故。分別演三千。海底極深故。風影所不到。如來心境界。澹然無有畔。嶺南宗道者。注云。波浪者。諡現佛之教海。隨機樂欲。五千教典之詮。海底者。比如海底極深。不是風影之所動。三切之風。不到其底。我佛深趣。亦復如是。深之最深。玄之又玄。意不可思。言不可議。般若多羅海底影示玄記

唐土第二祖惠可大師。問達磨。今付正法。卽不問。釋祖傳何人。得何處。慈悲曲說。後來成規。達磨曰。我卽五天竺諸祖。傳說有篇。而今爲汝說。示頌曰。眞歸祖師在雪山。叢木房中。待釋迦。傳持祖印。壬午歲。心得同時。祖宗旨。達磨密錄

唐土第六祖惠能大士。因有僧從幽州來。叅白言。佛說三乘法。又云最上乘。弟子不解。願賜慈悲。祖告之曰。見聞轉讀。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識自本心。見自本性。萬法盡通。萬行具備。一切不除。離諸見相。念念無住。是名最上乘。普燈錄

般若多羅云我佛從兜率天入摩耶胎中直與三十三人揔授云記云吾有心法揔付於汝各各俟時當一人傳一人密護宗旨勿令斷絕謂之教外別傳由是頌曰摩耶肚裏堂法界體一如卅三諸祖師同時密授記付法莊傳

教者不倫有三疇類一顯教者諸乘經律論也二密教者瑜伽灌頂五部護摩三密曼拏羅法三心教者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禪法也次一法輪卽顯教也以摩騰爲始祖焉次二教令輪者卽密教也以金剛智爲始祖焉次三心輪者以菩提達磨爲始祖焉是故傳法輪者以法音傳法音傳教令輪者以秘密傳秘密傳心輪者以心傳心此之三教三輪三祖自西而東化凡而聖流十五代僧史略

按智度論云諸佛斷法愛亦不立經書亦不莊嚴語言則大聖其意何嘗必在於教乎又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此豈使人執教跡耶又經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斯固教外別傳之謂也正宗記爾時釋迦不是禪化主也言此宗行化主佛非舍那非釋迦而能作舍那能作釋迦非十身非三身而能作十身能作三身所以導法中王只這是一體三身不相似自有靈光照古今何必冒前題萬字卞宗記

且夫教外別傳卽佛佛祖々所共法也以是法非文字所可擬議故曰教外以不歷位次階級而悟佛心宗徑受法印故曰別傳教也者自有言至於無言者也心也者自無言至於無言者也自無言而至於無言則人莫得而名焉故強名曰禪世人不知其由或謂學而可知思而可得習而可成謂之禪那此云靜慮靜慮者澄神端坐息緣束心

助成觀慧之一法耳。何故世尊於垂滅之時而密傳於迦葉。以至三十三世累累而絕乎。是故達磨所傳者。非借教習禪者也。乃真指人心見性成佛之道也。祖門刊正錄

唐土第五祖弘忍大師。召第六祖惠能大師。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小大。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直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屈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于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傳燈錄

諸佛說弓。祖師說絃。說絃者。禪門正傳立路。不借言說。直示宗本心體。如弓之絃。若教門則一乘。是直路。三乘。是曲路。不如直舉宗本心體。示於心念之中。何故。一乘教中所說者。事事無碍法界圓融。此事事無碍法界。方歸一味法界。拂此一味法界之跡。方現祖師所示一心。故知諸教不直。順德禪師錄

十佛壇場。一海印。三種世間。摠在焉。無盡性海。合一味。一味相沉是我禪。眞淨文和尚頌世之文字法師。見禪者。排斥佛教。實謂非經。至乃毛豎。只怪禪者。排斥佛教。不見禪者。洗光佛日。予難其此說。教有明文。云非聲聞乘。非緣覺乘。非菩薩乘。亦非佛乘。是先祖相承底最上乘禪。問曰。宜以何等語形容此法門。答曰。僧問趙州祖師。西來意旨。云庭前栢樹子。此一句。龍宮海藏所未有。底。寂音尊者錄

僧問別傳之法。起於何時。答曰。佛涅槃之時。慮未來衆生。但依經言。不解佛意。如貧人數他珍寶。終無所利。由是世尊開青蓮目。顧視迦葉。對衆密付。延壽禪師錄問達磨對楊銜之曰。明佛心宗。寸無差誤。行解相應。名之曰祖。何現聲聞之跡。得傳教

外之心耶。答引接小乘之機。權作聲聞之相。教外別傳之日。非是聲聞之智。禪林集評曰。唐神清。不喜禪者。乃著書而抑之曰。其傳法賢聖。聞以聲聞。如迦葉等。雖則迴心。尙爲小智。豈能傳佛心印乎。固哉。清也。徒肆已之愛惡。而不知大聖若傳法者。雖示同聲聞。而豈宜以聲聞盡之哉。豈非應化佛所化出羅漢耶。佛所化者。宜其所有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與如來不異也。不異如來而傳佛心印。孰謂不然乎。正宗記眞性卽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則有淺有深。階降差殊。謂帶異計。忻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忻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現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卽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又云。以心傳心者。是達磨大師之言也。因可和尚。次問此法。有何文字。教典習學。大師答云。我法以心傳心。不立文字。謂因師說。而不以文句爲道。須亡詮得意。得意卽是傳心。禪門離念無念。亦是此中。拂跡遮過。但以心傳心。密意授受之處。非今簡牘所論也。圭峯禪源諸詮集序及本錄

有人問大珠禪師弟子。未知律師法師禪師何者。最勝師。曰。夫律師者。戒毗尼之法藏。傳壽命之遺風。洞持犯而達開遮。秉威儀而行軌範。牒三番羯磨。作四果初因。夫法師者。踞師子之座。瀉懸河之辯。對稠人廣衆。啓鑿玄關。開般若妙門。等三輪空施。夫禪師者。撮其樞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橫應物。咸均事理。頓見如來。拔生死深根。獲現前三昧。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揔須茫然。其人禮謝而退。大珠惠海禪師錄

謬會真規之衆侶。錯傳上祖之嗣承。或謂頓漸之門。以爲正脉。又舉圓頓之教。將作宗乘。性海自體。雖不可說。事相永寂。而修法界之因。以證法界之果。故云因果域內。若舉宗門密傳妙旨。本無法界之因。亦無法界之果。亦無智證。亦無依正。本無因故。無修萬行之路。本無果故。亦無證果之門。問若約海印。自是證體。離因離果。與禪門正宗心印。如何和會。答相似而不相似。何謂也。所言海印者。從因果處。歸亡因果處。有因始跡。有果終跡。若論當時。雖無因果。而推本則有因有果。若約禪所以則本無法界之因。更無亡因。本無法界之果。更無亡果。豈可亡因果之後。歸無因果處哉。所以古德云。禪祖傳心處。如鳥飛空等。問頓教中一切法。離心緣相。離能念所念。一一法法純純無雜。唯如如功德。故無能入者。抑亦清淨解脫。何故與禪門不同。答諸佛境界。本自離念。念起故衆生衆生。若一念不生。卽同諸佛。又初地卽佛地。三賢十聖。猶如空中鳥跡。若論所證真如。離言離相。泯絕無寄故。若不洞明前解。無以攝成此行。行卽忘機行也。然則有所證真如。有能證智體。有所不生妄念。有所生正念。雖寂滅無次第階級。而有從信至佛地。佛地卽信位。若論禪門。本無一念不生何念。念旣本無。信位何立。信位不立。佛地何有。相念不見。離是何相。名字本無。離何名字。故不同頓教。忘情契理有二義。一依教契理者。知大乘菩薩。佛說小乘。不滯小乘。雖說大乘。不滯大乘。說理說事。不滯理事。說空說色。不滯空色。說真說俗。不滯真俗。五乘諸法。一字一句。不壞假名。圓融融會。二依禪契理者。佛說大乘。本無大乘。佛說小乘。本無小乘。佛說理事。本無理事。乃至三乘十二分教。三界所有法。如鳥飛空。永無蹤跡。如華嚴疏云。圓頓之上。別有一宗。此忘詮會。

旨之宗、或問亡何證、會何旨、答亡五教之證、會五教之旨、禪宗是也。立覺禪師教外豎禪章、或問禪經是小乘之經、不當預祖門之道、楞伽是性宗之法、兼有說云是達磨帶來、要證據心地法門、此乃臨終分付、可乎、答此亦不可也、此經是單論、經立楞伽山、爲論者意、謂此山高峻、以生死大海、隔諸衆生及二乘人等故、文云非得通菩薩、不能登此山、但與大惠等諸菩薩、談佛性義、意欲激發二乘之人、令其捨小慕大耳、備機不足故、止可在方等部中、又安可證據祖門耶、問祖門、旣非禪經爲宗、又非楞伽爲宗、今立般若爲宗、可乎、答亦不可也、何哉、我先覺父涅槃會中、只云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不聞吾有摩訶般若、付囑摩訶迦葉、梵語般若、此云智慧、若是智慧、合是舍利弗爲宗主也、爲般若已前所說法、皆爲戲論、故經云、鐫除諸法戲論之糞、當知般若若是聲聞、敲破塊之大藥耳、安可謂禪門之宗主也、問禪經與楞伽般若、或教理未圓、備機不足、故與祖門異耳、華嚴以塵塵刹刹、顯見毗盧遮那清淨妙身、楞嚴以妙性圓明、普示舍識、法華是一乘微妙、該攝具周、如何祖師之門、復有別傳之事、答我釋迦氏之說教也、以等慈心、普視含識、在生死海、或漂或流、隨其高下、而濟渡之、就其海中、張羅罟網、或圍或箔、若竿若釣、其魚有大者、曰鼈、曰鯨、卽入大網之內、或魴或鱗、卽投中網之中、至於蟹蜆蚌螺、遂用小網撈攬、盡使出煩惱海、上涅槃山、一切含識、咸皆受渡、中有一物、鬣如朱火、爪似剛鉤、眼射日光、口吐烟氣、忽因出窟、見此簷梁、空網交羅、張捕之具、將身一展、舉爪略拏、則見白浪滔天、黑風蔽日、方當半晝、斗覺晦冥、但是簷梁、一時漂蕩、然後却在雲端之內、注甘露雨、聞益生靈、當知我祖門之人、有如此事、靈昭禪師引古卞令錄

問有舌無舌。其義云何。答仰山云。有舌土者。卽是佛土。是故。應機門。無舌土者。卽是禪。是故。正傳門。問如何是應機門。答知識。揚眉動目。而示法。此皆爲應機門。故。有舌。況語言也。問如何是無舌土。答禪根人。是。此中。無師無弟也。問若然者。何故古人云。師資相傳耶。答章敬云。諭如虛空。以無相爲相。以無爲爲用。禪傳者。亦然。以無傳爲傳。故傳而不傳也。問無舌土中。不見能化所化者。與教門如來證心中。亦不見能化所化。云何別耶。答教門之至極。如來證心。名曰海印定。三種世間法。印現而永無解。是則有三種世間跡也。今祖代法者。等閒道人心裏。永不生淨穢兩草故。不荒三種世間草。亦無出入跡。所以不同也。淨則真如解脫等法。穢則生死煩惱等法也。所以古人云。行者心源。如潑水。淨穢兩草。永不生。又佛土者。前眼定惠之衣。入燃燈火內。今放却定惠之衣。立玄地。故有蹤跡。祖土者。本來無脫不脫。不着一條線故。與佛土大別也。海東無染國師無舌土論無染國師問法性禪師。教禪何別。答百億阿衡。各能其職。帝王拱默廟堂之上。萬姓以安。無染國師行狀。

溟州峴山梵日國師。答羅代真聖大王。宣問禪教兩義。云。我本師釋迦。出胎說法。各行七步。云。唯我獨尊。後。踰城往雪山中。因星悟道。既知是法。未臻極。遊行數十月。尋訪祖師。真歸大師。始傳得玄極之旨。是乃教外別傳也。故。聖住和尚。常扣楞伽經。知非祖宗捨了。却入唐傳心。道允和尚。披究華嚴經。乃曰。圓頓之旨。豈如心印之法。亦入唐傳心此。乃非其根。未能信之別旨耳。海東七代錄重峰祖師澄觀禪師。入唐。嗣長慶稜和尚。還國後。答光宗大王。宣問禪法之源。曰。此事

從釋迦已前禪教門迥別矣。而達磨大師來唐土親傳惠可。而觀之。僧那禪師不得祖宗法。以愚惑情將欲破滅祖宗正法。故假設方便。謂金剛楞伽是我心要。付惠可兼傳之。因此未究禪旨。泛叅浮議。禪教僧或生輕違心。

禪門寶藏錄卷中

諸講歸伏門

二十五則

海東沙門 天頭 撰

西山亮座主講得二十四本經論。一日去訪馬祖。問曰。聞說大德。甚講得經論。將什麼講。主云。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經論。主云。心既講不得。莫是虛空。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主。拂袖而出。祖召座主。主廻首。祖云。是什麼。主於是大悟。便伸禮謝。歸寺。謂衆曰。我一生功夫。將謂無人過得今日。被馬祖一問。平生功夫。冰釋而已。傳燈錄

壽州良遂座主。初叅麻谷。谷見來。乃將鋤頭。去鋤草。主到鋤草處。谷都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主却來敲門。谷曰。阿誰。主曰。良遂。纔稱名。忽爾契悟。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及歸講肆。云。諸人知處。良遂恁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大原爭爲座主時。在揚州孝先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聽講。至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爭曰。某甲。依經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爭曰。何處不是。禪者曰。請座主更說一遍。爭曰。法身之理。猶若大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隨緣赴感。靡不周遍。禪者曰。不道座主說不是。只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爭曰。請禪客當爲我說。禪者曰。暫輟講。於夜中靜慮。善惡諸緣。一時放却。爭依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

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能大師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颭剝幡聞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酬答曾未契理師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悚然異之翌日遜師入室徵風幡之義師具以理告之印宗執弟子之禮請受禪要無業禪師爲涅槃座主之時問馬大師三乘文字粗窮其旨常聞禪門卽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只未了底心卽是更無別物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聞在且去別時來師才出祖召曰大德師廻首祖云是甚麼師便領悟禮拜

洪州法達師來禮六祖頭不至地祖呵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達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但勞勞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也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己與義作隣家無念念卽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達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讚曰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說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清涼鎮國師澄觀九歲出家禮寶林豐真禪師周歲通法華維摩楞伽等經次到常照和尚傳菩薩戒奮十願律身雖行解兼至猶凝礙未通遂扣宗門首謁牛頭六祖次見徑山國一時無名禪師居東都同德寺師趨其函丈親灸煖事頓徹玄微洞明大事述心要一章云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云云祖燈錄

花嚴院僧繼宗問雲居智禪師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儵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卽佛佛卽性故云見性成佛僧曰性旣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僧曰無所見因何更有見師

曰見處亦無。僧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僧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爲有。即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卽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見處。體性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爲見性。僧曰至理如何。師曰我以要言之。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人。不了人。二俱假名。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即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具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卽全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傳燈錄

講華嚴僧來叅。鹽官齊安禪師。師問經中有幾種法界。僧云略說四種。廣說則重重無盡。師豎起拂子云。這介是第幾種法界中。收僧良久。師云思而知。慮而解。是鬼窟裏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出去。

有西蜀首座。至白馬。舉華嚴教。問曰一塵。含法界時。如何。馬曰如鳥二翼。如車二輪。座曰將謂禪門別有奇特。元來不出教意。乃還里中。尋嚮夾山會禪師。道化。遂遣弟子持前語問之。山曰雕沙。無鏤玉之談。結草。乖道人之思。弟子廻舉似其師。乃伏膺禪道。叅問玄旨。

祖庭錄

有小師洪譔。以講論自矜。鑒宗禪師謂之曰。佛祖正法。直截忘詮。汝筭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卽汝真性。譔聞茫然。禮辭遊方。至瀉山。方悟玄旨。

傳燈錄

有一講僧。來問馬祖。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云。座主。傳持何法。彼云。忝講得經論。

二十餘本。師云：莫是師子兒否？云：不敢。師作噓噓聲。彼云：此是法。師云：是甚麼法？云：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彼云：此亦是法師。云：是甚麼法？云：師子在窟法。師云：出不入。是甚麼法？僧無對。

有一法師問大義禪師：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云：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云：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

有律師法明謂大珠禪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多落空。法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法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曰：何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惠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法明雖省過，而心猶憤然。又問曰：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趁塊，師子咬人。法明禮謝讚嘆而退。傳燈大珠禪師問答五則。

源律師問禪師：常談即心是佛，無有是處。且一地菩薩，分身百佛世界；二地菩薩，增千十倍。禪師試現神通看。師曰：閤梨自己是凡，是聖？曰：是凡。師曰：既是凡僧，能問如是境界？律師杜口。

講華嚴志座主問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師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花而現相。非彼黃花翠竹而有般若法身。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師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花著黃花，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諍論。志

禮謝而去

有法師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曰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般若經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耶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卽爲謗佛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卽是謗經請大德說看僧無對良久又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卽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何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僧曰如和尚者實爲希有禮謝而去

有三藏法師問真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曰禪師錯也師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三藏決定是凡僧也藏曰若爾者真如卽有變易師曰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卽是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不見性人聞說真如變便作變解聞說不變便作不變解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

德山宣鑑禪師爲座主時在西蜀講金剛經因教中道金剛諭定後得智中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化行然後成佛他南方便說卽心是佛遂發憤擔疏鈔行脚直往南方破這魔子輩初到澧州路上見一婆賣油糴遂放下疏鈔買作點心喫婆云所載者是什麼物山云金剛經疏鈔婆云我有一問爾若答得布施油糴作點心若答不得別處買去山云但問婆云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上座欲

點那箇心。山無語。婆遂指令叅龍潭。才跨門。便問。父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云。子親到龍潭。山乃設禮而退。遂取疏鈔。於法堂前。將火炬。舉起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大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燒之。碧嵩錄

仰山行偉禪師。爲賢首教座主時。所至禪林。盛籍籍。問宗師名。心怪之。見昔同學法亮投禪。因問曰。汝今稱禪者。禪宗奧義。語我來。亮曰。待我死後。爲汝敷說。偉曰。狂耶。亮曰。我狂。方息。汝今方熾。卽趨去。偉謂其屬曰。亮。今甘爾禪家。必有長處。乃獨行。謁南禪師。依止二年。每造室。南公必斂目良久。偉曰。見行偉。必合眼何耶。南曰。麻谷見良遂來。荷鋤鋤草。良遂有悟處。我見汝來。但閑閉目。汝雖無悟。然且有疑。尙亦可在。偉滋不曉。將治行而西。夜與一僧同侍座。僧問法華經。云。得解一切衆生語言。陀羅尼。何等語是陀羅尼。南公顧香爐僧。引手。候火有無。無火。又就添以炷。乃依位而立。南公笑曰。是此陀羅尼。偉驚喜進曰。如何解。南公令僧且去。僧揭簾趨出。南公曰。若不解。爭能恁麼。偉方有省。僧寶傳

法雲圓通法秀禪師。爲華嚴座主時。云。吾不信世尊教外。別以法。私大迦葉。乃罷講。南遊。謂同學曰。吾將詣其窟穴。攫取其種類。抹殺之。以報佛恩。乃已耳。初至隱州。護國讀淨果禪師碣。曰。僧問報慈。如何是佛性。慈曰。誰無。又問淨果。果曰。誰有。其僧因有悟。秀大笑曰。豈佛性敢有無之。矧又曰。因以有悟哉。其氣拂膺。去至無爲。鐵佛謁懷禪師。甚易之。懷問座主。講何經。秀曰。華嚴經。又問此經。以何爲宗。秀曰。以心爲宗。又問心。以何爲宗。秀不能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當有發明。後日夜。聞二僧舉論。白

兆問報慈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忽大悟

吳中講僧多譏祖師傳法偈無譯人禪者與辯失其真適足以重其謗達觀穎禪師諭之曰此達磨爲二祖言者也何須譯人耶如梁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曰廓然無聖云對朕者誰曰不識使達磨不通方言則何於是時使能爾耶講僧不敢復有辭祖燈錄

有善華嚴者問繼成禪師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眞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召善善應喏師曰法師所謂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無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伎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振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云聞曰汝旣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云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旣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非有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非無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遍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語默動靜一切時一切處一切事一切物契理契機周遍無餘於此一喝中悉皆具足此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鷄場未至寶所

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如何是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膠口而退。五燈會元

西蜀鑾法師問佛照禪師。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照曰：只如昨日雨，今日晴，是什麼法中收？師慘然照舉。癢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什麼法中收？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即禮謝。普燈錄

智遠僧統問道義國師云：華嚴四種法界外，更有何等法界？五十五善知識行布法門外，更有何等法門？卽此教以外，謂別有祖師禪道云者乎？道義答曰：如僧統所舉四種法界，則於祖師門下，直舉正當理體，冰消一切之正理拳中，法界之相，尙不可得。於本無行智祖師心禪中，文殊普賢之相，尙不可見。五十五知識行布法門，正如水中泡耳。四智菩提等道，亦猶金之鑛耳。則諸教內混雜不得。故唐朝歸宗和尚對一大藏明得箇什麼之問，但舉拳頭，智遠又問：然則教理行信解修證，於何定當？何等佛果得成就乎？義答曰：無念無修，理性信解，修證耳。祖宗示法，佛衆生不可得，道性直現耳。故五教以外，別傳祖師心印法耳。所以現佛形像者，爲對難解祖師正理之機，借現方便身耳。縱多年傳讀佛經，以此欲證心印法，終却難得耳。智遠起禮曰：索來暫聞佛莊嚴教訓耳。佛心印法，窺覷不得來，乃投師禮謁云。海東七代錄

禪門寶藏錄卷下

君臣崇信門

海東沙門

天頤

撰

西天異見王輕毀三寶。問波羅提尊者曰。何者是佛。答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云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云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云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云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云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卽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卽開悟。傳燈錄

魏明帝問天竺三藏迦摩羅陁曰。佛經之中。何經歸依。君國有益。三藏答曰。此地不是經法之處。帝問。是何所由。藏曰。不遠年間。我師般若多羅同學菩提達磨降至此國。傳佛心印之處。所以經法不行。帝問。漢帝已來。大藏東流。中寄十二部經之外。何有佛心法印。藏曰。本師釋迦王宮誕生。長而十九。觀之藏中。寄十二部經未契祖師之宗。遠至雪山。遊行十二年紀。求尋祖院。傳得心印之法。於後雪山成道。普光殿說。及於七處八會。不及心印之法。所以經律論別外之道。昔時天子遺經教法。信受奉行。作小國王。呼爲八萬也。天子今時特行佛心禪法。合諸小國。或作大朝天子。呼爲十二國。帝乃信受。

魏明帝所問諸經篇

梁武帝問達磨。朕卽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

何以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後製達磨碑云：見之不見，逢之不逢。古之今之，悔之恨之。傳燈及達磨碑

西竺中印度國王迦勝，崇信外道，值難于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曰：余國素絕叛讞，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即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載，師從誰得耶？祖師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現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新盡如故。王即追悔，致禮傳燈錄。

唐憲宗嘗詔大義禪師入內師，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姓，見性成佛。尸利云：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

唐宣宗問弘辯禪師：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師對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遊此方，爲初祖。洎第五祖忽大師時，有二弟子：一名惠能，受衣法居嶺南；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何爲佛心？師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惠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一。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心。帝賜紫方袍，號圓智禪師。

同光帝問興化存獎禪師。朕收中原。獲一寶。而未有酬價。化云。略借陛下寶看。帝乃以兩手引幘頭。脚示之。化云。君王之寶。誰取酬價。帝大悅。

宋眞宗皇帝臨御已來。揆索祖教。曉然自得。嘗製偈曰。寂寂大虛空。淡淡如秋水。拂拭本無塵。不屬張王李。普燈錄

宋仁宗皇帝嘗製修心頌曰。初祖安禪在小林。不傳經教但傳心。後人若悟真如性。密印由來妙理深。

宋高宗皇帝詔圓悟禪師至闕下。上曰。朕亦知師禪道高妙。可得聞乎。勤曰。陛下以仁孝理天下。率土生靈。咸被光澤。雖草木昆蟲。各得其所。此佛祖所傳之心也。此心之外。無別有心。若別有心。非佛祖之心矣。上大喜曰。可。賜圓悟禪師號。

宋孝宗皇帝詔僧惠遠住持靈隱禪寺。上舉不與萬法爲侶者問遠。是什麼人語。遠以龐居士奏之。上曰。前日靜坐。忽思向所舉不與萬法爲侶。因緣朕從這裏有箇見處。遠曰。不與萬法爲侶。陛下作麼生會。上曰。四海不爲多。遠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又且如何。上曰。亦未曾欠缺。又賜佛照禪師手詔曰。今俗人乃以禪爲虛空。以語爲戲論。其不知道也。如此。茲事至大。豈在筆下可窮。聊敘所得耳。普燈普鑑等錄

高麗太祖神聖大王崇信禪法。自製興法王師碑云。蓋聞微言立教。始開鷲嶺之譚。妙旨傳心。終入雞山之定。雖曰別行法眼。竊惟同稟玄精。慶喜於是當仁。和修以其嗣位。云云。初聞圓覺。東入梁朝。始見大弘。北遊魏室。於是師資所契。付囑同風。祖法相承。心燈不絕。所以一花歟現。六葉重榮。近自江西。流於海裔。亦有鳳林家子。章敬曾孫。惟我大

師再揚吾道者焉。云云世宗之遇摩騰、梁武之逢寶誌，無以加也。生生世世，永修香火之因。子子孫孫，終表奉持之至。所以重起其興法禪院，以住持。云云因癩五百禪院海東興法寺碑。

期城太守楊衍之問達磨大師。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寸無差誤。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古今，不昧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解，故稱爲祖。即說偈曰：亦不觀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躋超然名之祖。傳燈錄。

唐韓文公愈爲潮州刺史時，問大顛和尚弟子軍州事多省要處。乞師一句師良久，文公罔措。三平爲侍者，乃敲床三下。師云：作麼。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禮謝。三平云：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介入處。

裴休相國一日入開元寺，見壁間畫相，問院主云：壁間是什麼。主云：高僧。裴云：形儀可觀。高僧在什麼處。主無語。裴云：這裏莫有禪僧。主云：有一希運上佐，頗似禪僧。裴遂召師來，舉前話似之。師召相公公應諾。師云：在什麼處。裴於言下領旨。

朗州刺史李翱問藥山和尚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云：不會。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翱乃皇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

王常侍來叅睦州，州問曰：今日何故入院遲。侍曰：看馬打毬。師曰：人困麼。曰：困。馬困麼。

曰困。露柱困麼。侍。茫然無對。歸至私第。中夜間。忽然省得。明日見師云。某會得昨日事也。師曰。露柱困麼。侍曰。困。師遂許之。

龐居士蘊初叅石頭。忘言會旨。一日。頭問曰。子見老僧已來。日用事作麼生。對曰。若問日用事。卽無開口處。復呈一偈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瑕。神通並妙用。運水及般柴。頭然之後。之江西。叅問馬祖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居士言下領旨。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話。

張拙秀才。因訪石霜。霜問曰。公何姓。曰。姓張。曰。何名。曰。名拙。霜曰。竟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公於言下。有省。乃述悟道頌曰。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菩提亦是邪。隨順衆緣無罣碍。涅槃生死是空花。祖庭錄

范文粹居士。久叅南陽。襲燈禪師。未有悟入。一日。聞漁笛。忽悟。次日。呈投機偈曰。香嚴和尚大慈悲。悲悟我真乘。破宿疑。寶藏金文五千軸。夜來都向笛中吹。五燈會元

大史黃庭堅。往依晦堂心禪師。乞指徑捷處。心曰。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大史如何理。論公擬對。心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心山行。巖桂盛放。心曰。聞木蘭花香麼。公曰。聞。心曰。吾無隱乎爾。公遂釋然。卽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心笑曰。只要公到家耳。後晦堂計音至。公拈香云。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流着眼看。一把柳條收不得。和風搭在玉欄干。普燈錄

內翰蘇軾宿東林。日與照覺認禪師。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

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四萬八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
張天覺無盡居士。因兜率悅和尚舉德山托鉢話。令熟究之。公悵然不寐。至五鼓。忽垂
脚翻尿器。猛省翌旦。投偈曰。鼓寂鍾沉。托鉢迴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
是遭他授記來。悅首肯。

左丞范冲謁圓通旻禪師曰。某宿世作何福業。今生墮在金紫囊中。去此事稍遠。旻呼
內翰公。應喏。旻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再乞師指誨。旻拊膝一下。公豁如。

中丞盧航與旻禪師擁爐次。公問直截一句。請師指示。旻厲聲曰。捉看火。公撥衣。忽大
悟。謝曰。元來佛法無多子。旻喝曰。放下着。公應喏々。

侍郎張九成。一日如廁。以栢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
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

禮部侍郎楊傑。歷叅諸名德。晚從天衣遊。衣每引老癯機語。研究滾造。後奉祠泰山。雞
一鳴。觀日如盤湧。忽大悟。因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語。別曰。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

甚閑功夫。更說無生話。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大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
西方極樂。

楊文公億謁廣惠璉禪師。夜語次。公問兩介大蟲。相咬時如何。璉以手作曳鼻勢曰。這
畜生。更踈跽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
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

清獻公趙抃嘗典清州政事之暇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卽契悟作頌曰默坐公堂虛隱机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

歐陽脩字永叔號六一居士公慕韓退之將排釋教文未成一日謁浮山遠禪師心有異之從而與客奕碁遠坐其傍公遽收局請因碁說法遠搥鼓升堂乃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凡解閉門作活不解奪角充關硬節與虎口齊羣局破後徒勞運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尋思行則往往失粘羸心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羸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着落在什麼處良久云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公嘉歎久之從容謂同僚曰脩初疑禪語爲虛誕爲記憶智中以誘其流俗今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公於禪宗默有所契禪苑聯芳

丞相王隨居士嘗謁首山省念禪師得言外之旨自爾踐履益滋竟明大法至臨終日書偈曰盡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曾學士會字同之幼與雪竇顯禪師同舍及冠異途顯祝髮爲僧公擢科第一日會于景德寺公遂引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顯顯曰這介尙不與教乘合况中庸大學乎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
海東清平山真樂公李資玄居士看雪峰語錄至曰盡乾坤是沙門一隻眼汝向什麼處蹲坐公於言下豁然大悟重修文殊院記

尼婆三則

無着道人尼沙總年三十許，狀世浮休，脫去緣飾，咨叅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升堂次，舉藥山初叅石頭，後見馬祖，因緣總聞，豁然省悟，慧復舉巖頭婆子話，問之，總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撓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

普燈錄

范縣君夫人號寂壽道人，在城都，叅佛果，果教渠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什麼，不得下語，不得開口，看來看去，無入頭，便覺悽惶，乃問佛果云：「此外有何方便，令某甲會去果？」云：「有介方便，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壽於此有省，乃云：元來得恁麼近。」宗門武庫俞道婆，金陵女也，市油糴爲業，常隨衆，叅問瑯琊，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華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有省，以糴盤地投夫，傍睨云：『憫顛耶，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瑯琊。』』」望之，知其造詣，問那介，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噴，一壁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實燈錄

詳夫禪是佛心，教是佛語，心傳而捧喝，作語漲而頓漸興然，一大藏教，無非指月之指，故利根者，師子咬人，鈍根者，韓獪逐塊，於噫咬人者，寡，逐塊者，衆，遂成兩途，彼此相排，斯乃在人，非關於法，一宿覺云：「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正謂此也。」今內願堂鷲谷住老，呆庵大禪翁，悼禪風之將墜，悲人我之相高，採撫古今對辨決疑之語，與夫君臣崇而理國諸譚，伏而見性許多則，分爲三門，目之曰禪門寶藏錢，梓流傳，欲作將來之益，則豈少補哉？其有有眼箇漢，若能見月忘指，則此一卷文，亦是

是眼中金屑也、無着處。至元三十一年甲午三月日、蒙庵居士奉翊大夫副知密直司事國學大司成文翰學士承旨李混跋

禪門綱要集

三聖章

清風長老與皓月上人會茶於碧菴老宿之松軒語及臨濟家風月問大師云大凡下語一句中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有玄有要有照有用有權有實云云其意云何風答余聞覺範臨濟宗旨云所言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一切衆生熱惱海中清涼寂滅法幢也此幢之立比如塗毒鼓搥之則聞者皆死之汝自會去何須更說也問此中所答三要印開朱點窄等三句是三玄之祖出也否答不然何不看語勢之次第乎而言玄中有三玄玄中有三要則句豈玄也問余謂句乃能詮玄要乃所詮句則別無意也答余嘗閱宗門武庫臨濟云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又其孫首山念公再唱此語則句何能詮耳又若道第一句是第一玄則單玄下入作之人豈與祖佛爲師也餘二例知也中精法海禪師於三玄三要之語外別引蘊揔三句爲三句語例也崇齋惠亦於玄要之外別頌三句是則句與玄之迥別明矣問何等是第一句也答達磨將無文印字來覲面全提語句也此印亦名諸佛法印亦名祖師心印亦名三要印也三要者無文印字上文彩也問六代已下阿誰親提此印耶答此宗祖鼻馬大師把百丈面門一印印破振威一喝是也後來雪竇西院各下兩錯汾陽重陽九月菊花新之句等亦是親提此印者也佛果於西院之錯錯下着語云三要印開問玄之與要其義云何還有淺淺也無答此第

一句中，雖具玄要之義，不可說其相狀。豈可論深淺也。此乃雪竇印空之印也。然以玄要配戈甲，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則玄要深淺可知矣。問句中，既具玄要之旨，只言三要，不言三玄，何也？答：第一句則不施戈甲，單提此印故也。然要是玄之綱要也，則言要而玄亦在其中矣，則可云玄要，備在於一句中也。問第一句下，還有當機也無？答：不道全無，只是罕遇其人。若舉此句下直薦之機，雖洞下相逢，不相識之類，猶爲鬼窟裏作活計也。問如何是第二句？答：分析未容擬議之處，隨之使用的句也。到此第二句，施說三玄甲戈也。問如何是第一玄？答：全機照應故也。乾坤之內，萬像森羅，如因陀羅網，可配雲門，函蓋乾坤也。問第二玄？答：妙用縱橫，隨宜下手也。言言堪愛，句句全真，此乃昭陽，隨波應機也。問第三玄？答：機用齊施，人境俱忘，凡聖情盡也。

二 賢 話

月禪客問風法師臨濟云：大凡下語，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敢問：句與玄與要爲同爲別？風曰：或同或別，或無同別。月云：願聞其說。風曰：句，言句之句，句詮差別，玄，幽玄之玄，玄不可辨，要，省要之要，要不在多，玄要在句，權實在玄，照用在要，各有攸當，不應莽鹵。月問：第一句如何？風曰：夫祖師心印，亦名諸佛法印，今以三要爲文故，稱三要印。其實，則達磨所傳無文印字也，或提此印向虛空裏搭破，了無朕迹，直名三要。月問：朕迹既無，何名三要？風喝一喝云：落在甚處？月：雖然，風曰：若但無文，何名爲印？空若無迹，孰云受搭？無名數中，當辨三要，大須審細，我此一喝。

是照也。是用也。是照用也。臨濟答此句云。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前句則先照。後用。後句則先用。後照。四番照用。出於臨濟。浮山遠公釋之詳矣。崇齋惠云。第一要大機。圓應第二要。大用全彰。第三要。機用齊施。意與照用同時。特名異耳。機者。機關也。如云。觸一機而百關俱發。正當不觸不發之時。謂之大機。大機以圓應爲義。是大用之機。既觸既發之時。謂之大用。大用以直截爲義。是大機之用。隨得一要。便乃超三玄。越三句。如百丈得大機。黃蘗得大用。莫不親承馬祖一喝。赫然爲臨濟本宗。此其證也。此機所入。直在威音已前。毗盧向上。得大捺持故。臨濟云。第一句薦得。與祖佛爲師。此第一句也。月問第二句如何。風連下三喝云。是幾耶。月云。三也。風曰。然則非實也。權也。臨濟答此句云。妙喜豈容無着問。漚和爭負截流機。前句現乎實。後句示其權。就此權門立三玄名。名者。古所謂實之賓也。月問何名三玄。風曰。或提三要印。直向水上搭却。宛成文彩。轉名三玄。玄。難壞色。青白爲蒼。蒼黑爲玄。三者混然可見。而不可變之之比也。外說亦有三玄。謂易約有爲玄。老約無爲玄。莊約有無爲玄。臨濟借此而止云。三玄而已。而古搭主始立其名。一。體中。二。用中。亦名句中。三。意中。亦名玄中。初二。體用爲對明。後一。玄於前二。又以意句爲對明。此二玄。體中所流也。將此三玄以配玄沙雲門三句。則欲人之圓契三法。不使之偏滯一隅而已。覺範以謂唯論三玄。遺落三要。其失也。深譏斤之。其有由矣。既引石頭叅同契。而發揚其旨。則又列體中句中玄中之名。而不列要名。何哉。意者。遣其病。不除其法。即其權。正明其實也。予其善變。於此辨得見。理性無邊。事相無外。具正知覺。此所謂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爲師者也。月問第三句如何。

風曰即今吾與子一說一聽一問一答早落第三句了如將三要印向爛泥裏搭却痕縫全彰轉名三句玄要在其中矣月問第三句中復云三句者何以風曰至此建化之門旁施半說倒用橫拈如圓悟云作家漢將三要印印空印水印泥以驗人者在師家邊說也大慧云上士聞道如印印空中士聞道如印印水下士聞道如印印泥者就實家邊云耳此皆此句中事切莫錯會臨濟答此句云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全借裏頭人裏頭人豈臨濟自謂歟逢佛說佛逢羅漢說羅漢逢餓鬼說餓鬼者豈棚頭弄傀儡歟然且不是欄凡聖淨穢又向甚句中討這老漢或若滯他言句認他光影尙不能回救大辜負臨濟之恩此第三句也月問汾陽所答三句與此不同何故風曰汾陽乃臨濟五世嫡孫天下學者宗仰其立法安得不同或似不同非實不同蓋潑有以月曰試說看風曰汾陽第一答得力處云嘉州打大象謂打就一尊大功德像長坐不起者猶云成佛不動本位也第二答轉身處云夾府灌鐵牛牛丑類也以是鐵故水灌之不濕論言同凡不染諸塵也第三答親切處云西河弄師子人蒙假面師子東走西走弄來弄去意云起倒自在隨處得活也今竊觀之臨濟所明是三人入處汾陽之答唯一人行相況先後布置之序若首尾相換表裏相成其三一一三淺深麤細烏可得而擬議哉汾陽既下三句語已云若會此三句已辨三玄者即句明玄也又云更有三要語哉待與頌出却頌三玄而止者即玄明要也如以此則何疑一句中不具三玄一玄中不具三要也月云嘗聞澹堂云見三下三三三如九佛佛相傳祖祖授受夫斯之謂矣風曰東九爲三東三爲一一亦不收佛祖將奚以傳受崇齋惠云須知句要玄三事畢竟

冥然在一機。山僧道箇瞎。欲與古人相見。月應啼々

第二篇

問。或風法師承師釋臨濟云。要句云。句是言句之句。句詮差別。有諸曰然。簡玄要云。爾問若曰。第二第三句。是言句之句。則或聞命矣。第一句。則奚可以言句詮哉。臨濟之言曰。未容擬議。主賓分。又曰。與祖佛爲師者。將別有所謂乎。又釋第一句。直名三要。第二句。轉名三玄。第三句。轉名三句。文義紛繁。似開似合。似橫似豎。反同錯謬。風曰。善問。善問。此不可不辨。本文云。大凡下語。一句語。須具三玄。則句非言句。而何先德云。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活句下薦德。祖佛爲師。死句活句。豈非言句耶。噫。凡愚識見。麤浮只認得口頭聲色。謂之言句。故見說向上句那邊。句正句勝句之類。心奇特之。將謂別法。夫豈知祖佛善知識。所發言句。一一如木人喝拍。烘爐點雪。實不可擬議。謂之無語。亦不得。謂之有語。亦不得。非有語。非無語。非非有語。非非無語。揔不得。又不可不謂之有語。無語。乃至非力有語。非非無語。推此而言。即此第三句。第二句。即此第一句。第一句。具三句。具三玄。具三要。一句。既爾。餘句亦然。三句。既爾。玄要亦然。直下無本末。無背面。無巧拙。甚處得開合。橫豎來。先聖出世。洪規爲人大致。舉如是也。然其立言設教。諸家軌範。大同小別。其實無同別可立。何謂小別。若洞上宗。則須看語勢。辨來蹤。論賓主。定尊卑。如有語中無語。偏中正。無語中有語。正中偏。不有不無。不偏不正。兼中到與至。帶病不帶病。在途不在途。色類語類等說。咸有格例。各引諸師語句。爲例爲證。此所謂是非。

審定不違法印也。唯臨濟下則不然。雖有三玄三要四照用四料簡等義。略不揀精粗語例。但驀直向一機一境上。石火電光中。把得便用。今云一句中須具三玄三要云者。乃臨濟全提妙唱建立之辭。非爲未具者言。須具也。

一 愚

說

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

有一老宿。自號愚夫。杜門一室。塊然獨處。似不能言者。既久。一日有僧來叅。問曰。臨濟示衆云。第一句薦得。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答第一句云。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答第二句云。妙喜豈容無着問。漚和爭負截流機。答第三句云。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全借裏頭人。乃云。大凡下語。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敢問此意。如何。願聞其說。老宿曰。唯臨濟宗。冠于叢林。此語又爲此宗標準。故商確甚衆。其尤者三聖論之於前。其章條然。二賢話之於後。其辨詳矣。今二說行于世。諸方學者。無不稱誦。何不求其文而學之。來問於我耶。僧曰。余豈不知有二說。嘗閱之而疑。情未決。久向長老。深究此宗。伏望垂慈。毋得設詞而拒絕之。宿曰。既然如是。但請問來。古人云。蓋各言爾志。愚夫之志亦可言也。僧問第一句。如何。宿振威一喝。僧變然。宿厲聲曰。此是達磨初來底面目。若向此句下薦得。徑踏毗盧向上。直佩祖師心印。故云第一句薦得。與祖佛爲師。問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如何。宿連下三喝。僧茫然。宿正色曰。第一要。明照。卽大機圓應。是主也。千聖出興。難窮其妙。第二要。明用。卽大用全彰。是賓也。明鏡當臺。胡漢皆沉。

第三要、明照用同時、即機用齊施、是主賓也、令人撫掌呵呵大笑、語了、喝一喝、云還容得擬議麼、又云切莫錯會、問第二句、如何、曰爲物作則施設戈甲、特宛成規模、差爲過耳、若向此句下、薦得堪與人天爲軌爲範故、云人天爲師、問妙喜豈容無着問、漚和爭負截流機、如何、曰妙喜卽大智、是實也、這裏豈容無着問、問答俱泯故、漚和云方便、是權也、箇時爭負截流機、應並存故、此兩句、明三玄、第一玄、名體中玄、妙喜豈容無着問也、第二玄、名句中玄、漚和爭負截流機也、第三玄、玄中玄、妙喜豈容無着問、漚和爭負截流機也、問第三句、如何、曰落草爲人、隨病與藥、乃事不獲已也、若向此句下薦得知見、偏滯功行、不圓故、云自救不了、問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全借裏頭人、如何、曰入三眼國土、著三種衣、說三身佛、以至逢羅漢說羅漢、逢餓鬼說餓鬼、正似棚頭弄傀儡、須知有裏頭人、豈臨濟老漢耶、僧小選而進曰、適蒙指誨、粗知其梗概、然猶有疑在、曰有疑當質之、問末後云一句者、於三句中、是何句耶、抑三句外、別有一句耶、曰子之惑甚矣、何不看語勢之序次乎、上旣垂示三句故、末後云大凡下語、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是、不可的言某句也、佛祖受用、不出三句、更有何句、贅於三句之外者耶、問句玄要權實照用、還有祖出否、且同別、如何、曰此不可不辨、所言句者、古云名身與句身、及字身差別、名詮自性、如地牢水濕火燥風動、是也、句詮差別、如地水火風、是也、字卽是文、如地字水字火字風字、是也、則句、但詮差別耳、故語言則曰言句、篇章則曰章句、詩律則曰詩句、又字、說文云句、問象器受物之形故、稱歌曰曲、如語言篇章詩律之稱句焉、則世間一切形大小相有無、乃至佛祖長言短語、作用點然、一捧一喝、皆各一

句也。玄雜壞色、青白爲蒼，蒼黑爲玄。又有易約有名玄、老約無名玄、莊約有無名玄之說。要省要，如綱之綱，如戶之樞。權，權教也；實，實教也。照，照通於內用，用現於外，如烽火耿急城中，與戎塞上有四反照用。曰：先照後用，曰先用後照，曰照用同時，曰照用不同。時，諸師所釋詳矣。此不復說之。照用是要，當第一句。權實是玄，當第二句。又當第三句。問：然則三要照用，淡於三玄。權實，三玄權實，淺於三要照用。皎然矣。不曰要中具玄，而曰玄中具要，不曰有照用有權實，而曰有權實有照用，何其先後似乎紊亂？既曰權實是玄，照用是要，但云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而止，可矣。繫之曰：有權有實有照有用，何其文意似乎重疊，豈不有說乎？曰：善問善問。若止論第一句，則先要後玄，少似當然。然先舉綱要，則玄必從之，何更特舉然後明玄？況此汎論三句，先三玄權實，後三要照用，而備言之固其宜也。宗教本無三玄三要之說，臨濟借他外說始立名言，以顯家風。連舉權實照用爲證，所以舉古明今。權實乃權實教，照用蓋亦宗教中古語。問云：大凡下語，此語屬能示邊，云某句薦得，此語屬所化邊。然則佛祖受用，全機薦得，不出三句，全機薦得，既有差別。佛祖受用，亦不是一。於三句中，能示所化差等，如何？伏望復舉古之公案，頓祛餘疑。曰：臨濟嫡孫風穴上堂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卽第一句去則印住，住則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則是，不印則是，是三要末後打盧陂兩拂子，是用得三要。百丈黃蘗於馬祖一喝得大機大用，是當機。世尊迦葉三處傳心，所以首標此介公案，以立教外別傳之宗者也。如來在寂滅場中，初成正覺，現千丈盧舍那身，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及宿世根熟天龍八部，一時圍繞，如雲籠月，是第二句。故云：人天爲

師修山主頌云。初心未入道。不得鬧浩浩。鐘聲裏薦取。鼓聲即顛倒。此乃向第二句中老婆爲人也。香嚴擊竹悟道。作頌云。一擊亡所知。更不可修治。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向上機。後仰山問。子近日見處如何。云。據某甲見處。無一法可當情。仰云。爾豈無能知無一法可當情者。異日又呈偈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直是貧。仰云。如來禪。即許師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此是能所二知俱忘。成就如來禪。爲人天師底榜樣也。如來於木菩提樹下。現劣應身。着蔽垢衣。四十九年。隨機說法。是第三句。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云。枯木裏龍吟。問如何是道中人。髑髏裏眼睛。僧舉問石霜。如何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在。問如何是髑髏裏眼睛。云。猶帶識在。此乃大手宗師。向第三句中。四稜着地。東說西說。底時節。大凡佛祖落草之談。頓漸之機。功熏修證。一切差別地位。摠屬此句。問上來所說。旣得聞命矣。然亦有復疑之者。將三要三玄。分屬第一句。第二句。則玄之與要。優劣超然。又釋要義。分三而列之。則與三玄何別。無奈自語相違。令人轉加疑惑。曰。如臨明鏡。形影相對。形之與影。無小欠剩。然彼影子。是假非真。問然則要是形真。當第一句。玄爲影假。屬第二句。臨濟旣曰。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則每句必具三玄三要。今長老所說。得無與臨濟乖戾乎。曰。所謂三者。如體用等三般面目。是也。作家宗師。將此三者。向第一句中用得則一。一絕諸對待。故轉玄名要。如影卽形。不得已而向第二句中施設。則宛成格則故。轉要名玄。如形卽影。而三者本不移易也。則舉要而明玄。舉玄而明要。其不曰每句必具三玄三要乎。聞舉三要。謂離三玄外。別有三要。聞舉三玄。謂離三要外。別有三玄。此乃

偏局之量，非得意者也。問如長老所論三玄，則雖曰影假，影即真故，轉玄成要，猶得剿絕。三要則雖曰形真，其奈帶三，返同三玄。若要三般文彩，已有三玄。若要無文彩，又有第一句。未審此三要，合於何處？下而配三玄，有餘也。上而配第一句，不足也。畢竟有文彩耶？無文彩耶？若道有文彩，忒殺離披。若道無文彩，爭奈帶三。若道雖有文彩而不落文彩，似乎望其文彩外，無文彩處。而所謂三要者，無所得力矣。且第一句者，莫是文彩外，無文彩處乎？宿戰之忍，忍二然曰：今時有般底，認他洞山尊貴言句，道我知有見玄言妙句，便以爲奇特。見本分活句，反以爲漏透。又有一種學語之流，習聞其說，雷同一辭，殊不知拂迹成痕，欲隱彌露。今子以要義有三，而疑憚之。又以第一句爲無文彩處，正此類也。鮑肆不知其醜，所以翫其先入。非唯莽鹵臨濟宗旨，抑亦埋沒洞山家風。只如百丈得大機，黃薛得大用，大機大用，非三要而何？莫不親承馬祖一喝，這一喝，豈非第一句？到者裏，討甚有文彩與無文彩耶？前不云乎？切莫錯會。是以若不明三要，不得爲本分宗師矣。盧陂長老雖有鐵牛之機，而云請師不踏印，抵他風穴兩拂子，不得是不明三要也。故有般漢，只管說風穴，照用同時，人境俱奪，且喜沒交涉。愚夫道：只是介大機大用，然則一語一默一捧一喝，皆是用得祖師心印。故曰：大凡下語，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畢竟喚什麼作三玄？喚什麼作三要？喚什麼作三句？須知句要玄三事，畢竟冥然揔一機。僧禮拜曰：今日微見臨濟心髓，余久叅叢林，多見尊宿，未有如此之詳辨者也。於末代中，再振臨濟宗風者，非長老而誰？於是老宿命侍者筆其辭曰：一愚說，以係三聖章二賢話，云。

山雲篇

青山父高蹈物表影不涉緣邈然而居焉白雲子飽叅叢林洽聞博識志若無人焉一日造青山叟之廬而問曰聞叟善雲門宗旨是否曰是曰吾有一問叟還答否曰但問雲遂問雲門垂語云天中函蓋乾坤日機銖兩不涉春緣一句作麼生道衆無語自代云一鏃破三關古今叢林論雲門宗旨者必於此語故釋文講義駁雜之說不一而莫有中者敢問此語還有所據而亦有倫次乎既將天中標於前又將一鏃置於後並中之三句爲五句然則宗旨有許多且約法印亦有處所何句當於何處乎山軒渠而應曰居余明語子請詳聽之渾然無爲而無過不及之謂天中即太極元氣也於是天地剖判焉輕清陽爲天至高而無上是乾也若蓋重濁陰爲地萬物所陳列是坤也如國二材既剖即有人材而爲萬物之最靈所謂目機銖兩乃人材之所爲最靈之效也如陰符經云心生於物機在於目註云爲天下之機莫近乎心目心既發矣機現乎目始皇遊檜稽項羽目見其機心生於物曰彼可取而代之晉師攻淮隄符堅目見其機心生於物曰彼勍敵也胡爲小耶然則生死之心在於物成敗之機見乎目目者神之門神者心之主神之出入莫不由乎目中故能見機者莫尙乎心目則目機乃目所見機銖兩猶輕重言目機之應於事猶權衡之量於物或輕或重各隨其用也既有人材即有四時行而萬物興焉而春居四時之首而生成萬物萬物即緣也此三材四時皆稟大極元氣涵養熏陶之恩力也一鏃能透義破則透也關者難透義也又石泰先生云眼

不示魂在肝耳不聞精在腎舌不聲神在心鼻不香魄在肺四臟不動意在脾五者相與混融化爲一氣聚于三關則蓋亦用陰陽之說耳然則天中者一句也函蓋乾坤者體用也目機銖兩用也不涉春緣體也一鏃亦一句也特初後不同爾三關即前所列底三句也此雲門取此之大略也嘗試論之曰夫由天中一句分別三句則三句摠是一句既是一句一一絕諸對待而畢竟亦無一句可得一尚不可得甚處得許多來而學者泥他三句規模透不得徹則返以雲門謾人其謂之關不亦宜乎若靈利漢才聞舉着直下透徹剔起便行雲門何消道介一鏃破三關當時大衆既不能故雲門伊麼道是多少慈悲或若執認一鏃便向這裏作活計與泥三句規模地無一可者此所謂以楔出楔前楔雖出後楔復入然則能不承言滯句徹見雲門骨髓者幾希除非嫡子真孫問天與乾一也既以天中諭一句復以乾諭體此則諭一而法二既以坤諭用復以人材諭用此則諭二而法一此何說乎夫所謂三句者一體句二用句三體用句斯乃三世佛祖不易之軌則何也良由衆生迷己逐物故說一切諸法本來空寂所以體句爲第一也又恐衆生沉空滯寂故說恒沙妙用無不具有所以用句爲第二也衆生又是走殺兩頭故說不空不有所以體用句爲第三也今雲門所說顛末倒置與夫諸方所立不同何也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己雲門之子圓明密於三句中止革目機銖兩不涉春緣爲隨波逐浪絕斷衆流而函蓋乾坤曾不變易之又將絕斷衆流加之函蓋乾坤之上而天中一鏃初後兩句暫不舉着又有圓明之子普安道頌此三句初函蓋乾坤中絕斷衆流後隨波逐浪而次序之又於一鏃破三關外自別置一句而頌之二

師既是克家相承。爲什麼沿革增損。不相同。如是之甚耶。曰。凡言體者。比如身體也。夫謂人身爲體。是豈捨其四肢而言之。必兼之也。心體本來清淨。有情器世間三昧六神通。悉皆空寂。唯有心體獨存而已。無有一法。加於此者。然則除此之外。更有什麼一句也耶。若趣用門。卽有二法相對而立。所謂對用之體故。將一天或論一句。或論體句。雖然。前則加中字而言之。後則變名爲乾而言之。其亦有所分辨哉。用有二門。曰自性隨緣。自性者不離自性。隨緣者隨逐衆緣。前以對乾之坤。論之。卽自性。後以人材。論之。卽隨緣。雖然。畢竟自性隨緣。何所擇哉。諸方所立三句者。彼乃自末趨本。曲被中下之流。未出規模。今雲門所說。卽不然。從本起末。親提祖師心印。直爲上根大智。何則。位彌下而法彌高也。此雲門太師。見大機太用地時節。如曰從微至著。其法乃麤。必須這一鏃。破三關。然後爲可。此失旨甚遠矣。埋沒雲門。也不小。圓明所立髓波逐浪者。但取洶湧不停之義。比之目機銖兩。尤爲差別。絕斷衆流者。絕斷之言。比之不涉春緣。尤爲徑庭。只此兩句。是稍僧巴鼻。古人云。莽齒中更莽齒。奇特中更奇特。蓋得諸此義也。只如今者。更儼然而坐。子飄然而來。一賓一主。一問一答。底時節。豈不是。這介面目。然則圓蓋乾坤之句。反不得力。而不得爲第一。亦不得爲第三。故不轉名褒異之。而攝在二句之間。雖不得力。其意不無故兼舉也。彼最初天中。末後一鏃。忒殺透漏。故斷而不舉也。此圓明。淺得雲門意旨。爲克家之子者也。而學者又不善其旨。強生知解。妄作道理。故普眼道。設此三句之序。又與雲門圓明不同義者。直欲學者不存規模。當下構取耳。又恐學者執認一鏃。自別置一句。而頌之。云云。其跡似與雲門異。其實淺明雲門一鏃。非徒

獨一而已。然則非普眼，不得孫於雲門。子於圓明，非圓明，不得子於雲門。父於普安，非雲門，不得父於圓明。祖於普眼，語未既，雲即進前，掀倒禪床云：捉賊捉山。賊云：也是賊過後，張弓便打。

雲門三句

雲門雖有此語，未嘗立爲三句之名。其嫡子圓明密始立三句之名，一截斷衆流，二隨波逐浪，三函蓋乾坤。德山之嗣普安道禪師，因三句語，隨以頌之，又立別置一句。天中者，商量頗多。乾坤之體曰天中，易曰大哉乾乎，萬物資始而生，又云天無爲意中，卽無過不及之謂中，卽但取無爲自然中正不偏之義而已。天中卽三句所出底。揔句，函蓋乾坤者，理事體用，相容相稱，如乾坤之函蓋，目機銖兩者，目也，機也，銖也，兩也。此四物合而成秤，以此秤量萬物，可況此法，普應無私，輕重物之昇低故，變之曰隨波逐浪。句不涉春綠者，若論此事，則剿絕一切，超脫萬物，滴水滴凍底時節故，變之曰絕斷衆流。一鏃破三關者，有三義：一返照之智，爲一鏃；若當真實返照之時，不作三一解故。如云說時，有三名字，在返照之時，不作三一解。二者，三句中一句，看則句句無定次第，舉一全收，絕諸待對故。三者，別置一句，看則三關施設，自然消落故。然則函蓋乾坤，截斷衆流，隨波逐浪，以何爲左右，以何中間。普安道頌云：乾坤並萬像，地獄及天堂，物物皆眞現，頭頭揔不傷之義，則函蓋乾坤，乃是綿綿不漏絲髮之義，非特先聖拈槌豎拂作用而已。乃至佛祖言現眞空妙有緣起性起等所有一切建立底時節，揔屬此句，如長靈

卓云以放過不放過雙照之智證函蓋乾坤之義成就如來真空妙有之理以示照用同時對機絕斷衆流頌云堆山積岳來一一盡塵埃更擬論玄妙冰消瓦解摧之義則閉門下閤消滴不通之義也何雷行捧下喝作用而已乃至佛祖所說實相無相等所有一切掃蕩底時節捻屬此句如長靈卓云以放過不放過雙泯之智證絕斷衆流之義成就如來實相無相之理以示照用不同時對機隨波逐浪者辯口利舌問高低捻不虧還如應病與藥診候在臨時則前之雙照雙泯既無前後則非一向立非一向蕩無私一句現前豈非隨波逐浪普應羣機底時節則函蓋乾坤絕斷衆流爲左右句隨波逐浪爲中間句又惟精禪師云今時日用自己悟空却時絕斷衆流空却己前承今時日用自己隨波逐浪流窮浪盡源派還同函蓋乾坤斯爲妙矣則函蓋乾坤體用相會如函蓋之相稱則中間句隨波逐浪者目機銖兩隨輕隨重如虛舟鷁浪自東自西故也則用句也若約用門有賓有主無法不具絕斷衆流者賓主問答皆是春緣則體句若約體門即離四句絕百非離言語離文字名狀不得故又函蓋乾坤爲體句體具萬德故目機銖兩爲用句高低輕重一一現前不涉春緣爲中間句體用二門皆是春緣故如是即此三句互爲左右互爲中間如同神變莫定方隅如是則天中至不涉春緣者一句即三句一鏃破三關者三句即一句如是則三句可辨一鏃遶空三一俱圓俱泯定當不得問三句一句俱圓俱泯其狀如何答三句即一句一鏃可辨一句即三句三句可辨故云三一俱圓如云一句該三句三句歸一句三句即一句三義不存一句即三句一義不成故云三一俱泯如云三一不相涉須知向上路問雲門但有此語不

分前後次第之名。圓明普安。即是雲門兒孫。爲什麼特立三句一句之名。隨意頌之。耶答。若是上根大智。才聞此語。徹見雲門骨髓。何待圓明普安。如此註解。只爲機有萬差。故圓明。不惜眉毛。曲爲中下之流。落草註解。然若一向實執三句名義。不明圓明昭陽本懷。則又却不是。故普安全爲隨言轉執者。別置一句。如是三句施設。皆是大虛空之乎。著也。打虛空作七八片。故望三句未萌前頭。立一句云別置。所以然者。若是此箇事猶如大虛。不可辨得。故稱一句。蓋不得已爾。故云三句。豈能該問。若約三師本意。則畢竟不分前後意耶。答然。問既不分前後次第。則亦無三一之名。意乎。答不然。須不分前後次第之名。其意亦有。若三師本意。一向不立三一。則却不是。前不云乎。三一俱圓俱泯。定當不得。此乃諸佛諸祖。相傳相授底面目。亦是時人日用中現前底受用。不明者凡夫。能解者聖人。迷悟有殊。此道無二。法如是。故受用如是。受用如是。故得入如是。先佛後佛。普爲大千八都之衆。於生死岸頭。廣而說之。則三乘十二分教。一大藏教。先祖後祖。直爲上根大智。於一機一境上。略而現用。則三玄三要。四料簡也。故自古宗師。有時伊麼。有時不伊麼。有時伊麼。不伊麼。捻沒交涉。但一語一默。一捧一喝而已。雲門用之。則三一句。臨濟用之。則三玄三要。雪峰用之。則三箇木毬。歸宗用之。則曳磨三度。智者用之。則三止三觀。趙州用之。則喫茶去。俱低用之。則豎一指。今始入之人。依其所示教學者。華嚴五十五位。一一歷修。方成佛果。禪學者。住無住之住。修無修之修。步步踏着毘盧頂。我只管飯來張口。那知色則是空空。卽是色。雖然如是。隨語生解者。說之於口。則非。但三乘十二分教。是教迹。靈鷲拈花。宗師立言妙句。一棒一喝。少林面壁。一語

一默皆是教迹，不尋其言，一直便透者，方見古人赤心片片，得之於心，則非但拈花面壁，是教外別傳三乘十二分教，乃至世間麤言細語，皆是向上一竅也。

客訪余，余出此二解示之。客一覽而笑，余曰：笑何事乎？客曰：著書所以取信當時垂耀後世，必也德高位大才顯名達，爲流所宗仰，然後爲可。故古之人雖賢且聖，不許人記錄言句者，况自爲之耶？其所以自讓也。如此，今長老作此二解，非徒人不信之，抑亦返招其謗，無奈自貶歟？余曰：惡是何言也？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以己所得博施於人，此聖賢之用心也。且古之人，人已信道已行，則言句乃緒餘耳。故不許人記錄，若予者，適生澆漓之世，又無德位才名爲人所難服，且學者以名位居，久則人之信道之行，實惟難哉。蓋爲書陳道，其所得乎？雖不見信於今時，後人覽之而知其所指，轉化無數人，博施之利，不亦盡乎？然則何必德位高大才名顯達然後爲之也哉？如後人亦無有信之者，信乎命也。夫世人雖不信之，臨濟雲門二大師厥德孔明，必傾之矣。然則又焉知吾言之不行歟？此余所作此二解之意也。設使古之人，生斯世也，若人不信道不行，必著書然後爲快。古人今人，易地則皆然。如或以余爲逞人我要名譽，是不知我者也。知我者，罪我者，其惟春秋孔子之言，信乎不謬，客愀然避席曰：命之矣，於是乎書。

禪教釋

清虛病老在西山金仙臺。一日行珠惟政寶晶三德士持金剛五家解問曰般若教中亦有禪旨以般若爲宗可乎病老引古答曰只聞世尊以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不聞以金剛般若付囑摩訶迦葉也大抵百草頭上有活底祖師意至於鶯燕常談實相法况我金剛一句乎不著文字則可讀一卷經也然洗佛光明非其機莫能窺今日爲君禪教二途對辨而釋其釋也乃古也非今也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此禪門最初句也古德頌云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摩不西來少林有妙訣是此意也華嚴十鍾訣

世尊從兜率降王宮住胎出胎出家成道降魔轉法至於入涅槃此禪門末後句也有云如月在天影含衆水時無碍處無碍始終一貫則末後句亦是最初句最初句亦是末後句然我禪門中本無如是商量商量則識法者懼也拈頌說誼

各

世尊初入摩耶胎直與三十三人揔授立記云吾有正法眼藏密付於汝傳一人勿令斷絕頌曰摩耶肚裏堂法界體一如卅三諸祖師同時密授記般若多羅付法傳

世尊在雪山六年因星悟道既知是法之未臻極遊行數十月歲在壬午特尋訪于真歸祖師始傳得玄極之旨是乃教外別傳之源也梵日國師集

世尊在靈山法會上爲迦葉分半座舉花枝示雙趺對衆密付文殊普賢八萬菩薩衆海罔知迦葉入處是乃教外能別傳之派也梵王決疑經及宗道者傳

訣曰自迦葉阿難二尊者至六祖慧能大師所謂卅三也。此教外別傳之旨。迥出青霄之外。非徒五敎學者難信。亦乃當宗下根。茫然不識。

問迦葉阿難位在聲聞。豈堪教外別傳之旨乎。

答迦葉阿難。應化大聖。百千三昧。無量功德。與如來不異。況已授密記者耶。正宗記

世尊偈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此固教外別傳之謂也。諸佛說弓。諸祖說弦。敎家無碍之法。方歸一味。拂此一味之跡。方現禪家一心。故云無盡性海。合一味。一味相泯。是我禪順正錄及真正錄。

問圓敎中性海。則自體雖不可思。不可說。始脩法界之因。終證法界之果。若海印則自是證體。離因離果。與禪門正宗心印。可和會否。

答相似而不相似也。華嚴雖明無盡法界。坐在因果域內。證之者。須經見聞生解行生。然後證入。故未透義路之窠臼。亦未脫十種之病源。豈比別傳禪旨耶。海印者。雖離因離果。自從因果處。歸亡因果處。有因者。始迹。有果者。終迹也。禪門密傳之旨。本無法界之因。更無亡因。本無法界之果。更無亡果。本無因故。無萬行之路。本無果故。無證果之門。況學者所參話頭。沒語路。沒義路。沒滋味。不滯十種病。不涉全提見。亦不涉破病解。忽然噴地一發。則自然洞明一心法界。亦洞明不思議境界。所謂一聞千悟。得大捺持者也。況宗師所示手段。據法離言。殺活臨時。或作青天霹靂。或起平地干戈。劒刀上。能撲人。電光中。能穿鍼。雖上根大智。不容思議於其間也。

問頓敎中一切法。離心緣相。離名字相。一念不生。證時亦無能入者。可與禪門密旨合。

否

答相似而不相似也。頓教一念不生，泯絕無寄故。坐在死句坑中，然若不洞明一念不生之解，則無以攝此行也。圓覺云：得法界淨者，即被淨解，爲自障礙。此之謂也。若論所證真如，則必有能證智體。若有不生妄念，則必有所生正念。又有從信而至佛地之迹也。禪門密旨，則本無一念不生何念。念既本無，信位何立？信位不立，佛地何有？雖說最上乘，本無最上乘。況學者所參活句，如一團火，近之則燎卻面門，無佛法措著之處。只有大疑如烈焰亘天，忽若打破漆桶，則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不求而圓得也。然則雖證理成佛，只得素法身者，可與同論耶？故云：祖師傳心處，如鳥飛空，永無蹤跡也。華嚴疏云：圓頓之上，別有一宗，此禪門之謂也。暨禪章及決疑論

訣曰：圓教有無碍緣起之解，頓教有離名絕相之解。禪門無摸捺沒巴鼻，問楞伽經性宗之法，達摩帶來要證據心地法門故。歷世分付云云，可乎？

答此亦不可也。佛爲大慧菩薩，大海隔絕處談佛性義意，欲激發二乘，捨小慕大而已。止可在方等部中，安可證據禪門耶？引古辨今錄

重峰祖師云：達摩初來，以正法眼藏密付慧可，只觀僧那禪師可師傍傳執筏堅固，不得祖師正法，將恐以愚惑情破滅正法故，假說方便云：楞伽經四卷是我心要，付慧可兼傳之。然則祖門傳袞伽者，爲僧那止啼之黃葉耳。海東七代錄

問般若經云：諸佛從此經出，故稱般若爲佛母。然則以般若爲宗可乎？
答亦不可也。般若此翻智慧。若是智慧，則舍利佛爲宗主也。般若已前所說法皆爲戲

論故經云。燭除戲論之糞也。是故當知般若。是聲聞。祇痔破靡之良藥耳。安可謂禪門之宗主也。鑒昭錄

聖住和尚。常扣楞伽經。知非便捨。八唐傳禪法。

道允和尚。常究華嚴經。一日。乃曰。圓頓之旨。豈如心印之法。卽捨之。亦八唐傳祖印七代錄。

訣曰。周金剛之舉火。亮西山之冰釋。孚大原之聞鼓角。海越州之得寶藏。至於靈默之回頭。良遂之稱名。凡以此也。

新羅文聖大王。問無染國師曰。禪教高下。爲寡人辨釋。

答百僚阿衡。各能其職。帝王拱默廟堂之上。萬姓以安。王聞之大悅。無染國師別集

講華嚴座主。問螺髻國師曰。教之三種根機。與禪之別傳一機。請爲我辨釋。

答世尊。向生死海中。張三種網。捭人天魚。豈將三網所捭之魚。比況雲外注甘露之神。

龍耶螺髻別集。

訣曰。禪門正傳之機。一似三綱之上。雲外神龍。一似百僚之上。廟堂天子。其尊其貴。不辨可知。

於是教學者五六輩。憤然作色。問清虛曰。禪家發言。越分過度。無乃有其眼而無其足乎。清虛正色而對曰。禪家具眼具足。寧可永劫沉淪生死。不慕諸聖解脫者。禪家之眼也。不見他人非。常自見已過者。禪家之足也。於戲。世降聖遠。魔強法弱。視正法如土塊。我之此語。政如持盃水救興火也。五祖和尚云。守我本心。勝念十方諸佛。因指天詛盟。

曰若我誑汝當來墮十八地獄。若不信我。世世被虎狼所食。學者到此。若不生悲感。可謂與木石無異也。故古德云。重教輕心。雖歷多劫。盡作天魔外道。

此卷唯政行珠寶品三德士。欣受禮謝。卽通于禪教兩堂。一日。禪教數五十學者。俱會一席。教者曰。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禪者曰。我家無奴婢。教者曰。菩薩觀衆生苦。起慈悲心。如何。禪者曰。慈者。不見有佛可成。悲者。不見有衆生可度。教者曰。然則如來所說法。不能度衆生否。禪者曰。若言如來有所說。卽是謗佛。若言如來無所說。亦是謗法。眞佛無口。不解說法。法眞聽無耳。其誰聞乎。教者曰。然則一大藏教。無用處否。禪者曰。一大藏教。如標月指也。利根者。如獅子。鈍根者。如韓獹。教者曰。信解行證。階級分明。豈非等覺者。照寂妙覺者。寂照轉煩惱者。爲菩提。轉生死者。爲涅槃乎。禪者曰。等妙二覺。擔枷鬼。菩提槃。繫驢橛。至於認名認句。含屎塊。求佛求祖。地獄業。教者曰。佛也。祖也。又如何。禪者曰。佛是幻化身。祖是老比丘。教者曰。一切賢聖。豈無見處證處。禪者曰。自眼。如何見。自心。如何證。教中亦云。頭本安然。自生得失之想。心本平等。自起凡聖之見。豈非發狂耶。教者曰。畢竟其理如何。禪者曰。自己分上。本無名字。方便呼爲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更有一語。付在明日。於是禪教對辯訖。各禮拜依位而坐。西山曰。此一期問答。亦可跋禪教釋也。卽喚沙彌雙翼書。時萬曆丙戌至月上澣。

(終)

靜齋劉學士三教平心論

嘗觀中國之有三教也自伏羲氏畫八卦而儒教始於此自老子著道德經而道教始於此自漢明帝夢金人而佛教始於此此中國有三教之序也大抵儒以正設教道以尊設教佛以大設教觀其好生惡殺則同一仁也視人猶己則同一公也懲忿窒慾禁過防非則同一操修也雷霆衆賁日月羣盲則同一風化也由粗迹而論則天下之理不過善惡二途而三教之意無非欲人之歸于善耳故孝宗皇帝製原道辨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誠知心也身也世也不容有一之不治則三教豈容有一之不立無盡居士作護法論曰儒療皮膚道療血脈佛療骨髓誠知皮膚也血脈也骨髓也不容有一之不療也如是則三教豈容有一之不行焉

儒教在中國使綱常以正人倫以明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天地萬物以位以育其有功於天下也大矣故秦皇欲去儒而儒終不可去

道教在中國使人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一洗紛紜轆轤之習而歸於靜默無爲之境其有裨於世教也至矣故梁武帝欲除道而道終不可除

佛教在中國使人棄華而就實背僞而歸真由力行而造於安行由自利而至於利彼其爲生民之所依歸者無以加矣故三武之君欲滅佛而佛終不可滅隋李士謙之論三教也謂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豈非三光在天闕一不可而三教在世亦缺一不可雖其優劣不同要不容於偏廢歟然而人有異心心有異見慕道者謂佛不如道之

尊向佛者謂道不如佛之大儒家以正自處又兼斥道佛以爲異端是是非非紛然淆亂蓋千百年于此矣吾將明而辨之切不可以私心論不可以愛憎之心論唯平其心念究其極功則可以渙然水釋也蓋極功者收因結果處也天下事事物物皆有極功沾體塗足耕者之事也至於倉廩充實則耕者之極功也草行露宿商者之事也至於黃金滿籩則商者之極功也唯三教亦然儒有儒之極功道有道之極功佛有佛之極功由其極功觀其優劣則有不待辨而明者自今觀之儒家之教自一身而一家自一家而一國自一國而放諸四海彌滿六合可謂守約而施博矣若夫四海六合之外則何如哉其說曰東漸西被訖于四海是極遠不過至四海訖則止於此而更無去處矣是儒家之教然也故學儒者存心養性蹈仁履義粹然爲備道全美之士而見諸設施措諸事業可以致君可以澤民可以安國家而利社稷可以扶世教而致太平功成身老名在青史儒之極功如此而已曾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蓋至於死而極矣道家之教自吾身而通乎幽冥自人間而通乎天上自山林巖穴而至於渺々大羅巍巍金闕可謂超凡而入聖者若夫天地造化之外則何如哉其說曰大周天界細入微塵是極大不過周天界則恨於此而外此者非所與知矣是道家之教然也故學道者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翹然於清靜寡欲之境而吐故納新積功累行可以尸解可以飛昇可以役鬼神而召風雨可以贊造化而立立功封量無窮快樂自在道之極功如此而已黃庭徑云長生久眎乃飛去蓋至長生則極矣

佛家之教一佛出現則以三千大千世界爲報剎姑以一世界言之一世界之中有須彌山從大海峙出于九霄之上日月循環乎山之腰而分晝夜須彌四面爲四洲東曰弗于逮西曰瞿耶尼南曰閻浮提北曰鬱單越四大洲之中各有三千洲今此之世界則閻浮提也今此之中華則南洲三千洲中之一洲也釋迦下生於天竺乃南洲之正中也須彌四旁上隣日月之處謂之四王天又上則謂之帝釋天又上於虛空之中朗然而住雲層四重天總名欲界又上雲層十八重天總名色界又上空層四重天總名無色界如是三界中諸衆生輩有生老病死是爲一世界也如此一千世界謂之小千如此一千小千世界謂之中千卽百萬也如此一千中千世界謂之大千卽百億也以三次言千故云三千大千世界其實一大千爾一大千之中有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如小錢一百萬貫每一界置一錢盡此一百萬貫方爲大千世界此一佛報剎也一佛出現則百億世界百中有百億身同時出現故梵網經云一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各坐菩提樹一時成佛道如是千百億盧舍那本身千億釋迦各接微塵衆是之謂千百億化身也以千百億化身而化度千百億世界其中胎卵濕化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想非非想皆令得度是佛家之教然也故學佛者識五蘊之皆空澄六根於清淨遠離十惡修行十善觀四念處行四正勤除六十二見而邪僞無所容斷九十八使而煩惱莫能亂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無不謹守四無量心六波羅蜜常用熏修其間爲法忘軀則如剝皮刺血書經斷臂投身參請而不怯不疑爲物忘己則如忍苦割肉餒鷹捨命將身飼虎而不怖不畏錢財珍寶國城妻子

棄之如弊屣支節手足頭目髓腦捨之如遺蛻從生至生經百千萬億生而此心不退轉也從劫至劫經百千萬億劫而此心愈精進也由是三祇果滿萬德功圓離四句絕百非通達無量無邊法門善入無量無邊三昧成就五根五力具足三達三明圓顯四智三身超證六通五眼得四無礙辯而演說無窮入四如意分而神通自在八勝處八解脫常得現前四無畏四攝法受用無盡八聖道支十八不共法不與三乘同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微妙法身過去塵沙劫未來塵沙劫無不洞見現在塵沙界衆生塵沙心無不了知圓明十號之尊超出三界之上是爲天中之天是爲聖中之聖是爲無上法王是爲正等正覺超諸方便成十力還度法界諸有情佛之極功如此而已法華經云如來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普欲令衆生亦同得此道蓋其大願大力誓與一切含靈皆證無上涅槃妙果者是故辨三教者不可以私心論不可以愛憎之心論唯平其心念究其極功則知世之學儒者到收因結果處不過垂功名也世之學道者到收因結果處不過得長生也世之學佛者到收因結果處可以斷滅生死究竟涅槃普度衆生俱成正覺也其優劣豈不顯然可見哉故嘗試譬之儒教之所行者中國也道教之所行者天上人間也佛教之所行者盡虛空徧法界也儒猶治一家威令行於藩牆之內若夫藩牆之外則不可得而號召也道猶宰一邑政教及於四境之中若夫四境之外則不可得而控制也佛猶庵有四海爲天下君溥天率士莫非臣民禮樂征伐悉自我出也此三教廣狹之辨也學儒者死而後已蓋百年間事也學道者務求長生蓋千萬年也學佛者永斷生死湛然常住蓋經歷塵沙劫數斷無有窮盡也儒

猶一盞之燈光照一夕鍾鳴漏盡則油竭燈滅也道猶阿闍世王作百歲燈照佛舍利經百歲已其燈乃滅也佛猶皎日照曜萬古常明西沒東昇循環不息也此教三久近之辨也略說三教大意其詳備在本論

大乘讚十首

寶誌和尚

大道常在目前雖在目前難觀若欲悟道真體莫除色聲言語語語即是大道不假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妄情遞相纏繞一切如影如響不知何惡何好有心取相爲實定知見性不了若欲作業求佛業是生死大兆生死業常隨身黑闇獄中未曉悟理本來無異覺後誰晚誰早法界量同大虛衆生智心自小但能不起吾我涅槃法食常飽妄身臨鏡照影影與妄身不殊但欲去影留身不知身本同虛身本與影不異不得有一無若欲存一捨一永與真理相疎更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煩惱因心故有無心煩惱何居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夢時夢中造作覺時覺境都無翻思覺時與夢顛倒二見不殊改迷取覺求利何異販賣商徒動靜兩亡常寂自然契合真如若言衆生異佛迢々與佛恒殊佛與衆生不二自然究竟無餘法性本來常寂蕩蕩無有邊畔安心取捨之間被他二境回換歛意入定坐禪攝境安心覺觀機關木人修道何時得達彼岸諸法本空無着真似浮雲會散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熟病得汗無智人前莫說打你色身星散報你衆生直道非有卽是非無非有非無不二何須對有論虛有無妄心立號一破一

個不居兩名由爾情作無情即本真如若欲存情覓佛將網山上羅魚徒費功夫無益
 幾許枉用功夫不解即心即佛真似騎驢覓驢一切不憎不愛遮箇煩惱須除除之則
 須除身除身無佛無因無佛無因可得自然無法無人

大道不由行得說行權爲凡愚得理返觀於行始知枉用功夫未悟圓通大理要須言
 行相扶不得執他知解廻光返本全無有誰解會此說教君向己推求自見昔時罪過
 除却五欲瘡疣解脫逍遙自在隨方賤賣風流誰是發心買者亦得似我無憂內見外
 見總惡佛道魔道俱錯被此二大波旬一作由二處波旬便即厭苦求樂生死悟本體空佛魔

何處安着只由妄情分別前身後身孤薄輪廻六道不停結業不能除却所以流浪生
 死皆由橫生經略身本虛無不實返本是誰斟酌有無我自能爲不勞妄心卜度衆生
 身同大虛煩惱何處安着但無一切希求煩惱自然消落

可笑衆生蠢々各執一般異見但欲傍整求餅不解返本觀麵是正邪之本由人造作
 百變所須任意縱橫不可偏耽愛戀無着即是解脫有求又遭羅宵慈心一切平等真
 如菩提自現若懷彼我二心對面不見佛面

世間幾許癡人將道復欲求道廣尋諸義紛紜自求己身不了專尋他文亂說自稱至
 理妙好徒勞一生虛過永劫沉淪生老濁愛纏心不捨清淨智心一作虛妄陽發自惱真如法
 界叢林返作荆棘荒草但執黃葉爲金不悟棄葉求寶所以失念狂走強力裝持相好

口內誦經誦論心裏尋常枯槁一朝覺本心空具足真如不少
 聲聞心一作持心斷惑能斷之心是賊賊賊遞相除遣何時了本語默口內誦經千卷體

上問經不識不解佛法圓通徒勞尋行數墨頭陀阿練苦行希望後身功德希望卽是大病聖道何由可得譬如夢裏度河船師度過河北忽覺床上安眠失却度船軌則船師及彼度人兩箇本不相識衆生迷倒羈絆往來三界疲極覺悟生死如夢一切求心自息

悟解卽是菩提了本無有階梯堪歎凡夫偃偃八十能跋蹄徒勞一生虛過不覺日月遷移向上看他師口恰似失姝孩兒道俗淨滌聚集終日聽他死語不觀己身無常心行貪如狼虎堪嗟二乘狹劣要須摧伏六府不食酒肉五辛邪眼看他飲咀更有邪行猖狂修氣不食鹽醋若悟上乘至真不假分別男女

十二時頌

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身窮苦已經無量却不信常擎如意珍若逐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卽是塵不往舊時無相負外求知識也非真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縱使神光照有無起意便遭魔事撓若施功終不了日夜被他人我拗不用安排只麼從何曾心地生煩惱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臥不知元是道只麼忙忙受苦辛認聲色覓疎親只是他家染汗人若擬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禺中已未了之人教不至假使通達祖師言莫向心頭安了義只守立沒文字認着依前還不是暫時自肯不追尋曠劫不遭魔境使

日南午四大身中無價寶陽燄空華不肯拋作意修行轉辛苦不曾迷莫求悟任係朝陽幾回暮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

日昧未心地何曾安了義他家文字沒親疎不用將心求的意任縱橫絕忌諱長在人間不居世運用不離聲色中歷劫何曾暫拋棄

晡時申學道先須不厭貧有相本來權積聚無形何用要安真作淨潔却勞神莫認愚癡作近鄰言下不求無處所暫時喚作出家人

日入西虛幻聲音終不久禪悅珍羞尙不殮誰能更飲無明酒沒可拋無物守蕩々逍遙不會有縱係多聞達古今也是癡狂外邊走

黃昏成狂子興功投暗室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擬商量却啾唧轉使心頭黑如漆晝夜舒光照有無痴人喚作波羅蜜

人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超釋迦越祖代心有微塵還室闔廓然無事頓清閑他家自有通人愛

夜半子心住無生卽無死心法何曾屬有無用時便用沒文字祖師言外邊事識取起時還不是作意搜求實沒蹤生死魔來住相試

鷄鳴丑一顆圓珠明已久內外推尋覓搥無境上施爲渾大有不見頭又無手世界壤時終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遮如今誰動口

十四科頌

菩提煩惱不二

衆生不解修道便欲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將道更欲覓道一念之心卽是何須別處尋討大道皎在目前迷倒愚人不了佛性天真自然亦無因緣修造不識三毒虛假妄執浮沉生老昔時迷日爲晚今日始覺非早

持犯不二

丈夫運用無碍不爲戒律所制持犯本自無生愚人被他禁繫智者造作皆空聲聞觸途爲滯大士肉眼圓通二乘天眼有翳空中妄執有無不達色心無碍菩薩與俗同居清淨會無染世愚人貪着涅槃智者生死實際法性空無言說緣起略爲茲偈百歲無智小兒小兒有智百歲

佛與衆生不二

衆生與佛無殊大智不異於愚何須向外求實身田自有明珠正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同途迷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一如究竟攀緣空寂唯求意想清虛無有一法可得脩然自入無餘

事理不二

心王自在脩然法性本無十纏一切無非佛事何須攝念坐禪妄想本來空寂不用斷除攀緣智者無心可得自然無諍無喧不識無爲大道何時得證幽玄佛與衆生一種衆生卽是世尊凡夫妄生分別無中執有迷奔了達貪嗔空寂何處不是眞門

靜 亂 不 二

聲聞厭喧求靜猶如棄麵求餅餅即從來是麵造作隨人百變煩惱即是菩提無心即是無境生死不異涅槃貪瞋如燭如影智者無心求佛愚人向外馳騁徒勞空過一生不見如來妙頂了達嬌怒性空鑊湯鑪炭自冷

善 惡 不 二

我自身心快樂翛然無善無惡法身自在無方觸目無非正覺六塵本來空寂凡夫妄生執着涅槃生死平等四海阿誰厚薄無爲大道自然不用將心畫度菩薩散誕靈通所作常含妙覺聲聞執法坐禪如蠶吐絲自縛法性本來圓明病愈何須執藥了知諸法平等翛然清虛快樂

色 空 不 二

法性本無青黃衆生謾造文章吾我說他止觀自意擾擾顛狂不識圓通妙理何時得會真常自疾不能治療却教他人藥方外看將爲是善心內猶若豺狼愚人畏其地獄智者不異天堂對境心常不迟舉足皆是道場佛與衆生不二衆生自作分張若欲除却三毒迢迢不離灾殃智者知心是佛愚人樂往西方

生 死 不 二

世間諸法如幻生死宛猶如雷電法身自在圓通出入山河無閒顛倒妄想本空般若無

迷無亂三毒本自解脫何須攝念禪觀只爲愚人不了從他戒律決斷不識寂滅真如何時得登彼岸智者無惡可斷運用隨心合散法性本來空寂不爲生死所絆若欲斷除煩惱此是無明癡漢煩惱即是苦提何用別求禪觀實際無佛無魔心體無形無段

斷常不二

丈夫運用堂堂逍遙自在無妨一切不能爲害堅固猶若金剛不着二邊中道脩然非斷非常五欲貪瞋是佛地獄不異天堂愚人妄生分別流浪生死猖狂智者達色無礙聲聞不了惛惶法性本無瑕翳衆生妄執青黃如來引接迷愚或說地獄天堂彌勒身中自有何須別處思量棄却真如佛像此人即是顛狂聲聞心中不了唯只趁逐言章言章本非真道轉加鬪諍剛強心裏蚘虵蝮蝎觸着便即遭傷不解文中取義何時得會真常死入無間地獄神識枉受災殃

真俗不二

法師說法極好心中不離煩惱口談文字化他轉更增他生老真妄本來不二凡夫棄妄覓道四衆集雲聽講高坐論義浩浩南座北座相諍四衆爲言爲好雖然口談甘露心裏尋常枯燥自己元無一錢日夜數他珍寶恰似無智愚人棄却真金擔草心中三毒不捨末審何時得道

解縛不二

律師持律自縛自縛亦能縛他外作威儀恬靜心內恰似洪波不駕無生船筏如何度

得愛河不解真宗正理邪見言辭繁多有二比丘犯律便却往問優波優波依律說羅轉增比丘綱羅方丈室中居士維摩便即來呵優波默無對淨名說法無過而彼戒性如空不在內外婆婆勸除生滅不肯忽悟還同釋迦

境 照 不 二

禪師體離無明煩惱從何處生地獄天堂一相涅槃生死空名亦無貪嗔可斷亦無佛道可成衆生與佛平等自然聖智惺惺不爲六塵所染句句獨契無生正覺一念玄解三世坦然皆平非法非律所制脩然真入圓成絕此四句百非如空無作無依

運 用 無 礙

我今滔滔自在不羨公王卿宰四時猶若金剛苦樂心常不改法寶喻於須彌智慧廣於江海不爲八風所牽亦無精進懈怠任性浮沈若顛散誕縱橫自在遮莫刀劍臨頭我自安然不采

迷 悟 不 二

迷時以空爲色悟即以色爲空迷悟本無差別色空究竟還同愚人喚南作北智者達無西方欲覓如來妙理常在一念之中陽燄本非其水渴鹿狂趁忿々自身虛假不實將空更欲覓空世人迷倒至甚如犬吠雷吼々

信 心 銘

三祖僧璨大師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

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大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遂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弥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通兩處失功遣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有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衆不見精龜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着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浪由斟酌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此必不須守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證道歌

永嘉真覺大師

君不見絕學無爲閑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却阿鼻業。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須剖析。誰須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開，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喙諸行無常。一切空即是如來大圓覺，決定說表真。乘有人不肯任，情徵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摩。屈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淨五眼得五力，唯證乃知難可測。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爭拈得。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遊，涅槃路。調古神清，風自高。貌悴骨剛，人不顧。窮釋子口稱貧實，是身貧道不貧。々々則身常披縷褐，道即心藏無價珍。無價盡用無盡利物，應時終不吝。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銷融頓不思議。觀惡言是功德，此則成吾善。知識不因訕謗起，怨親何表無生慈。忍力宗亦通說，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非，但我今獨達了。河沙諸佛體皆同，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香衆奔波失却威。天龍寂聽生欣悅，遊江滌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叅禪，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

然縱遇鋒刀常坦々假饒毒藥也閑閑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爲忍辱僊幾廻生幾廻死宛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入深山住蘭若岑峯幽邃長松下優遊靜坐野僧家閑寂安居實蕭灑覺即了不施功一切有爲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瑠璃含寶月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降龍鉢解虎錫兩鉢金鏤鳴歷歷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不求真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無相無空無不空卽是如來眞實相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像森羅影現中一顆圓光非內外豁達空撥因果潏々蕩蕩招殃禍棄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捨妄心取眞理取捨之心成巧僞學人不丁用修行眞成認賊將爲子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知見力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鎚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日露龍衆蹴蹋潤無邊三乘五性皆惺悟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三祇劫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勿涯岸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闢無壅塞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力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吾早曾經多劫修本

是等閒相誑惑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敕曹谿是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
法東流入此土菩提達摩爲初祖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何窮數真不立妄本空
有無俱遣不空々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自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
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亡性即真嗟末法惡時世衆生薄福難調制去聖遠兮邪
見深魔强法弱多怨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作在心殃在身不須怨訴
更尤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旃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沉師子住境靜林
間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師子兒衆隨後三歲即能大哮吼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
妖怪虛開口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非
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里是即龍女頓成佛非即善星生陷墜吾早年來積學門
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却被如來苦何責數他珍寶有
何益從來踰躑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種性邪錯知解不達如來圓頓制二乘精進
勿道心外道聰明無智慧亦愚癡亦小駭空拳指上生實解執指爲月枉施功根境法
中虛担怪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飢
逢王膳不能食病遇醫王爭得差在欲行禪知見力火裏生蓮終不壞勇施犯重悟無
生早時成佛于今在師子吼無畏說深嗟惜憧頑皮靻只知犯重障苦提不見如來開
秘訣有二比丘犯姦殺波離螢光增罪結維摩大士頓除疑還同赫日鎖霜雪不思議
解脫力此卽成吾善知識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銷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
了然超百億法中王最高勝河沙如來同共證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了

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世界中遍一切聖賢如電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
慧圓明終不失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真說象駕崢嶸漫進途誰見蟾蜍能拒轍
大衆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莫將管見誑蒼蒼未了吾今爲君決

答 曾 侍 郎

大慧普覺禪師

公處身富貴而不爲富貴所折困非夙植般若種智焉能如是但恐中忘此意爲利根
聰明所障以有所得心在前頓放故不能於古人直截徑要處一刀兩段直下休歇此
病非獨賢士大夫久叅衲子亦然多不肯退步就省力處做工夫只以聰明意識計較
思量向外馳求乍聞知識向聰明意思量計較外示以本分草料多是當面蹉過將謂
從上古德有實法與人如趙州放下著雲門須彌山之類是也巖頭曰卻物爲上逐物
爲下又曰大統綱宗要須識句百不思時喚作正句亦云居頂亦云得住亦云歷歷亦
云惺惺亦云恁麼時將恁麼時等破一切是非纔恁麼便不恁麼是句亦刻非句亦刻
如一團火相似觸著便燒有甚麼向傍觀今時士大夫多以思量計較爲窟宅聞恁麼
說話便道莫落空否喻似舟未翻先自跳下水去此深可憐愍近至江西見呂居仁留
心此段因緣甚久亦深病有此病渠豈不是聰明某嘗問之曰公怕落空能知怕者是
空耶是不空耶試道看渠佇思欲計較祇對當時便與一喝至今茫然討巴鼻不著此
蓋以求悟證之心在前頓放自作障礙非干別事公試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自然築
著磕著若欲將心待悟將心待休歇從脚下叅到彌勒下生亦不能得悟亦不能得休

歇轉加迷悶耳平田和尚曰神光不昧萬古微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又古德曰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此是第一等入泥入水老婆說話往往叅禪人只恁麼念過殊不子細看是甚道理若是箇有筋骨底聊聞舉著直下將金剛王寶劍一截截斷此四路葛藤則生死路頭亦斷凡聖路頭亦斷計較思量亦斷得失是非斷當人脚跟下淨保保亦灑灑沒可把豈不快哉豈不暢哉不見昔日灌谿和尚初叅臨濟濟見來便下繩狀驀冒擒住灌谿便云領領濟知其已徹即便推出更無言句與之商量當恁麼時灌谿如何思量計較祇對得古來幸有如此勝樣如今人總不將爲事只爲龜心灌谿當初若有一點待悟待證待休歇底心在前時莫道被擒住便悟便是縛卻手脚遠四天下挖一遭也不能得悟也不能得休歇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惶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叅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行不隨智以故味卻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得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踢著鼻孔即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別有所證則又卻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即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太虛齊壽只遮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它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生死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雅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舉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始與趙州放下著雲門須彌山有少分相應若信不及放不下卻請担取一塵須彌山到處行脚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一笑

大正十三年十二月

世尊應化二千九百五十一年甲子十二月

梵魚寺

大邱禪宗慶北佈教堂

總務 白

爽 基

理事 崔

在 興

監印 徐

詰 淳

大邱府本町一丁目

印刷所 鮮一印刷所

大邱府本町一丁目

印刷者 鄭雲

洙